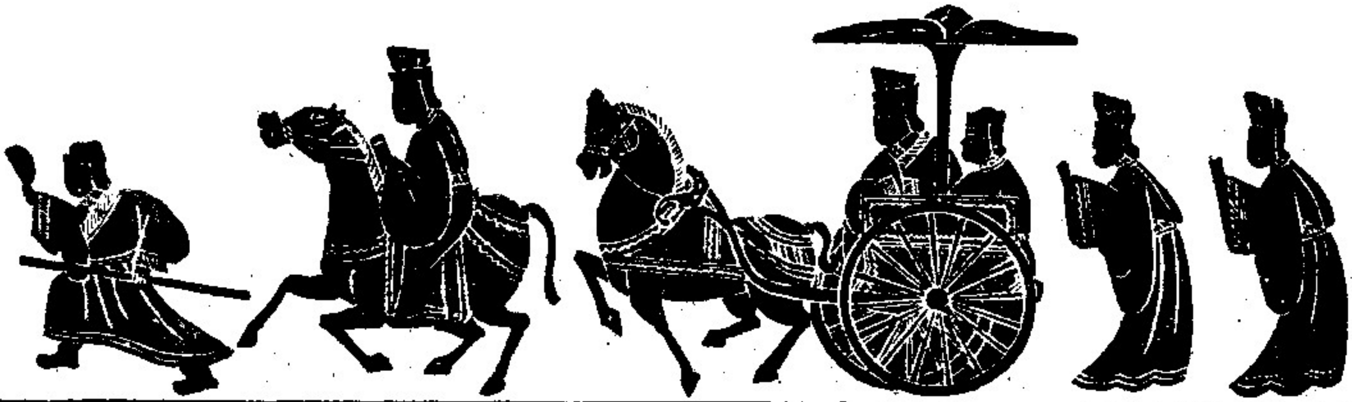
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二卷　第九號

民國十四年五月十日

內外時評(十一則)……記者
留學問題與高等教育方針……胡先驌
美總統就職與美國政治……范定九
新社會政策的國際運動……春濤
中國最近之新聞事業……周孝庵
爭鬪觀念中的垂直與水平關係……陳日新
堅白盈離辯……汪馥炎
唯用派哲學之自由論……張東蓀
參觀日蝕記……文南斗　高仲洽
好人家(小說)……李劼人
未婚妻(小說)……金晉宜譯
第二夢(劇本)……洪深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Ma Chia Hsiang 馬家驥

Vol. XXII. No. 9. May 10, 1925

Lewis H. Hane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經濟名著

經濟思想史

美國韓訥著
臧啓芳譯
硬面四開本一冊
八百七十二頁
定價四元郵費二角

■特價二元七角 六月底截止■

本書為美國韓訥博士所著，歐美經濟學界莫不視為希有之傑作。全書目的在以批評態度，敍述西方領袖諸國全部經濟思想之發達，以純粹經濟觀察，說明由來經濟思想與哲學及環境所牽連之重要關係。故自上古希伯來、印度、雅典、羅馬之經濟思想起，直至十九世紀下半期英、德、法、美諸國之經濟學派止，作一有系統之敍述。我國關於西方之經濟思想尚乏專著，以供學校教授與私人研究，學者皆引以為憾。茲臧君以信達之筆，譯成此四十萬言之鉅著，既可作專門大學之教本，復可供私人研究之參考。臧君為求科學進步，與利便讀者起見，且於篇首附有「名詞商榷」，篇末附有「索引」，皆譯述界之創舉也。

本書綱要

(全書三十四章 二百〇六節)

△第一部 緒論
△第二部 經濟學未成科學以前之經濟思想
△第三部 經濟學成科學後之進化
△第四部 十九世紀下半期各主要學派通論

商務印書館出版

智識之庫

少年百科全書

原書係根據英國 The Book of Knowledge 一書編譯而成。其內容對於科學、文學、美術、歷史、地理、工藝以及其他人生應有之常識，無所不包。少年得此一書，可以探討一切智識，即作為普通參考之用，亦極合宜。現售預約，請利用機會，從速訂購。

預約辦法

冊數　全書九類　二十冊

定價　布面卅元　紙面廿元

預約價　一次交　布面二十元　紙面十四元

　　　　三次交　布面每次七元　紙面每次五元

截止期　陽曆六月底

樣本承索即寄

本書類目及出書期

已出版

奇象……三冊

歐美名著節本……二冊

常見動物……一冊

十四年六月

世界各國誌……三冊

自然界……二冊

十四年十月

世界名人傳……三冊

地球……二冊

十五年二月

生命現象……二冊

工藝……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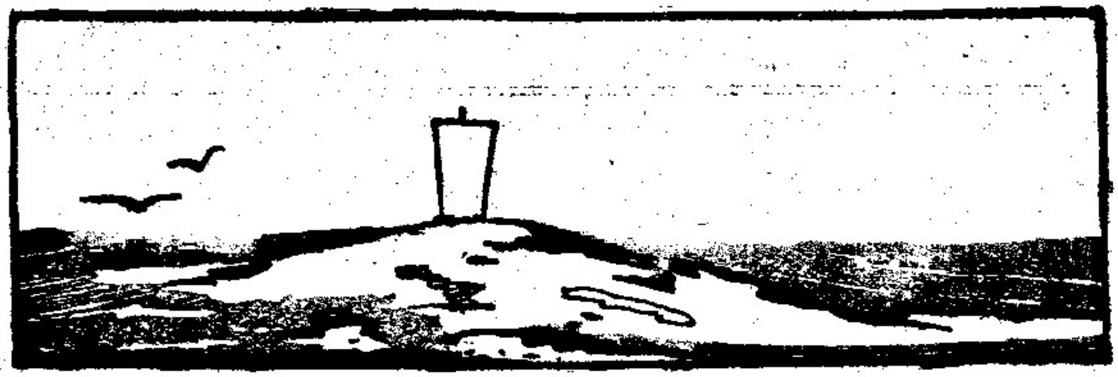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謹啓

04869

天(839)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二卷 第九號
民國十四年五月十日



卷頭插畫

西洋名畫『俄國之鄉村』(三色版)……一幅
國際時事……二幅
本年一月美國日蝕攝影……三幅
內外時評……(一)
□臨時參政院……松濤
□金佛郎案全文已公布……頡皋
□皖軍官通電廢督……頡皋
□比內閣與選舉……幼雄
□日本政友會總裁更迭……得一
□嗚呼胡景翼……立民
□英日退款用途問題……雨孫
□哀里歐內閣倒了……得一
□裁軍會議實現的難關……幼雄
□貝爾福與猶太……幼雄
國際時事漫畫……(一五)
留學問題與吾國高等教育之方針……胡先驌(一五)
美總統就職與美國政治之將來(紐海芬通信)……范定九(二七)
新社會政策的國際運動……春濤(四三)
■名床……(四八)



中國最近之新聞事業……周孝庵（四九）

爭鬭觀念中的垂直關係和水平關係……陳日新（五七）

堅白盈離辯……汪馥炎（七三）

■無線電與飛鳥……（七九）

唯用派哲學之自由論……張東蓀（八〇）

參觀日蝕記（紐約通信）……文南斗 高仲洽（九三）

■調侃美總統的滑稽詩……（九六）

好人家（小說）……李劼人（九七）

■狗……（一〇六）

未婚妻（小說）……Marguerite Audoux 著……金魯章譯（一〇七）

第二夢（劇本）……洪深（一一二）

■第二夢的著者倍雷……（一二四）

參考資料……（一三一）

□臨時參政院條例

□金佛郎案新協定內容

時事日誌……（一三九）

教育雜誌　發送半價

「只圖普及　不顧成本」

祇須報費大洋七角五分郵費二角四分便可購閱教育雜誌全年一份並可得「教育叢著」優待券惟以陽歷本年年底爲止

各校校長及教員
師範及大學各校學生　公鑒

本誌編刊，已歷十有七年。對於教育上之新思潮，新方法，新法令，新成績，無不盡力介紹；而於實際教育，尤爲留意。幸蒙　教育界不棄，訂閱之數，日益增加。茲爲優待諸君起見，凡現任各校校長教員，現在師範及大學各校學生，倘須預定本誌，請將報費郵費及本社所備優待劵填就，不論本外埠，一律由郵掛號逕寄本社，報費當照半價計算。應贈「教育叢著」優待劵，仍照附送。藉表微忱惟希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教育雜誌社謹啓

優待券承索即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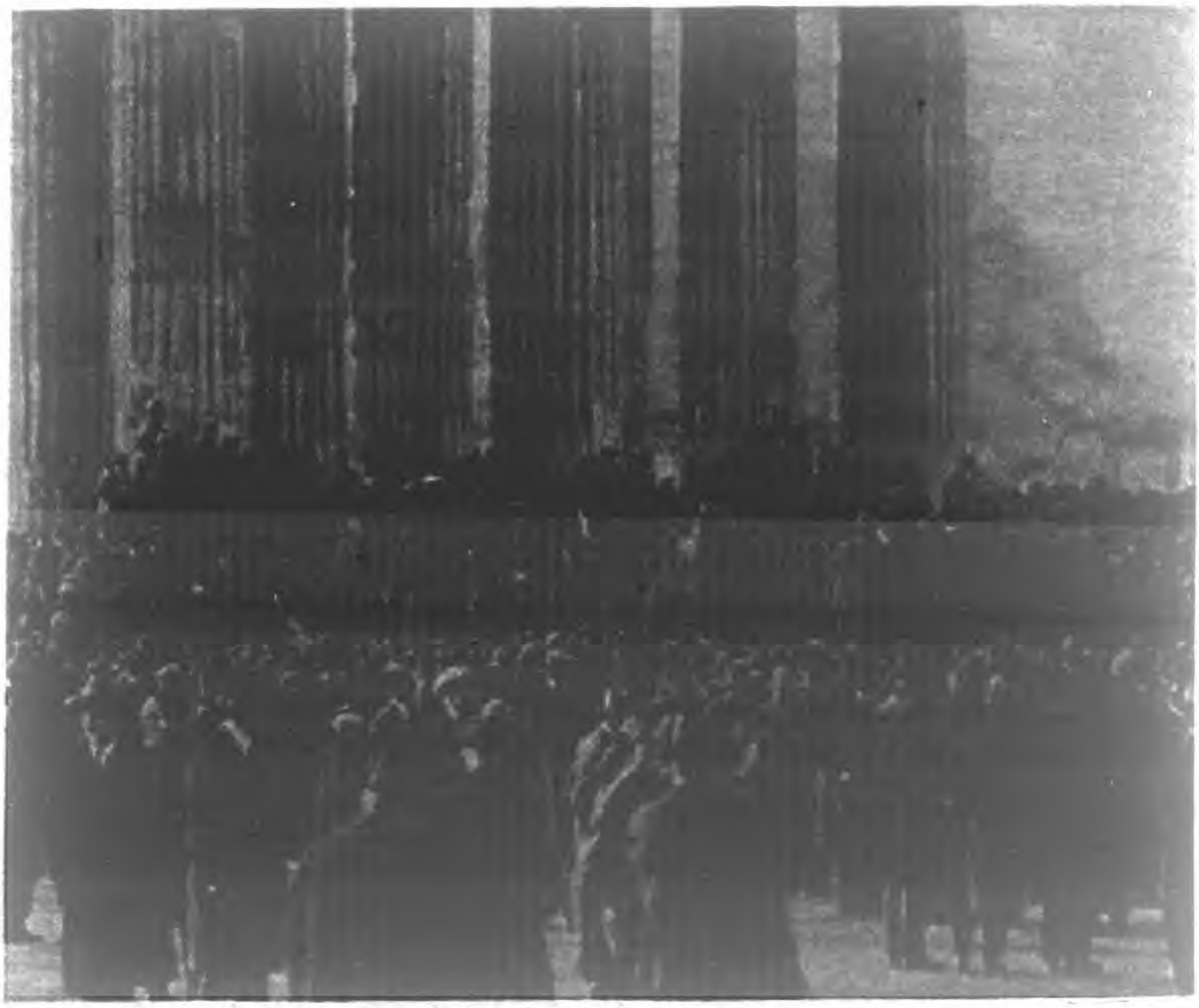


俄國之鄉村　　　　德國 Konstantin Korovin 作

國際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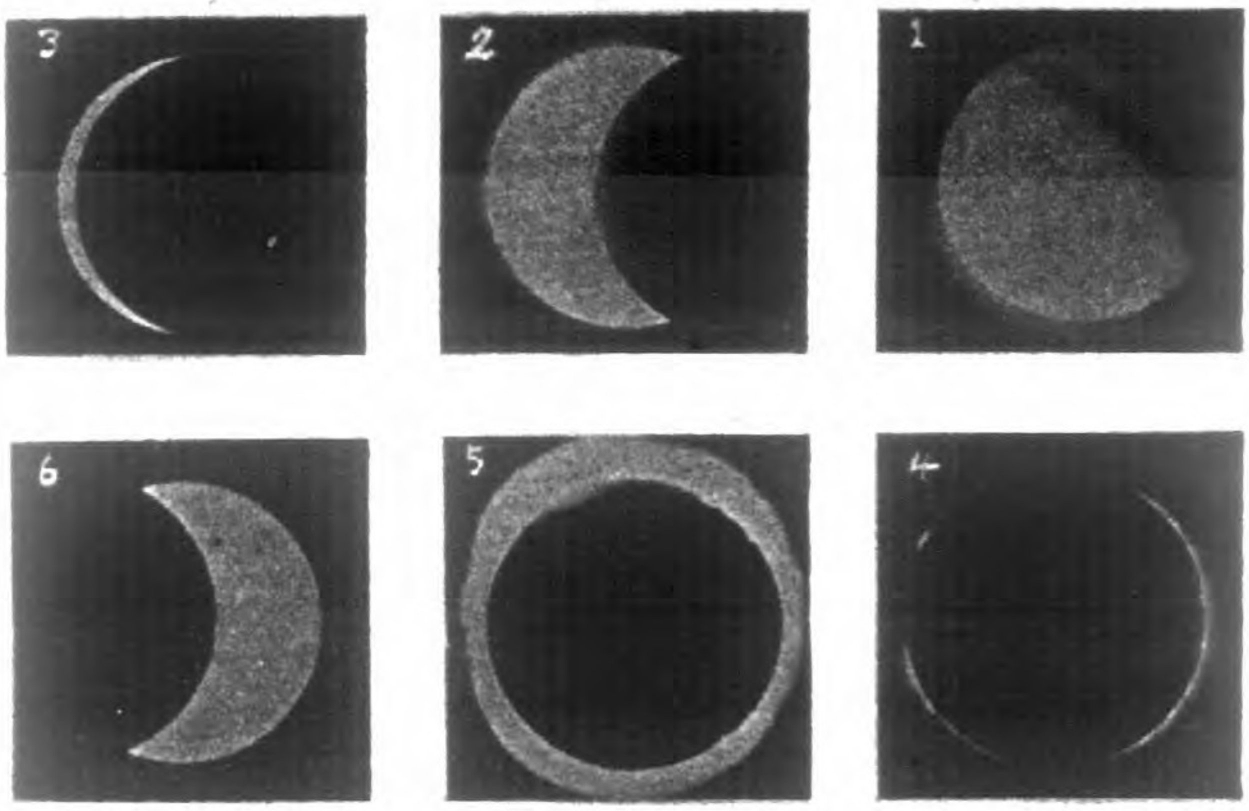
印度聖雄甘地近已捨棄不合作運動,暫與自治派攜手,且當選爲印度國民議會議長。此爲其最近校閱印度志願軍大操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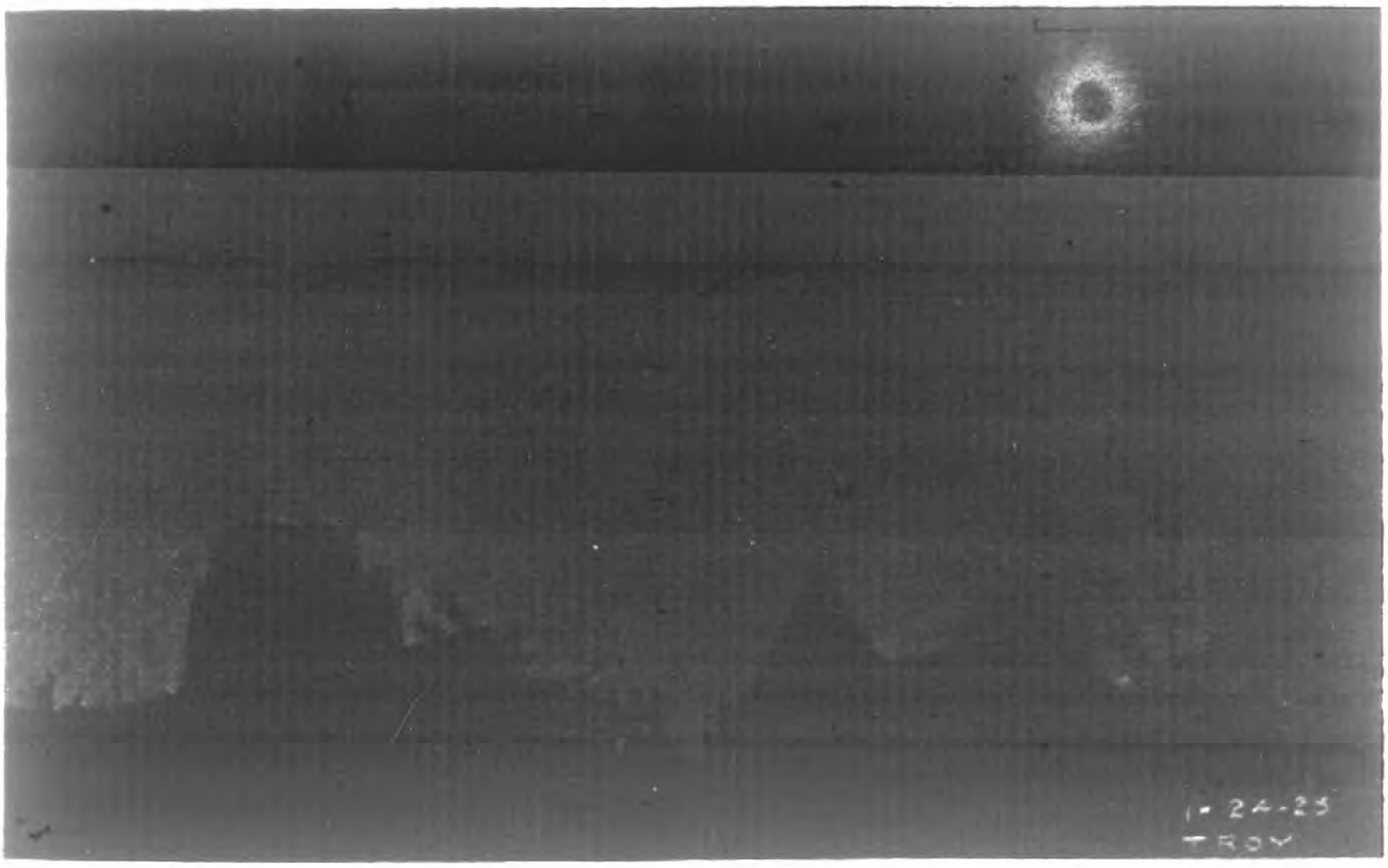
希臘與土耳其近來又起爭執。圖中爲希臘人·民軍集古代宙斯神廟遺址舉行示威,抗議土耳其驅逐君士坦丁堡之希臘主教。

本年一月美國之日蝕攝影





（上）日蝕之開始
（中）英國皇家學會馬盧氏所攝之日蝕順序
（下）全蝕時之光景



（參看本期參觀日蝕記）

內外時評

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

臨時參政院

盛傳多日的臨時參政院，自臨時執政於四月十三日公布臨時參政院條例後，即已成爲事實了。這臨時參政院的設置，從時局上觀察，實在沒有什麼意義，因此，我們的批評，祗好就段執政設置這臨時參政院的「作用」以及臨時參政院條例的本身上去說。

段執政在這善後會議似了未了，國民會議似可成似不可成的時候，突然又添設一個毫無根據的臨時參政院，究竟有什麼作用呢？據新聞界一般的推測，大約不外：（一）對付善後會議；即明示這是將來收容接近政府的善後會議會員（包括專門委員等）的機關，使一部分希望在這收容所中謀生活的善後會議會員，稍微識趣一點，能够仰承政府的意旨，好好的「圓善後會議的局面」。（二）作延長臨時政府壽命的工具；本誌第七期已說過臨時政府頗有延壽兩三年的希望，不過獨裁政治的臨時政府，立腳點未免欠穩固些，現在得這一個對立的會議，一面既可藉此裝出點「民治」的樣子，一面又可用他來作緩衝的機關，實可說是一舉兩得的辦法。——我們藉這兩種推測，以明白臨時政府對於臨時參政院的利用，然後可以明白這臨時參政院的使命，並認定他與時局有什麼關係。

我們更將臨時參政院條例(見參考資料欄)仔細一讀，並把他拿來與善後會議條例(見第一號參考資料欄)對勘一番，則我們即可知道這個臨時參政院，無異是一個「變相的善後會議。」政府於善後會議現出失敗的形勢以後，悟到實力代表的會議的缺陷，於是在臨時參政院中加入各省省議會議長及各省區法定團體會長互選之一人；覺得善後會議提案應付的困難，且又不能替政府分謗，於是在臨時參政院條例中列舉議事的範圍，甚至以議決與外國宣戰，媾和，締約，及募集內外債，加增租稅的權力亦賦予之；又因善後會議有會期的限制，與政府不十分親切，於是規定臨時參政院行使職權的時期，『至正式政府成立之日止，』使他與臨時政府同其壽命。——我們既認定臨時參政院是善後會議的變相，則善後會議的經過，無異是臨時參政院的前車覆轍，而我們以前評述善後會議的話，又多可借來評這臨時參政院，可以省得不少的唇舌！

我對於段執政設置這臨時參政院的批評：第一，以為現在臨時政府應該竭其全力於臨時局面的結束與正式政府的成立，「馬電」中所鄭重陳說，標榜為解決時局的方法的善後會議與國民會議，一應如何督責以期其不致失敗，一應如何促成，以便早日實現。今不此之務，節外生枝的設這臨時參政院，無論從面子上講，或從利用上講，都未可稱為得計。第二，退一步說，即使承認現在臨時局面中有召集各省區軍民長官代表組織會議「輔佐臨時執政」的必要，但這種會議，始終是個政府屬官的行政會議，與代表民意的國會，完全是兩件事，行政首領對於國民所負政治上的責任，毫不因經過這會議的議決而有所輕減，而臨時參政院條例中，卻有許多處可以看得出政府欲以臨時參政院來頂替民意機關的形跡，則又未免要自陷於失敗了。總之，我們對於臨時參政院，僅可認為行政上的一種附屬機關，不能承認他與臨時政府的收拾時局及政治上的責任有何正當的關係的！(松濤)

嗚呼胡景翼

胡景翼於四月十日因臂上疔瘡不治而去世。一時反對他的人都說胡氏死後，因他而起的豫陝問題，西北問題，都可以立即趨於緩和；而與他同派系的人，則表示非常的惋惜，覺有以『出師未捷身先死』作

輓詞者。要之，胡氏身後，功罪之論雖未有定，而以他現在的地位言，這一死總不免要使時局發生影響的。

我不必照普通的新聞格式分條詳述胡景翼死後的河南地盤問題怎樣，豫陝關係及西北問題怎樣，國民軍與奉軍競爭的形勢怎樣。祗要概括的就全局一說，便可表明因胡氏之死所發生的糾紛了。今日的中國，已成奉派，國民軍派，安福派，西南派四大勢力的競爭場。胡氏這一死，除西南派因地域相去太遠，不發生關係外，而奉派，國民軍派，安福派則因此引起了非常劇烈的三角競爭。祗一河南的地盤繼任問題，奉天派爲要孫岳軍隊全部入河南，統一直隸全省，力主給予孫岳；國民軍派爲要豫留進行西北計畫的地步，力主照胡遺囑給岳維峻；段執政爲要藉此緩和陝晉局面，力主岳係分握河南軍民兩政，乘機使劉鎮華回陝。問題擴大，奉派提出以張宗昌督山東，爲岳維峻督河南的交換條件；段執政爲位置鄭士琦，有將鄭調督安徽的主張。國民軍派雖然沒有另外的顯明要求，但他們要使孫岳不留河南而入陝西，是不待言的。以一個疆吏的死後繼任問題，引起三大勢力的爭持，四省地盤的分配，這是今日中國政治的惟一特色！

中國不論什麼問題，起首總是一場噪。待噪完了，方始有事實出現。胡景翼的死，一般人最注意的是劉鎮華憨玉琨的反動怎樣，國民軍裏這一員大將後的勢力怎樣，奉派國民軍派今後的形勢怎樣？現在離胡死已經半個月了，關於這些，都還沒有事實的發展，使我欲寫而有所不能。大約各方面正在大噪地盤繼承問題，要待噪完了方始以事實與我們相見罷。

我因了胡景翼死後所起的糾紛，覺得今日的中國，非急速改行聯省自治不可，尤非急速實行廢督不可。今日中國的各大實力派，全賴這不平均的均勢，勉強相安，一旦有些變化，這「勉強的相安」便立刻變成了「劇烈的爭噪」，噪之不已，不難立刻以兵戈相見。胡景翼死後的河南地盤繼承問題是這樣，倘使別省的軍事長官再有一個繼胡景翼而逝，我敢料定各大實力派攘奪地盤的爭噪，也必是這樣，或者反要劇烈點也未可知。在這樣的情形下，非急速實行聯省自治使各省不相侵奪，還有什麼方法去救濟這種紛亂？非急速實行廢督使失却攘奪的目標，還有什麼方法去防止紛亂的再起？（立民）

金佛郎案全文已公佈

金佛郎案全文，業已公佈。從此歷久隨政潮起落的懸案，竟告完全解決了。我們對於現政府居然能用這樣的敏捷而且取巧的手段，設法解決此案，不能不表示十分欽佩，可是爲國家實際的利害起見，我們不能不把新協定的內容，加以鄭重的考慮而有所質詢經辦此事的當局。我們所引爲疑慮的，是：

（1）按新協定原文，第二條所云『中國政府按照一九〇五年電匯計算，加以匯兌或有之盈餘，一併折成美金，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一九四七年止，逐年借與中法實業銀行……』一節中「盈餘」兩字，究竟作何解釋？是否即指金佛郎價格與紙佛郎價格的差數而言？假使說「是」，則試問比較舊協定所云付款時易紙爲金一節，果有什麼分別呢？

（2）又按新協定原文，第二條附文，『中法實業銀行經法國政府同意，將遠東存戶之債券全數，一次交給中國政府，爲上項借款之擔保；如二十三年內不能還本，銀行負責將未還之數還清，或法郎恢復原價之後，所有無利證券之全數，交與中國政府，專爲中法教育實業之用。』一節觀之，在政府固以「變債務爲債權」一語，爲自詡成功的唯一的表示，但依我們的眼光看來，實在是看不出所謂勝於舊協定者，究竟安在？再如以償還借款論，則中國所借給中法實業銀行的，是有利的債券；而後者償還前者，是用無利的債券，試問此二十三年間的利息，究竟由那一方面擔負呢？

（3）又按新協定原文第二條所云『……連同匯兌盈餘，一併折成美金，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一九四七年止，分年借與中法實業銀行，……』一節中所謂「借」這一字，是否即指借款而言？如係借款，必有利率，試問每年利息若干？二十三年的利率有沒有表格，可作依據呢？

上述三個疑點，明知政府辦理此案，已非一朝一夕，平日研究既如此精密，當不難替我們解答詳盡，可是我們總覺得除一二細節，確乎稍勝於舊協定外，這個新協定，實在是沒有什麼令人滿意的地方。不過財政當局能不抄襲前人的手段，直接的解決金佛郎案，而用移花接木的方法，使這個懸案，輕輕的解決於無形之中，這怕就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一點罷！

我們很曲諒政府所以要趕快解決此案的苦衷，我們很知

道中法新協定成立之後，增加二·五稅則的關稅會議，即可因法政府的不反對而早日開幕，可是我們替政府方面着想，仍不能不注意於下列的三點：

(1)使用佛郎的國家，不止法國，如果比意等國紛紛起而效尤，政府還是援例與他們交涉呢，還是另用一種理由拒絕他們？

(2)此次政府竟毅然負責辦理此案，已爲我們所不料，萬一因所得的餘款一千零四萬元，不敷分派，或分派不公平，而引起意外的不利於國家的問題，試問政府將何以解決之？

(3)解決金佛郎案本所以救濟中央一時燃眉之急，但此後中央政費再遇到竭蹶之時，或再受各方軍閥的勢力壓迫之時，政府果有什麼旁的好方法可以解除這樣的糾紛呢？

段執政在通電中說得好：『曩反對曹錕辦理，恐流用兵費，延長內戰之故。』不過此刻是否不間接的用作兵費，以造成未來的內戰，恐怕還是個疑問，這個疑問，只要一看所得的餘款，是否落在軍閥的手掌之中，就不難明白了。(頌皐)

英日退款用途問題

近來因爲英國議院討論「中國爭亂賠款支配案」，及日本外務省派朝岡事務官來華協商中日文化事業的進行，於是我國教育界的爭議英日退款用途，一時大形熱鬧。英國的退還庚子賠款，是未實行的事，所以我國留英學生等曾提出「英國退款應全充教育基金」及「不容有任何附帶條件」的兩原則。日本的退款，在去年中日文化協定中已經定有辦法。現在教育會聯合會的委員們則倡言推翻該協定，主張改由中日兩國推選專門學者另行商定一切。總之，中國教育界既力爭各國退款須用於教育事業，尤竭力反對各國藉此操縱利用，這是很明瞭的。

英國項下的庚子賠款，未付的還有英金九百九十一萬二千七百二十六鎊，約合華銀九千餘萬元。日本項下未付的庚子賠款爲日金六千六百十二萬八千七百零九元，約合華銀五千三百萬元。兩共約合華銀一萬四千餘萬元左右。這一筆巨款，雖然須照撥付賠款方法於二十年中分期支給，但如果能誠意退還，完全聽中國自由動用於教育文化事業上，則今後二十年的中國教育文化事業，未始不可藉此以謀發展。現在最可怕的是

如新聞報有壬君所說的：『彼列國一方面固欲藉中國人之鍰而市惠於中國人，一方面於市虛惠之外，又何嘗不圖所以收實利者……若因此而生國際間特別之關係，適足以啓內外之爭端。』惟其如此，所以國人的爭退款用途，尤其不得不努力！

各國退回庚了賠款聲浪起後，國人所提出的對於退款用途的意見，不知凡幾。從前最有力的是用於築路與用於教育事業的爭執，(參看本誌二十一卷十五號)自吳佩孚失敗後，庚款築路的聲浪暫息，而該款宜用在某種教育事業上的議論又紛起。我的意見，以爲現在的爭退款用途，還須向待退還的國家去爭，在第一步上，最要緊的祗須爭得「退款完全用於教育文化事業」與「脫離退款國外交作用的關係」的兩個原則。然後在第二步再去討論如何分配於各種教育文化事業上，還不爲遲。我們依這兩個原則聯絡英國羅素先生及劍橋牛津的學者去向英政府英國會，爭確定退款專用於教育文化事業，爭退款委員會中中英人數的分配；我們依這兩個原則去遊說日本的學者教育家，協同向日政府要求改變中日文化協定，取消外務省的管理退款支配權。這樣的運動，似乎比較的可以省力而易於成功一點罷。(雲孫)

皖軍官通電廢督

「廢督」二字，在民國最近政治的字典中，要算是個最時髦最動人聽聞的名詞。惟其如是，所以專講盜名欺世的人，往往利用這「廢督」二字，以應付一時的環境。好好的一個名詞，不能見之於事實，而爲一二人當作一種手段，用來掩蔽自己的罪惡，這是何等滑稽而又痛心的事！

近年來一面高唱廢督，一面仍擁兵自衞者，固不止一人，但是那些唱廢督的，還是督軍或督辦的本身。『人人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這正是中國官僚的傳統心理，故還不足視爲奇特。最爲奇特者，莫如最近皖軍官倪朝榮等，不以「易督」要求政府，而以「廢督」通電拒王。王揖唐宜否督皖，是一個問題；督辦的制度應存應廢，乃是另一問題。這樣的問題，政府自身沒有能力加以澈底的解決，無怪小小的旅長也要「越軌干上」，「目無法紀。」不過就軍人的本分而論，總非如倪朝榮等身爲旅長的所宜出此，政府所說的『嚴行查辦，』實際上還不足以言懲

罰呢。

據報紙所說，倪朝榮等之所以敢演這齣把戲，實爲因姜案免職，拘留在京的倪道烺所主使。倪氏在皖的勢力本來很大。當段執政未出山之先，段已默許倪幫辦皖省軍務。王揖唐初次督皖，所以卽能安然到任，未始不是倪氏疏通之力。及後王氏進京，姜案告發，倪氏隨卽免職候審，而與倪氏關係最深的李傳業，亦連帶解職，另候任用。王氏目光中所認爲把持皖局的分子，被他輕輕的玩一手段，竟同時解職以去，不可謂非皖省之大幸，而身膺收服長江勢力的使命的王督辦，能於此大顯其政客的手腕，也昭然若揭了。

可是天下之事，斷不能盡如人意。王氏的排除倪李的方法，固甚巧妙，但他們二人在皖的黨羽還多，潛勢力還是不小，所以不等到王氏南下回任，倪朝榮卽稟承他們的意志通電拒王。明知拒王必致得罪於段，因此不直說拒王，而說歸盧節制；不直說易督，而通電廢督。二三武人的頭腦，其爲簡單可知，而竟能玩這小小的手段以抗那向以政治閱歷著名的王氏，這不但使執政府驚訝不已，卽王氏自身恐怕也不免有『倪氏欺吾太甚』之感了。

按目前形勢而論，王氏回皖，似已不成問題。高世讀通電擁王，卽一明證。他如盧之代爲疏通對方，段之電飭查辦倪旅長等，都可說是助王回皖的一種有力的後盾。但據熟悉內幕情形者言，這次皖事的突變，明爲倪李對王之一種反動，暗中實有大力者爲之主宰一切，不僅是安徽一省的問題，王氏一人去留的問題，實在是某派爲控制長江勢力而與政府利害衝突的問題。問題的內容，旣如此重大而且複雜，然則謂王氏回皖從此卽可安然無事，恐怕未必如此容易罷。

總之，這次皖軍官忽通電廢督，含有奇妙的政治作用，不言而喻。我們爲王氏個人設想，高世讀所謂『桑梓爲重』『寬大爲懷』實不失爲回皖後應付各方的唯一準則。如爲執政府設想，則一面對於倪朝榮等固應科以應得之罪；一面則應將久懸而未決的倪道烺案從速按律辦理，使倪氏無法可以禍皖。又有一事更爲重要的就是實行廢除督軍制與其他變相的制度。假使眞正實行廢督，果自皖省始，自最親信的王氏一人始，則不但安徽一省的問題，從此容易解決，卽於全國的政治，政府亦可借此

一舉，稍稍揚眉吐氣，不致這樣的『爲人作嫁，代人受過了。(頌皋)

衰里歐內閣倒了

衰里歐內閣自成立以來，爲法國，爲歐洲，爲世界和平，眞著了不少的勞績。像撤兵魯爾，承認賠償委員的報告，擴充國際聯盟會的權限，無條件的與蘇俄恢復國交等。然自英國工黨內閣倒後，其對外政策即不免須受牽制。如由衰里歐內閣之努力而產生，爲保障法國安全的日內瓦和平協定，則不容於英國，哥洛業駐兵則遷延不撤等，都足見英法兩國政策的殊異。衰里歐內閣，當此局面，本已感應付的困難。加以對內政策，如政治犯的大赦，羅馬教廷駐使的撤廢，都大受右黨及上院激烈的反對。到了最近，財長克萊門台爾主張增發紙幣以應急需，衰氏反對此議，上院方面，尤不以爲然，結果克氏辭職，而另以狄蒙西繼任。然狄氏之財政政策，如加徵所得稅，利用強迫公債以代資本稅等，迄不爲右黨所諒解。下院方面雖以二九一票對二四二票通過此案；上院方面却非常反對，而前財長馬薩爾與前總理樸隆開雷尤爲激烈，結果政府財政政策遂以一五六票對一三四票，不得通過，並以一六三票之多數通過不信任政府案。衰里歐內閣至此，遂不得不於四月十日，呈請總統，辭職下野了。

雖然，法國自去年選舉以來，在上院中，總計右黨各派，所佔議席不過一二七名，而對左黨懷好意者則多至一五五名。此次以樸隆開雷等竭力拉攏之結果，贊成與否決政府財政政策兩方，所差不過二十二票。且大總統陶梅古系屬左黨，而下院左黨的勢力究亦不可輕侮。所以這次右黨雖用了全力，把衰里歐內閣拉倒，總算報了去年大敗之辱。然而論起內閣繼任人選，到底仍非左黨人物不可。

初時，陶梅古總統頗屬意於白里安，然卒以社會黨之不允協作，不得不表示不幹。原來白氏屬共和黨，雖爲中立派，然略帶右黨臭味。於是法國之繼任內閣，遂不得不惟班樂衛是望。

班氏現爲下院議長，屬社會共和黨，爲左黨同盟之一員，故在社會黨方面可無問題。自白里安表示不幹後，班樂衛已奉命着手拉攏閣員，惟法國財政當茲山窮水盡之際，度支一職，非精於此道者不辦。班氏頗擬以財長畀喀羅(Caillaux)，蓋因喀羅

爲法國有名財政家，在歐戰前爲理財能手。歐戰發生後，因通敵嫌疑下獄。去年始得赦出。他在法國政界，潛勢力極大。在數月前本早料其不久卽將出山，今則果然。不過班樂衛又約白里安同入內閣以資臂助。一方面爲敷衍上院面子起見，尙擬招致參議員若干人入閣。喀羅與白里安積怨甚深，且對於撤廢羅馬教廷駐使，亦持異議，能否與其餘閣員和衷共濟，卻是疑問。我們目前似只有留以待事實的證明了。(得一)

比內閣與選舉

比國的塞尼斯內閣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成立的，二二年六月曾一度辭職，不准；去年二月因法比經濟條約被衆院否決，又辭職；但卒因沒人繼任，仍由塞尼斯改組內閣。(參看去年本誌五號時事述評)至最近四月五日則因國會改選，乃復照例辭職。

國會改選的結果，計天主教徒占七十八席，社會黨占七十七席，自由黨二四，弗拉明黨五，共產黨二，超然派一。比較前次選舉，社會黨多占七席，自由黨則喪失九席。

塞尼斯內閣，本得天主教黨與自由黨的擁護。社會黨和弗拉明黨則爲強烈的反對黨。社會黨與弗拉明黨常相聯合，反對政府僅事追隨法國對德壓迫的外交政策，(法比經濟條約的否決，就是他們激烈反對所致。) 常欲推翻政府，另行選舉。幸後來法國左黨內閣成立，法國的外交政策先有變更，對德種種問題，逐漸解決；於是社會黨反對的態度比較的緩和一些。塞尼斯內閣能夠繼續至今，大概就是這個原因。

本屆選舉，政府黨與反對黨雙方，雖然不分顯著的高下，但要足以表示社會黨的興盛。此後內閣或者要由社會黨出台組織亦未可知。如果社會黨組閣，則比國的內政外交都不免要起多少變更，且因爲與弗萊明黨聯合之故，對於弗萊明語的通用問題，(比國通用法語，而弗萊明民族自有一種言語，要謀全國通用。) 自必更將急進。因此或者要引起華倫人強烈的反抗。內閣的是否鞏固，難以斷言。否則若仍由自由黨與天主教黨組織內閣，則社會黨依然處反對的地位，而因政府在議會中的勢力比前更減，一切政事亦難以自由處置，內閣恐也不能如前的鞏固了。(劫遜)

裁軍會議實現的難關

國際聯盟所提倡的裁軍會議，既因英國拒絕批准平和協定之故，無形中陷於停頓；而美國所提倡的第二次華盛頓會議，照法國日本的冷淡態度看來，似乎也難以實現。據三月末日的電報，法國外交部已電告駐美法使令正式通告美國政府，說美國所提倡的新裁軍會議，法國不感若何興味。此事後來雖經法政府正式聲明，說是一種誤傳。但法國不願參加之意，却顯而易見。蓋法國的主張以為現在法國對於補助艦已極端縮減，不必再有討論；如欲討論一般的軍備問題，則法國的安全保障問題不可不先謀解決。從此看來，安全問題一日不決，則法國便一日不願參加會議。日本政府也以為日本現已在自動的縮減陸軍，整理海軍，沒有第二次裁軍會議的必要；但他不會正式拒絕，却是很乖巧地避免此事的討議。法日二國的態度如此，可見裁軍會議很難實現了。

那麼美國難道就這樣終止了嗎？柯立芝大總統和新任的國務卿開洛，一上台就拼台恐怕是不甘心的。他們現在在用兩個方法，謀會議的成就，一個是強迫，一個是軟誘。

法國欠美國許多許多債款，國內又很窮，要想輕減些，再借些，或者償還的條件寬些，不能不承望美國人的顏色。倘使美國人板起債權人對待債務人的面孔，這一定是法國所最怕的。所以美國儘可以利用債務問題來強迫法國的參加會議。美總統在接得法國政府的通告以後，不是已有表示嗎？說此後對法借款，萬難贊成。這個意思，就是說「法國必須參加會議，否則美國不但不肯借款給法國，還要向法國嚴索舊債。」

可是這種強迫方法，只能用於法國，對日本即不能用。而且即使對法國用得有效，恐怕過於勉強，於會議本身仍難收效果。所以現在美國一面還在用勸誘的方法。據參議院波拉之意以為用輿論之力，一定能使法國回心轉意的。又說「法國須着眼於全歐洲的經濟救濟」云云。這都是想引誘法國的話頭。不過在安全問題不會解決的時候，要想勸誘法國甘心裁減軍備，終是不容易的事情。

日本的不願參加會議，多半是怕會議中英美二國無有誠意，反聯絡以壓迫日本，如前次的華盛頓會議一般。此外又恨美國排斥日人，有加無已。所以如果美國不給日本一種有利的條件，要想勸誘日本加入會議，恐怕也是很難很難。

若是強迫旣不成，勸誘又無效，則第二次華盛頓會議就難得實現了。（幼雄）

日本政友會總裁更迭

日本，和我國一樣（實在還比我們高明）名義上有政友會，憲政會，革新俱樂部，研究會等等的政黨，也各有其所標榜的政綱；然而按之實際，所謂政黨政治哼，他配！憲政原則，凡是政黨，必須有綜合民衆的意思，以其集合性為核心的主義及政綱，所以政黨領袖雖有更迭，政黨的政綱還是始終不變。到了我們東方，情形卻就不同。所謂政綱並不是以民衆的集合性為根據，卻完全以領袖個人的個性為從違。領袖人物便是政黨的中心，離合聚散，完全由領袖一人作主。說起來憲政行了許多年，到底還不脫舊時貴族政治英雄政治的氣味。「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這八個字，實在道盡了個中消息。因此，我們對於最近日本政友會總裁之更迭，似不能視同等閒，謂為毫不相關罷。

政友會在日本，於政黨中要算最有勢力，首創自伊藤博文，其後西園寺公望，原敬，先後為其領袖，結納軍閥，壟操政權。自原敬被刺，高橋是清繼任，黨內卽發生內訌。至前年清浦內閣成立，遂裂為二派：一為政府方面之與黨，自名曰政友本黨，以床次竹二郎為總裁；一為政府之敵黨，高橋仍為其領袖。而政友會聲勢，遂遠不及前，高橋一派至不惜結納其多年之政敵憲政會共為護憲運動。其後，護憲勝利，憲政會出握政權，組織聯立內閣，政友會雖分得二席，（農商與司法）然位置閒散，並不重要。是時，政友會眷念前烈，卽憤不能平。後橫田去世（在內閣中任職司法大臣，係政友會要人）高橋益感孤立，到了四月四日，遂藉口歸隱，提出辭職，並辭去政友會總裁，舉田中義一為其後任。至高橋所兼任之農商一職，加藤首相初本擬要田中入閣，俾符護憲三派始終協調之旨；然田中意殊不屬。茲據十六日東京電訊，商工農林兩大臣已由野田卯太郎及岡崎邦輔分任了。他們在名義上雖仍以維持三派協調相標榜；然我們於此，卻不能不有護憲派內部已現裂痕的疑慮，日本政局，恐將從此多事了。

最後，其影響所及，當然便是對華政策。原來政友會舊日，像西園寺原敬，對於我國比較上尚屬和平。田中義一出身長閥，本一軍人，原內閣時代，曾為陸軍大臣，最近竟不惜犧牲其元帥之

魯（五六月間可擢元帥）出爲一黨領袖，其懷抱大志可以想見。從前我國如復辟之變，如中日軍事協定等，田中實爲其奔走牽引的人物。政友會此次突然戴之以爲領袖，而在我國又是親日派當政的時候，其對華政策的態度，我們當不難想見而得了。

（得一）

貝爾福與猶太

歐戰開始的時候，英國貝爾福伯爵想利用猶太人對德土二國的反感，曾和猶太人約定，假如他們能夠奪回故土——巴力斯坦，那麼便給他們重建國家。後來戰事平定，一九二〇年的桑里摩會議中，又將此事正式承認；巴力斯坦便由土國奪去，歸英國統治。現在猶太人雖尚未能自成一國，但因貝爾福贊助猶太民族主義之故，勢力顯有增加。

猶太民族的復興，對於阿剌伯人當然是有妨害的。因爲無論商業上學術上，猶太人都處處強似阿剌伯人。若在巴力斯坦的猶太人一旦增加勢力，則阿剌伯人必被擯斥。所以阿剌伯人

對於貝爾福的贊助猶太民族，實在非常憤恨。

本年三月末旬，貝爾福爲舉行猶太大學開幕典禮，前來耶路撒冷。猶太大學爲猶太人所創辦，以研究高等科學爲主旨，中有微生物學院，有化學科，又有精研猶太宗教文學法律及語言的專科。定於四月一日開幕。貝爾福到後，阿剌伯人無論回教徒耶穌教徒，均閉門停業，並有哀傷的表示，(一)不許貝爾福入聖地，(二)報紙都印黑邊，(三)舉行抗議與祈禱會排斥貝爾福。學校學生亦多罷課示威。幸巴力斯坦政府慎密防範，還不曾鬧什麼亂子。猶太大學開幕典禮亦得安全舉行。

但四月八日貝爾福由耶路撒冷至大馬司寇後，却大受其窘。羣衆在其所寓之旅館外，舉行示威運動，投石擊中一通譯員。次日又有大衆五千人持竿挾石，呼嘯而前，衝至旅館，警察因衆寡不敵，難以阻抗。幸有法警官一名竭力衝擊，始將羣衆衝開；繼又調大隊兵士前來彈壓，分駐大街，才告平靜。其後貝爾福雖得乘羣衆未及注意之際，疾馳汽車出境而去，可是吃驚已不小了。

（幼雄）

國際時事漫畫(一)





油的效用

(最近日俄交涉，俄國於庫頁島方面油權大爲讓步，故遷延數年的交涉，乃能立即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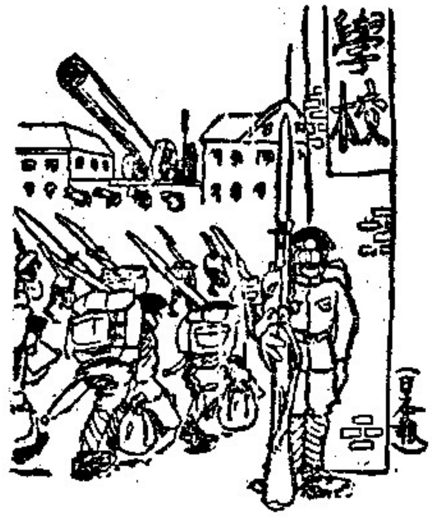
張伯倫意興所至，即凡爾賽條約亦可成爲廢紙。

(英國最近以日內瓦和平協定不利不已，宣言廢除，故德國以此譏之。)

國際時事漫畫(二)



不論左派得勝右派得勝他們總是德國人（法報）



（日本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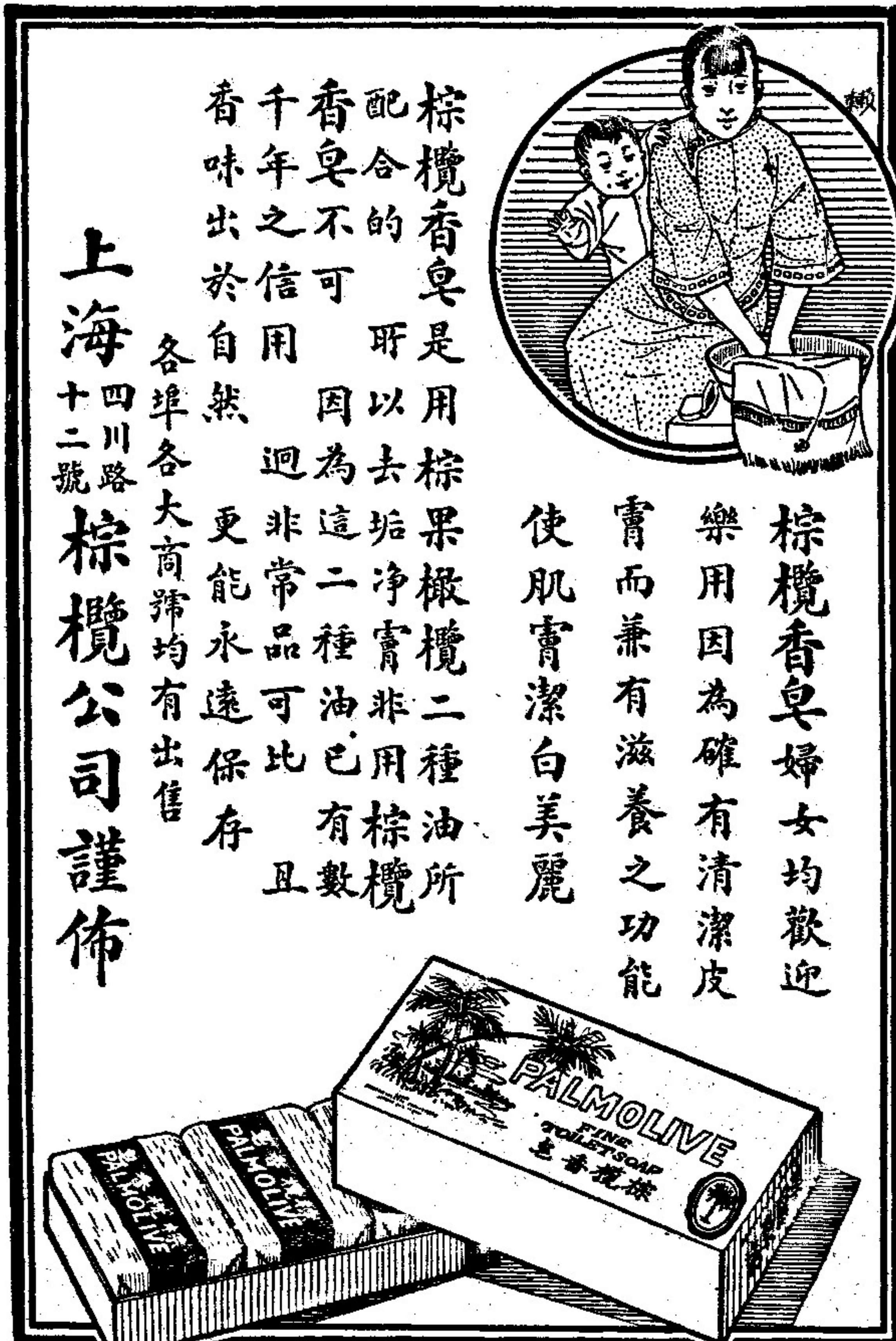
日本在表面上裁減軍備之聲，似乎叫的很響，但暗中卻毫不是這回事，並且還竭力擴張不遺餘力。如於學校中實施軍事教育，便是此種表現。然日本人中，不乏明達之士，以爲長此以往，必至不堪設想，而教育機關勢必至化爲兵營不止。



道斯計畫既實行，德國賠款亦有確實之保證，於是歐美列強，遂俱其欲逐逐，欲由此分嘗一杯羹。



以儆效尤（義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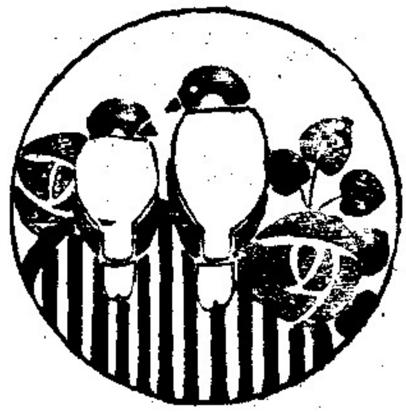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與萬國儲蓄會

東方雜誌、是中國最老的雜誌、萬國儲蓄會、是中國最老的儲蓄機關、閱東方雜誌的人、都是周知中國事情的、且也周知萬國事情的、但是如閱東方雜誌、并能入萬國儲蓄會的人、將來所知的事情、必更加多、這是什麽緣故呢、因爲萬國儲蓄會、如今的特獎數目、已有兩萬六千餘元了、倘然一旦得獎、自然可以周遊中國、並可以周遊萬國、旅費不憂缺乏、既得雜誌上種種的智識、又能親歷其境、一一目睹、這不是所知的事情更進一步嗎、所以我勸閱這雜誌的人、都來本會儲蓄、實是一舉兩得的事、而且本會儲戶、如今已有五萬餘全會、不但特獎有二萬六千餘元、頭二三四等獎、也各有二十六個、機會既多、得獎又易、期滿之後、卽不得獎。也能全數還本、又加以紅利、如此進可以有極大希望、退可以有穩妥之儲本、可進可退、萬無一失、還有甚麽遲疑嗎、

入會詳章、函索卽奉、

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七號 萬國儲蓄會啓



留學問題與吾國高等教育之方針

胡先驌

偶讀中華教育界所載怡怡君論留學生問題一文，頗佩其洞見留學界之癥結。身曾前後留學美國兩次，且任國內大學教授數年，自謂知留學生與今日中國高等教育之利病，當較他人爲詳，請得爲一詳盡之討論。怡怡君責留美學生亦有一二過苛之處；此處亦稍稍爲之辨護。而吾國高等教育將來所應取之方針，平日頗深研幾與時下所謂「教育專家」之意見甚有不同之處，亦條舉之以供國人之參考。

吾國派遣留學之舉，始於曾文正。惟當時國人尚昧於世界大勢，富貴人家之子弟，皆不敢輕於嘗試。然中國之命運已受其影響不少：如伍廷芳唐紹儀之任外交，丁汝昌輩之組織海軍，皆彰彰在人耳目者；而嚴復之翻譯西籍，其功尤偉。惟嚴氏之成就，完全爲其回國後之努力，與其留學時代所得之學術無與；故不能以嚴氏代表此期之留學生。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派遣留學生以前，留學歐美學生惟一之特點，在不通中國文。曾憶科學雜誌在美國初創之時，或以舉示詹天佑，詹乃以留美學生能作此等中國文爲異事。吾所親從受業之某某教師，於留學生廷試時，於中文策問，至不能作一字。故此期之留學生，舍在外交與工商方面外，於國家社會貢獻殊少也。

庚子變法以後，國人競赴日本留學。留日學生在今日雖以流品過濫爲人所輕視，然亦有所貢獻。最著者爲改訂法律與組織陸軍；政治革命亦以留日學生之力爲多。至因此而政治日就窳敗，軍人日益驕蹇，則另有他因，似不能全歸罪於留日學生。留日學生最大之短處，在不肯耐心由日本高等學校肄業以至帝國大學卒業，故鮮有高深之學問。日本高等學校，係取法德國之 Gymnasium，程度在美國 High School 之上，功課極爲嚴重；故苟能由日本高等學校與帝國大學本科卒業，學問自有根據。然尚有一短處：即日本大學課程過重理論，而實驗與實習尚嫌不足。（此友人市島君自言者）在日本學生，自大學卒業後，或爲助手，或親至工廠與商場中服役，日久自得經驗，故尚無大害。吾國留學生，在日本大學卒業，已非易事，尚何心繼續研究與實習？故返國之後，以無實地經驗，每每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也。至在日本專門學校卒業者，則學術根柢既淺，經驗尤少，其多數不能爲獨立之研究，尤無論矣。

近年來留美學生所以漸漸得勢者，一由於清華學生人數漸多，互相提攜，較前爲易；一由於革命之後，國人傾心共和，而共和先進之美國，復與我善，於是與美國關係日密，而留美學生亦爲國人所重視。然最重要之原因，尚在留美學生之學力：第一，留美常較留日爲難。蓋中日不啻同文，而學英文至於能日常酬對聽演講作筆記，費力已比以一年半載學通日文爲多。且道途遼遠，生活昂貴，私費非巨富不辦，官費則競爭激烈，故苟來美，其求學之誠，自較一般一葦航日者爲殷。來者不濫，故一般成績亦稍佳。第二，美國大學極重實用，實習實驗皆在日本學校之上，而尤獎勵獨立之研究。治工商礦業者，卒業後雖無主持全局之能力，然確能任局部之職務。故近日鐵路工廠銀行公司中，多用留美學生，如詹天佑之築鐵路，王寵佑之鍊鐵礦，皆最令人注目者。而留日學生，則除爲官吏教師議員軍官外，絕少能任技術上之職務。至留美學生曾得博士頭銜者，能掇拾中國舊聞或鈔譯九通以充博士論文者亦有之，然多數至少舍英文外更通德法兩國文字，與曾爲一次有結果之研究。故庸中佼佼，而得逞一日之長也。

至其弊則如何？留美學生最大之病，在不通中文。昔日之留學生如詹天佑輩無論矣；近日之留美學生，不通中文者，亦觸目

皆是，而尤以廣東華僑子弟與教會學校出身者爲多。其甚者至不能操中國語，更無論作文著書矣。結果則此種人物於社會直接不能有所貢獻。怡怡君責留美學生少有從事著譯者，此一大故也。然此種留美學生之害，尚不在對於社會少有貢獻，而在其未受中國固有文化之陶冶；同時復以身爲異國人故，於歐西文化道德，亦無久長深遠之浸潤。此種人才，實爲僅有職業訓練而未受教育之人，今乃爲社會之領袖，其影響之惡可知矣。

其次則但求博得學位，而不眞實求學。夫跋涉萬里，靡費巨金，至異國求尋常大學教育，誠非得計；然以國內師資之缺乏，圖書儀器之不備，則留學美國，亦爲救急之策。至入歐美大學畢業院從事高深之研究，則尤爲中國學生目前不能不取之途徑。惟留美學生中，頗多不以求學爲目的者。美國大學程度至爲不齊，寬嚴亦自有別，乃有貪第二三流學校課程較易，而不敢入第一流學校者。哥崙比亞大學待中國學生極寬。以吾所知，有同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卒業者，一入芝加哥大學，兩年始得學士學位；一入哥校，一年卽得碩士學位。有某君在衮令諸大學插第一年級，以屢次不及格被擯，入哥校兩年反得碩士。故同爲留美學生，其優劣之相去，常有不可以道里計者；而終日流連中國餐館，出入戲園，學習跳舞，取媚女友之徒，亦非少數。此誠可以嘆惜痛恨者也。

美國教育之佳處，在注重實習與實驗，故留美學生之學工商與科學者，確有相當之學術與經驗。然其大學之程度則非甚高。美國著名物理學家密理根(Millikan)自赴歐洲物理學會歸國，至謂美國物理學極爲幼稚，歐洲物理學家所治數學俱較美國數學家所知者爲深云云。美國大學卒業生入英國牛津大學三年始能得學士學位。凡此種種，留美學生，宜有自知之明，不可自謂在美國大學卒業後，便已登龍門，聲價十倍也。

然非謂留學歐洲，便較留美爲高也。在英國除牛津劍橋兩大學外，其他大學，亦無遠過美國之處。德法以及其他歐陸大學，皆過於自由；學生與教授甚少接觸，甚至功課不相銜接。其得博士學位，亦僅藉研究一題目之論文，其普通學術之基礎可以不問。結果留歐學生反有不如留美者。歐戰後德國生計困難，日本所派遣之留學生，至有資餽貧困之科學家，請之代爲博士論文者。故與其抑此揚彼，毋寧以個人之學業爲本位之爲愈也。

留學政策，自一方面言之，自爲治標之方法，然亦不可過非之。吾國大學略具規模，實在民國成立，大批留美學生畢業歸國之後。當余在北京大學肄業時，學校不惜以六七百金一月之巨薪，聘請外國博士教授預科之物理化學；其程度之幼稚，遠非今日之比。此種學術之提高，不得謂非留美學生之力也。他校吾不知，東南大學畢業生，多能直接入美國大學畢業院；南高畢業者，則插大學第四年級。在中國學術幼稚時代，無強有力之政府以獎勵督率學校之進步，社會復不能爲經濟上之援助，有如是之成績，不得謂非差強人意也。要之目前國內大學，僅足教授普通大學課程，而工科礦科醫科，在國內尚少學習之處；至畢業院之研究，則因圖書儀器之不備，教師學識經驗之不足，一時難期其有成績，故尚不可以留學爲非。美國至今尚有所謂"Phodes Scholarship"者，專爲派遣大學卒業生之優秀者，入英國牛津大學而設。日本近日仍繼續派遣學生赴歐美留學，惟其方法絕對與吾國不同。日本派遣留學歐美，必大學卒業身任大學或專門學校教授或教員若干年，始有派遣之資格；派出後在美國留學一年，在歐洲留學一年，不必得何種學位。此實最佳之制度。

蓋大學卒業後且經服務若干年，其學術經驗自深，再假以兩年留學歐美之機會，必能大有進益，或解決若干學術上重要問題；而尤以與世界學問家接觸與交換意見最爲有益。日本派遣留學政策與吾人異者，更有一點，即經濟上之特殊優遇是也。其平常學生月給百八十美金，適爲吾國留美學生月給之二倍；除往返川資外，無論遊歷何處之旅費，皆由政府支給。蓋欲其廣見聞而多與異國聞人交際也。吾國政策則不然，兩度以官費來歐美留學者，爲數甚少。聞教育部政策，似以曾在歐美卒業身任大學教授者，仍以官費留學，不啻奪取他人之機會。此說似是而實非。蓋欲提高學術，正非派遣有學術經驗之人留學不可。日本民族，最能綜覈名實，彼所取政策，吾人殊宜效法；派遣名額較少，學費較優，資格較難，實爲以後教育部派遣留學所宜取之方針也。若說不必派遣留學，仍能使學術提高耶？請舉一例以明之：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植物學助教授中井猛之進博士，爲日本當代有數之植物學家；自大學卒業後，治斯學十五年之久，著作有朝鮮植物誌多卷，以及其他散見之論文。彼去年被派至歐美留學，曾在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之阿諾得森林植物院研究；以此度之研

究，利用此處與哈佛大學本校之植物標本，乃解決多數小問題而有著作發表。今彼已赴歐洲各著名植物院研究，於斯學必更有所貢獻也。日本大學素稱美善，其圖書館尤稱宏富，然其國學者，尚不能閉關自守，而仍須至歐美留學也，故為研究高深之學問計，非俟國內大學圖書儀器大備，則舍留學無他方，惟派遣大批學生學習普通大學課程，則為失計耳。

怡怡君責留學生不著書，所言未嘗不是；然亦有數點，不可不計及之；第一，國內學校程度幼稚，無高深教本之需要。合於大學程度之著作，以吾所知，僅昔年伍光建曾譯"Garnot"之物理學一種，然此書雖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銷場極為有限。以故書館不願承印高深書籍；能著作翻譯高深書籍之人，以其書無市場之故，亦鮮願為勞而無功之舉。（商務印書館，自新總編輯王君雲五就職後，始改定方針，而漸肯承印高深之書籍。）蓋士不悅學，與一般學校程度低下，實為著述不發達之主因；在吾國著述得不償失，故鮮有人從事於此。在日本則著書幾為利藪，蓋日本社會篤信新學而喜於購書也。若謂留美學生無著書之學術與能力耶？馬寅初博士所著之"Finance of New York City"，王寵佑所著之"Antimony"，皆為歐美學術界所稱道；然皆以英文著作，否則必無銷場焉。再則學然後知不足，治學自深，日見其艱，不敢輕於執筆，此正可喜之事。英國一般學問，似比美國為高，英國人不輕於著作，然一書之出，幾皆有不朽之價值；美國人則輕於著作，同類之書，嘗有十餘種之多，且數年之後，必須改訂一次。故英國書籍以品質勝，美國書籍以數量勝。英國著名學者，每有終身不著一書者，吾甚願吾國出版界，少發表未成熟之著作，以免開吾國學術界淺薄之風氣也。美國當代第一流育種學家（育種學以美國為最發達，世界治斯學之聞人四人，美國占其三。）依士特教授(Prof. East)每稱日本之科學根基不鞏固，其人之著述與研究之結果，常不可恃，吾人幸勿蹈其覆轍可也。

對於怡怡君評論美國留學生之答辨或補充之言，盡於此處。今更將余個人對於吾國高等教育之意見，與國人一為商榷。

（一）關於留學所應取之方針　在一獨立之國家，教育自應獨立，不可永遠扶牆摸壁，惟哲人之馬首是瞻；故自一種意義言之，留學政策，實為治標方法。然須知學術大同，無國家民族界限之可言。近日歐美各國方極力提倡交換教授與相互留學。每

年法比各國各大學之課程綱目與入學章程等皆煌煌揭示於美國大學之內。俄國內亂，學者紛紛轉徙，法國巴黎大學，竟爲之聚集流亡，在校內建一俄國學院。此種學術大同之精神，有兩效用：一則智識界究爲左右人羣之階級；智識界若能多爲精神上之接觸，國家與民族間之猜忌嫉妬，自可減少，而日趨於友善。美國各種科學家，昔日多留學於德國，故美德雖爲敵讎，然戰後德國科學家以紙幣之故，貧不聊生，乃多向舊日生徒求助，美國科學家亦慨然解囊助之。同時復有救濟俄國科學家，與日本地震後捐助書籍金錢等種種舉動。中美兩國近年國交日密，亦以派遣留學爲要因。吾國留日學生類疾視日本；此固半由於日本人士之狹隘國家主義所致；然吾國留學生，亦自有過。日本政府所持之政策嘗不利於我，固國民所應痛心；然因以斷絕國民外交，至師生之間，皆絕無情誼，不啻德法兩民族之疾視，則不但非兩國之福，亦非黃種之福，安知他日無黃白兩種之爭耶？平日睚眦之怨，卽爲他日相殺相斫之原因，中日兩民族，似宜於智識上發生同情心，而爲眞正親善之基礎也。二則雖云同治一學；各國學派每每不同，欲求學術根基之博大，意見之不偏頗，則容納溝通，實爲要著，精神學科如文史政治等尤甚。欲求彙收博攬，則以留學爲上。且各國學術每有專長。如數理文哲，美不及歐，工商化學，則歐不及美；近日醫學，美已突過德國。故雖在學術已經發達之國家，尙須交換留學，矧吾國高等教育，方在萌芽之時，詎可以國家主義相號召，而毅然停止派遣留學耶？又如工礦冶金各科，設備至爲繁重，醫科亦極耗費，且爲人命之所繫；在中國皆難急求發達，而宜以留學爲救濟目前缺陷之方法。美國哈佛大學，醫學最精，平均大學對於醫科學生，除收學費外，尙須年貼千三百美金，可見此科耗費之巨；吾國學生將亦以國家主義之故，而不屑來哈佛學醫耶？就此二點觀之，留學政策，仍爲國家教育政策之一部，而不得概謂爲治標方法也。

惟留學政策爲一事，留學所取之方針又爲一事。派遣之方法，上文已言之綦詳，茲不多贅。近日專派學生留美，殊非善法，宜就學生留學之志願，視各國對於各種學術之短長，量爲派遣。以留學歐美相較：就普通言之，所得學術相等，而留歐較留美所費爲少，故自費學生，以留歐爲上。留學日本所費尤寡，日本大學，程度亦高，余上文已言之，故國人近日夷視留日，實非得策。惟日本

之專門學校程度甚淺，只求實用，吾國自辦大學不難超越之；遠涉異國，乃以此種學校爲歸宿，則殊爲不智耳。留學日本之學生，在大學卒業後，仍宜留學歐美二三年。蓋近世學術，究以歐洲爲發源地，不與歐美人士接觸，於所學終有隔膜偏頗之弊；且歐美大學耆儒碩學，遠過日本，圖書儀器之富，亦非日本新造之邦可比，留學以日本爲止境，終非得策也。至入學校求學之方法，不外博觀約取，精深博大，二者兼之；尤宜注重基本學科。同在一歐美大學卒業，以自由擇課之故，其人學問相去之遠，常不可以道里計。又美國大學或專門學校，常有偏重實用，輕視理論之弊，如哥羅辣多礦學專門學校，麻省理工學校，普度大學 (Purdue University) 之工科等等，皆注重實用，輕視理論，其結果亦因之大異。初出服務之時，哥羅辣多礦科學生，較哥崙比亞礦科學生，麻省理工之工科學生，較哈佛大學工科學生，皆見優越；年事既久，則二專門學校之學生仍爲分工程師，而哥校與哈校學生已積漸而占重要之位置矣。康奈爾之土木工科所以特殊優越，哈佛大學之法科與醫科，所以執美國各學校之牛耳者，亦以此故。故擇校與選科，關繫於個人學術之前途者極大，不可不愼也。

吾國留美學生，常有一種意見，以爲：入較小之學校，易與教授接觸，而得其指點。此雖有片面之理由，然終非善策。蓋學科雖同，而名師之議論見解，遠非二三流學校之教授可比；得聆名師一點鐘之言論，其益恐遠較二三流教師之反復解釋爲大也。又美國大學農科或農業專門學校，主要目的常在造成一般有高等智識之農夫，故課程每趨實用，而不重視理論。此其國情有然，無須責難。然吾國所需者，則爲農學專門家之能從事於研究者。吾國學生至美學習農科，苟不知此點，但效法美國學生之選課，不知偏重物理化學生物地質等基本科學，則回國後多不能應付中國農業情形，而爲重要之研究，但有自誤誤人而已。身爲此中過來人，故特爲揭櫫以爲後人之南針焉。

(二)關於國內高等教育之方針　吾人既知言民族主義之教育，尤宜首定民族主義教育之方針。常考今日各國高等教育之精神，可分爲三種：(一)養成領袖人物所謂君子人(Gentleman)者，可以英國牛津大學代表之。此種精神，專注意造成高尚之人格，最注重文史哲學等科目；卽專治科學者，亦莫不博聞強記，文采斐然。大科學家如牛頓達爾文赫胥黎丁到爾 (Tyn-

ts） 之著述，舍其科學上之貢獻外，其文章亦可傳之無窮，即食此種教育精神之賜也。(二)專求高深之知識。此精神可以英國劍橋大學與德法以及其他歐陸各大學代表之。歐陸大學制度，極爲自由，學生生活極爲放蕩，蕩檢踰閑，視爲故常。大學教授除授課外，對於學生僅依考試之成績以定品評。此種精神之弊，在舍造成學問家外，毫不影響於高等社會之人格，甚非吾國所宜效法者也。(三)專求應用之學問。此種精神，可以一般之美國大學代表之。實驗主義，在今日幾成爲美國之民族精神。富家子弟，迫於父母之命，入大學不過虛應故事，匆匆數年，畢業後即以所受之教育置之腦後，仍從事於工商。貧家子弟入學之目的，在他日之飯碗，故但求實用，而無高尚之理想。即治文哲諸科者，亦視之爲將來之職業，而少欽仰摯愛之熱誠。求學之目的既隘，還課治學之方法亦隨之而偏。一般大學學生之文史知識極爲下劣，對於世界大勢以及古今中外之歷史與文化遞嬗之迹，茫如聾瞽。而大學學生文理不通，尤爲美國高等教育一重要問題；舍吾國外，全世界恐無其匹也。甚至大學教授亦有不能以筆達其學說與研究之結果者。即其近年之文學，亦欠優美；美國文學著作，十九不脫傖荒之氣，即西人所謂"provincialism"也，故英人鮮有重視美國文學者。治科學者，亦但知偏重實驗而輕視理論，故歐洲科學家每以美國科學儀器精美而少科學上重大之貢獻爲譏。又美國大學畢業院，每有學生已從事於研究而尚缺之基本知識者，蓋但求實驗有結果，可以應用，可以致富，至於理論，則囫圇吞棗可矣。此種精神，舍致用一端外，不啻爲上述兩種精神之大敵，於有形無形中，遺害於文化前途，實匪淺鮮也。日本留學生影響於吾國教育精神者甚少，故日本高等教育所具之精神，與吾人不甚發生關係。至美國留學生則近年方執吾國教育界牛耳，故美國化之實驗主義，乃瀰漫於全國高等教育機關。領袖人物之不通本國文而得居高位之現象，在歐洲僅文化未發達諸邦，如昔日之德俄有之，（兩國在昔日皆以能操法語爲上流社會之榮譽，俄人竟有不能操俄語者。）不謂乃見於五千年文明之舊邦，此眞我國之大恥也。此外則上海一般所謂大學者，亦蹈此弊，以能直接用西文聽講讀西文原本，爲惟一能事；科學與西文之教授，必求其佳，國文教授，則等閒視之。蓋一般大學生竟不知能寫清順純潔之國文，爲受有高等知識之國民第一

步之義務，更無論於洞悉本國歷史與本國文化之源流矣。夫如是，安能希望養成國家主義之教育與發揚光大固有之文化哉？

美國教育精神之另一惡影響，在吾國已漸見端者，厥為但求精專，不求廣博，抑若各種學問毫不相關者然。自五四風潮以來，學生多不欲求學。東南大學之學風較佳，學生多能以求學為職志，然其求學，每有但求精專之弊。余授生物學，請以生物系學生為喻：學生之治生物學者，似有一種誤解，以為但求盡習生物系所有之課程，即可以生物學名家。文史等陶冶人格與生物學無關之課程無論矣，德法文為治學之工具，亦鮮有願學之者。拉丁文為治分類學必須之鎖鑰，學校既無此科，恐有之，亦非強迫之必不願學也。治生物學者，常畏數學，然育種學與植物生理學乃須應用微積分。地史學為研究生物天演所必須之知識。地質學為土壤學之根基，亦即生態學所倚賴。近日研究植物刺激性之大家，如印度之波塞博士 (Dr. Bosé) 坎拿大之布勒教授 (Prof. Buller)，皆極精於物理學者。近日植物營養學所應用者，全為有機化學與物理化學。治生物學之學生，乃對於此種種有關係之學科，皆不欲過問，但求治生物學，焉有大成之望乎？此系如此，他系可知；一校如此，他校可知。東南大學為國內有名學校；生物系亦為東南大學甚有進步之系，生物系學生，尤勤勉好學；而情形有如此者，可以推知一般青年之心理矣。蓋學生心目中祗有「專家」一觀念，遂不知即欲造成一第一流之專家，亦須有廣博之學問矣。又如東南大學教育系章程，曾規定學生之學教育者，須治生物學。余曾教此系學生，彼等雖迫於功令，不得不選此課，然對於此探討生命之秘奧之科學，乃毫不發生興趣。以視希臘愛智之精神，宋儒「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之標準，望塵莫及矣。可知彼等求學之宗旨，不在求知而在得專門知識以為他日謀生之具，與號為專家之旗幟。學校與學生若以此為高等教育之目的，則不但不能造成有完全人格之學者，且不能造成第一流之專家也。

吾國大學與專門學校教授外國語言文學之程度，亦極不足。英文為吾國學校之主要外國語，然在多數大學與專門學校，其程度實遠在日本帝國大學之下。某校前英文主任，竟不主張教授英國文學史，且無論專治英文或普通之學生，皆從無作文之練習，但日以時下最流行之語音學相號召，一似大學生之習

英文，僅以能讀書爲足者。昔日北京大學所辦之豫科，與今日之高級中學程度相當；吾儕就學於預科時，舍英文外，第二外國語如德法文者，亦爲重要之必修科。在今日之大學，則德法文已視爲隨意科，學校既不重視，學生亦淡漠視之，以較日本大學，又復望塵莫及。故當吾輩留學時代，多數均有第二外國語之門徑；近日來美學生，則每每在大學本科已經卒業，尚未習德法文，如是乃發生種種之困難。拉丁文爲歐洲近世語言之鼻祖，某文學教授曾謂習拉丁一年，可抵習英文三年。在歐美各國中等學校，無論文科或實科學生，幾皆須學習拉丁文，蓋不獨文科不可缺拉丁，實科如生物學醫學等，亦不能離拉丁，分類學且須用拉丁文記載新種也。然在吾國大學，則舍少數教會大學與清華學校外，無備拉丁課程者。日本帝國大學卒業生，皆通英德法三國文字，亦皆略知拉丁。吾國辦高等教育，似至少須追及日本；然僅就語言文字一端，已相去若是之甚，遑論其他課程乎？以語言文字預備之不充分，吾國大學學生，遂鮮能讀參考書；英文雖爲主要課程，學生亦多不能讀英文之參考書。故今日大學學生之知識，仍不外得之於教授之講義與口授；雖有指定之參考書，學生亦從不參考，強迫之則僉以爲過難。以不讀參考書之故，在國內大學乃發生一現象：近日選課制大興，然在外國大學，每學期課程祇許修習十六至十八學分；在吾國大學學生每每修習至二十學分以上。非我國學生知力遠在西人之上，蓋不讀西文參考書，自覺學二十餘學分，尚有餘裕也，然其所得之寡可知矣。故以後大學與專門學校，尚須加倍注重外國語也。

吾國大學最大之短處，自是圖書不備。學生不讀參考書，亦半由無參考書可讀之故。東南大學號稱進步，儀器設備，亦頗敷用，惟圖書一項，極爲缺乏。故每每教授與學生皆有爲高深研究之程度，而缺乏書以供參考。是誠俗諺沒足蟹者矣。聞之北京學校如師範大學與農業大學者，圖書缺乏尤甚；私立大學與教會大學，尤無論矣。每有學校所儲關於某科之書籍，不及各教授私人所藏之富者，尚何言哉？

吾國大學尚有一種不良之趨勢，與精專之精神相關，而在今日似宜先事預防者：即過於重視博士學位，但求爲專門之研究，而犧牲廣博之學問是也。博士學位，固爲表示學者程度之一良好標識；蓋某某學問如何，甚難臆度，而博士學位則須有專門

研究之論文發表，與經過一嚴重之博士考試，必顯知其有研究之能力，與充分之學識，方能與以榮銜也。然過於重視學位，則有學位萬能之誤解。一若既得博士學位，曾為專門之研究，則其人之有學問必無疑義。彼僅得學士碩士之學位或未得學位者，無論如何，終遜一籌；卽日後如何用功，如何研究，社會終不重視之。殊不知區區博士學位所需之研究，實至有限。以哥崙比亞大學對於中國學生之寬大，其博士學位，直有羊頭羊胃之譏。而碩學如嚴復梁啓超者，又何嘗在外國大學得一博士頭銜乎？最有趣者，為英國大學新頒博士學位之制。英國大學素不給與博士學位，近日以應外國學生之要求，乃給與此學位，而所需之年限，反較碩士學位為少。牛津大學之碩士，其名譽乃遠在博士之上焉。美國大學之給予碩士學位，有兩種制度：如哈佛則欲得碩士學位者，須通德法兩國文，而不必作論文；他校則必須為一小研究，作一論文，而不必通兩國文。余意以哈佛制為優。蓋欲於一年之內，為有結果之研究，其研究之不重要可知；反不若以此精力，治高深學問之為愈也。吾國大學卒業生為數已漸多，不久各大學必設畢業院，雖不能驟給博士學位，然不難給碩士學位。余意給與碩士學位不必須研究論文，但取哈佛與哥崙比亞之制可也。美國大學之博士論文，多有僅足供覆瓿之用者，吾國大學之碩士論文，可想而知矣。

關於吾國大學之發達，尚有一要點，似宜注意。吾國昔日辦學，每費巨金，聘西人為教授；今日國內各大學則幾無西人之迹，表面上觀之，似大有進步。以昔日之濫聘西人，虛糜公帑，則今日視之誠為進步。然究不能謂為無上之得策。日本大學至今尚聘西人，其異於我者，則所聘皆第一流之學者，俸給極優，所教之學生極少，結果遂亦造成多數有名之學問家，以傳其薪火。吾意吾國大學若能有充分之經費，宜多聘世界有名學者，可為今日各大學之教授所師事者，優與俸給，與以充分之圖書儀器，使之半為研究，半教高級學生，庶中國教授亦日得其切磋浸漬之益，其無形之利，蓋難臆度矣。惟不可如今日大學之以巨金而仍聘無足重輕之西人，但以膚色之不同，定俸給之高下爾。

更有一層；卽國家社會正求養士之道，昔日之翰林號為詞臣，不必服官而朝野優禮之，視為清顯。秦漢之置博士等官，尤為良法。法國設有通儒院以網羅賢俊。英國大學則有所謂 "Fel-

low"者，嘗火極厚，終身享之，但使從事學問，並不須任教職。美國社會，不知獎勵學術，故無此制；然大學亦有專從事於研究之教授，各研究所亦有專事研究之學者，今年密歇根大學亦特設一豐膄學額以養詩人茀士脫（Forster）使不爲衣食職守所累，得專於吟事。此種制度，實獎勵學問之良法，吾國所宜仿效者也。前數年政府亦曾頒學術獎勵金辦法，然懸格極高，獎金極微，且有不許服務之限制。此種兒戲之官樣文章，不値有識者之一哂，若誠欲獎勵學術者，必不可刻印不與，慳如項羽也。至少各大學對於教授，必須有獎勵其研究之方法。大學教授之職責，可分爲教授與研究二種：有喜於教授者，有喜於研究者，二者皆屬要事，自無容有軒輊。然研究爲增加人類知識之方，大學自不能不加意獎勵之；使喜於研究之教授，少負教課之責，多與以圖書設備之便利，則庶乎吾國學術可露頭角於世矣。某教育學家乃以所授科目與學生之多寡，爲測量教授之成績之標準，眞不知高等教育之意義矣。左右輿論之教育巨公，其注意於此歟？又吾國大學教授之待遇，雖非極薄，然亦不豐；權利觀念過重者，嘗視爲淸苦職業。故近日來美國留學者，鮮有習文哲科學等學科者，大多數不習工商醫學，即學政治外交。人人胸中，不外升官發財兩種觀念，此甚非獎勵學術之道也。余非謂工商政法不必學，教授生活之優越，有與此類職業等齊之一日也。然使智識界不爲利祿所蠱，師儒得享豐厚之生活，亦文明國家所宜勵行之政策。今以生活艱窘之故，彼所學不甚專門，舍爲教書匠無他途者，每每以學校爲借徑；苟遇良機，甚或不履行契約，中道棄去矣。此亦社會之病狀，而宜有救濟之道者也。

以上所陳，自謂於指陳留學與國內高等教育之弊害，頗有獨到之處。要而論之，吾國高等教育之方針，宜效法英國，以養成人格提高學術爲職志，決不可陷於美國化之功利主義中，僅圖狹隘之近利；既知國家主義教育之重要，則必須極力提倡吾國固有文化，以保持吾民族所特具之道德觀念於不墜。去年留美學生開年會，竟有妄人某博士者，謂欲改革中國政治，須以美國人如菲律賓總督伍特將軍者爲總監。是美國人心目中，竟視吾堂堂華胄，與彼半開化之島夷相若，吾國人亦知恥乎？吾國提倡國家主義之教育者，亦瞿然警覺，急起直追，以改進吾國之高等教育乎？余不禁馨香禱祝之矣！



美總統就職與美國政治之將來

范定九

作此篇的動機

華盛頓會議以後，太平洋的和平幸得維持一時，而現在國際間大勢的急轉却處處予和平以打擊：

一，美國新移民律的通過已召日本的惡感，及歐洲各小國的嫉視；日本限制外人置產的動議，亦已引起美國的反動。

二，德國第一任總統愛伯爾逝世，協約國對於德國的態度驟變。法國且責美國袒護德國，使歐洲的經濟陷入恐慌，而美國要收取戰債的舉動，又無退讓的明白表示。

三，美國與蘇俄的親善，自麥唐納失敗，保守黨得勢後，已有不能維持的趨向。法國雖已承認蘇俄，在實際上不能予蘇俄任何援助。而蘇俄與日本的密約，竟爲歐洲一部分報紙所宣傳。此種日俄密約，無論是否真實，已加美國不少的焦慮及疑忌。

以上的三種現象，都與美國有密切的關係，以美國今日在世界所佔的地位而論，其一舉一動皆能波及世界的全局。對於我國的前途，間接的或直接的，必有好多明顯的影響。所以我們對於美國的大政方針，實不容加以忽視。

就任美國總統的柯立芝

柯立芝已經做了十八個月的代理總統。這次的就任乃是繼任。繼任的年限將有四年。

三月四號的正午，在華盛頓舉行柯立芝就職的典禮。當着美國神聖不可侵犯的議員，當着各國駐美的大使公使，當着幾萬參與典禮的來賓，柯立芝按着聖經——按着他從四歲起就背誦的聖經——舉起手，站在主禮的大理院院長塔虎脫（註一）前，低着頭，鄭重的宣誓：

『我誓以忠誠執行美國大總統的職務，並盡力保守，護衛，防禦美國的憲法——上帝佑助我。』

在這莊嚴的一幕中又開展了美國歷史上一新頁！

論到柯立芝的本人，可說是現在美國一位富於政治經驗，富於保守精神的政治家。一八七二年七月四日生於一個農夫的家庭。生平以節儉及堅毅為美國人所景仰。在過去的十九年中歷任美國行政界及立法界的要職。一九〇七到一九〇八年任麻省（註二）省議員一九一〇年任北安波敦（註三）縣長，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五年任麻省上院議長，一九一六到一九一八年任麻省副省長，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任麻省省長。在省長任內，遇着警察罷崗的風潮，柯立芝以斬釘截鐵的手段使風潮平息。並且宣言：『無論在甚麼地方無論在甚麼時候，沒有人有妨害公共治安的權利。』一九二〇年被選為美國副總統，受總統哈定氏的邀請出席國務會議。一九二三年八月代哈定執行大總統職權。去年十一月四日被選為美國第三十任大總統。今年三月四號正午就職。

柯立芝就職後的內閣

柯立芝就職以後，對於內閣有微小的更動。這種更動雖然微小，其有影響於美國此後四年的大政，殊為偉大。

一，柯立芝毅然准許士（註四）辭去國務卿的職任，美國的輿論及歐洲的政治領袖都認為是柯立芝任內最大的損失。許士與柯立芝的外交政策雖間有不同的地方，而在過去的十八月中兩方並無不能合作的現象。今許士一旦撒手，柯立芝亦不予以慰留，則此後四年美國的外交策略必多

少的要受柯立芝個人的支配

繼許士任國務卿的凱洛（註五）是一個主張批准國際聯盟約章最力的人，柯立芝選擇凱洛做他最要緊的助手，其存心早已為人所共見。

許士對於蘇俄有盲目的誤會，對於國際聯盟無堅定的信仰。許士辭去首揆足以表示為資本家所擁出的柯立芝容許在表面上將與蘇俄表示好感以緩和日俄的合作，並且坦坦白白的加入世界法庭，以消除國際的嫉視。

二，現閣的財政總長馬倫（註六），陸軍總長威克斯（註七），商務總長何飛（註八）及勞工總長戴斐士（註九）都是哈定時代所遺下的人物。海軍總長威爾伯（註十）為柯立芝去年所任命。郵務總長紐（註十一）內務總長威克（註十二）也都是前屆內閣的老閣員。所以本屆內閣的改組祗加了加得（註十三）長農業，凱洛為國務卿（兼外交總長）。法長瓦任（註十四）尚未定。

馬倫及何飛兩氏為資產階級的後盾。馬倫主張減輕所得稅以獎勵營業，雖一度為國會所反對，而其所擬的減稅計劃書，頗為柯立芝所贊許。

威克斯為提倡飛機事業以鞏固國防的首領。

威爾伯在海軍界負有最大的名望，提倡增高海軍實力以維持太平洋沿岸的安全。

戴斐士為要保護美國勞工多有謀生的機會，對於新移民律的實行，多端的鼓勵。

紐的郵政計劃除郵員加薪將於四月起實行以外，別無建樹。威克對於美國的內務，也沒有特殊的計劃。

瓦任入長司法，為參議院所大不滿意的一事。在他未被提名到參議院以前，參議員曾以私人名義請柯立芝不任他為閣員。但柯立芝以為總統有組織內閣的特權，斷不受任何外力的干預。所以瓦任的提到議院，可說是柯立芝獨斷的表示。

加得曾任干薩斯農科大學校長，對於農業的改良計劃，頗為美國輿論界所稱頌。

柯立芝就職後的國會

本屆美國國會議員，共和黨佔最多數。上屆參議院九十六人，有共和黨黨員五十二人，民主黨員四十二人，農工議員二人；本屆參議院九十六人，有共和黨員五十五人，民主黨員四十人，農工議員一人。上屆衆議院議員屬於共和黨的有二百二十二人，屬於民主黨的有二百〇八人，其他有獨立派議員一人，社會黨議員一人，農工議員一人；本屆衆議院議員屬於共和黨的有二百四十五人，屬於民主黨的有一百八十三人，獨立派有一人，社會黨有兩人，農工議員有兩人。

從表面看去，共和黨在兩院都佔優勢，柯立芝此後四年的政策必能得多數議員的援助。其實往深一步推究，柯立芝是否能得多數議員的援助，尙爲一大疑問。

一，在參議院的共和黨員五十五人，其中有賴法拉(註十五)，伯客哈 (Brookhart)，傘得 (Ladd)，法色 (Frazier) 四人實爲柯立芝的大政敵；有諾列司 (Norris)，約翰孫 (Johnson)，波拉 (Borah)，諾伯克 (Norbeck)，夏爾 (Schall)，麻士特 (McMaster) 六人曾聲明對於黨務嚴守中立。

二，在衆議院的共和黨員二百四十五人，其中有十二人爲共和黨所排斥，此外二百三十三人雖無叛黨的鮮明旗幟，設一旦有不幸的問題發生，難免沒有歸到敵黨的趨勢。

三，副總統道斯(註十六)在三月四日的就職宣言內，指責參議院議員不忠於國民，主張修改參議院章程，大爲參議員所非議。三分之二以上的參議員認道斯爲有意侮辱參議員的神聖。

道斯本人並無修改參議院章程的權柄。按法：他是參議院的主席，既不能移交案件，又不能正式的提出一個修改章程的議案。縱然參議院章程有修改的必要，道斯也祇能做一個不偏不袒的公正人。

此後道斯是否能與此九十六位神聖不可侵犯的議員相安無事，別無齟齬，實無人敢爲預定。設不幸而道斯與參議院議員背道而馳，其對於美國全部的政局將發生何種不好的影響，亦無人敢爲懸擬。

總之，好在美人素以守法自豪，有一部天經地義的憲法作爲立政的範圍。除非大逆不道的國賊，斷無人敢有違背憲法的

行動。

絕對的「亞美利加主義」

美國今日在國際間所處的地位，一方面職握全世界政局的牛耳，一方面實爲其自身生死的關頭。柯立芝看到了這一層，自然不得不徹底的提倡絕對的「美國主義」勸美國的國民保守美國之所以爲美國的榮譽和精神。他就職宣言的第一段說：

「沒有一個人在今日的現狀以內，不能找到好多令人滿意令人勇往前進的現象。世界的大戰發生了不好的惡果，發生了種種求適合生存的難題。美國在這緊急一期，佔得領袖的地位，以解決適合生存的困難。

在我們意料以內，以爲將來還有好多的重擔要放在我們的肩上，要我們負責的擔當。

我們現在正着手的考慮——精確的考慮——何種行程爲我們所當追趕，何種禦患的方法爲我們所當施用，何種的行動爲我們所當採取，以除掉我們自身的痛苦及糾纏。我們也曾坦坦白白的表現出我們忠誠的從良心所發出的堅決意志，要採用這種種救濟的方法。我們國內的內政已經竭力的整頓，已經重得人的信仰，已經重興一切的事業。我們好像是往富庶的時期走去，要將這種富庶普遍到美國的各處。

覺到我們不能孤立的獨自生存，不能專爲自己生存，因此我們貢獻我們的物產，貢獻我們的意見，去救助歐洲各國的傷損，去調解歐洲各國的爭端。

因爲美國會經是甚麼樣的美國，現在仍是甚麼樣的美國，一種堅強的毅力和高大的希望，已使全人類的心靈都受激勵。

這以上的結果，並不是因着機會所遭遇的，並不是偶然的，乃是恆久的有教化的努力，好多的犧牲，好多時代的犧牲的結果。除非我們在過去的歷史中去尋求先人的經驗，我們在將來必難有繼續的有光榮的成功。如果我們要有政治的方針，我們必須保存國家歷史上過去的經驗。

我們設或要建造一棟新的房屋，必須先有關於這棟新建築物的基礎的知識。我們應當承認人性是宇宙間恆久不

變的東西。我們應當承認人類來往的根本原理是永不改變。假如我們要有正當的途徑，實不得不從政治上存在的現象內去採取我們的態度。若是我們小心考驗我們所已做的，我們纔可以更自信的決定我們所能做的。

……因爲我們的祖宗，急切的需要自由，我們的國家成了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的自由和獨立，因着門羅主義更得了一層切實的保障。……我們的自由是我們天賦的權利。……爲守禦我們的理想，爲着自由的緣故，我們加入了世界的大戰爭。等到戰爭得了完全的勝利以後，我們仍舊退回到我們自己的海岸。我們除了覺得已經盡了所當盡的本分以外，並不受別的報酬。

從這所有一切過去的經驗，我們擴大了我們的自由，我們堅強了我們的獨立。我們已經是美國人，我們更要多多的成爲美國人。我們相信祇要我們繼續的，公開的，坦白的，公平正直的，達於極點的宣告我們是美國人，我們必更能多服務於自己的國家，更能多盡我們對於人類的義務。

如果我們有甚麼遺傳，我們的遺傳就是美國。如果我們有甚麼要達到的目標，我們惟有在美國的路上，能找到適當的途徑。」

柯立芝這種坦白的宣言，實可作爲一班空談理想國際主義的人的當頭棒喝。有人咒詛柯立芝爲保守派，柯立芝所要保守者在此。有人稱贊柯立芝爲保守派，柯立芝所要保守者亦在此。想忘去國家過去的種種經驗，丟開費盡心血所締造的錦繡山河，懸空的，不負責任的，去宣傳打破國家主義的國際主義，是我國現在少數害狂熱病者的主張。我們要覺悟除非我們自己先有強健的國家，斷沒有在國際上能得相當的地位！

以武裝維持和平

柯立芝談和平，不是空談和平。

「我們最好不必過於焦慮我們在地理上的孤立。我們也最好不要過於爲和平主義或武力主義的思想所滋擾。地理上的形勢將我們與舊大陸遠遠的分開。但是四海一家的主義，及人類最高的公理，將我們與全人類結合。

我們的國家所代表的，沒有別的，祇有我們對於全世界和

平的願望。我們願望世界和平，不是說我們不維持如此的武力，以保全我們一大民族的安全和榮譽。我們應當有相當的均勻的實力，最新的，足以在海洋，在陸地，在地底，在天空，保衛我們國家的實力。

我們要如此的處置我們的實力，使世界人的眼光看着，不是威嚇，不是恫喝，乃是一種和平和安全的保障。

我們的國家徹底的相信和平，可歌頌的和平。在這種和平以下，我國的國民，無論在甚麼地方所有的權利，都要能得切實的保護。我們要享受這種和平，也斷不是專靠強大的，可以示威的武力所能濟事。同別的國家一樣，我們深深的覺得要促進世界和平，還要有友誼和誓意，要有相互了解及相互退讓。」

在維持和平上一方面要有友誼和誓意，要有了解和退讓，一方面還要有充足的軍隊，以保護國家的榮譽和安全。這兩點可說就是柯立芝此後四年大政方針的根本原理。

從柯立芝過去十八月的成績，我們可以想到他主張加入世界法庭，他主張與蘇俄不發生盲目的誤會，他主張不以激烈的政策解決歐洲的戰債，他也曾一度主張不核准移民律，並且主張再召集一次裁減軍備的會議。從柯立芝過去十八月的成績，我們更可以想到他主張減稅以獎勵工商業，他主張節省政府的費用，他對於陸軍總長威克斯發展充分飛機後備隊的提議，會予以援助，對於海軍大將增加礮位的請求，會與以同情。

「我們從來沒有行過武力競爭的政策。在不久以後，我們將同別國立約減少我們海軍的實力。減少了海軍的實力而我國海軍的先聲及榮譽，比較以前更為強大。」

柯立芝這幾句話委婉而強硬。據美國海軍大將愛白爾所發表的美英日三國海軍的實力比率：

潛艇： 美七，英五，日六，

驅逐艦： 美七，英五，日二，

戰艦： 美四，英五，日三，

飛機運送艦： 美四，英五，日四，

輕巡艦： 美一，英五，日三。

可見美國海軍的實力並不微弱，而海軍長官尙以海軍實力不足守衛國家為慮，陸軍總長威克斯且以海陸軍備的競爭

已變爲天空軍備的戰爭，極力提倡飛機事業的促進。他對衆議院調查飛機事業委員會有以下的論調：

『維陸軍案有一千六百萬元鉅款的主張，然猶不足維持充分的飛機事業。』

他不贊成將海陸飛行隊併爲一談。他主張多獎勵製造商業飛機的事業，即由政府予以津貼，亦無不可。在他的目光中以爲獎勵製造商用飛機爲發展充分飛機後備隊的最善方法。

理想的和平步驟

『減少軍費的擔負，除掉國際間足以激成無理性的戰爭的妒忌，爲維持世界和平最好的政策。這種政策是世界的新發明，是最高的理想。是在國際行動上開了一次新紀元。但是要維持這種政策使有效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體。有好多人還沒有改變他們的舊思想，好多人還是常常的失足在舊思想的路上，有依賴武力以圖雄強的動作。

美國在要減少軍費的擔負及設法除掉國際間的猜疑上做了領導的使者。這種領導的責任，美國還要繼續的保持。若是我們想要別人信靠我們的正義和公平，我們應當有我們信靠他們的正義和公平的表示。』

柯立芝的這一段話，說得非常的圓活，非常的曲折，眞不愧爲老政治家的口吻。

『早幾年在華盛頓裁減軍備及解決太平洋糾紛的會議，近來在歐洲關於財政的會議，有些是出於我們的建議，有些有我們負責任的加入。在這些會議當中，其間有失敗的處所固無可諱言，然而這些失敗也要算是有了實在的用處，因爲在無形中已經勝過了眞實可怕的大戰。我積極的擁護會議的政策能夠繼續的進行。我相信國際間坦白的，不自私的會議，都可作爲與人類有益的擔保。』

加入世界法庭

柯立芝相信國際間坦白的，不自私的會議，可作維持世界和平的擔保，所以他主張加入世界法庭，而不願在國際上孤立。

『要解決國際的問題，應當以理性爲中心，不應當以武力爲[illegible]佰。應當以調停人或公斷的方法去處置國際上的衝

突。因此就使我們不得不連帶的想到加入世界法庭的一件懸案。

在世界法庭以內，有我們所標出的主義。在世界法庭以內圖謀全人類幸福的運動已在萌芽，因爲有好多已加入的國家都已予以實力的援助。我們不應當因着細故停止我們加入世界法庭的核准。我們應當從最要緊的原理上着想。我們加入世界法庭，並不是以我們的獨立和主權爲交換品。……」

這一段可說是柯立芝主張加入世界法庭最明瞭的表示。如果這幾句話就是他對於世界法庭的結論，無成見的人，一定以爲他有不加入世界法庭不止的氣概。然而他往下說：

「我們從來沒有參與別國政治的意味。我們尤其決定不加入舊大陸政治上的紛擾。……人類好久想要謀得永久和平的方式。國際公法的施行，當然可作永久和平的一大臂助。費無數學者的心血所產出的國際約章，要各國政府予以採納，有我們深切的同情和贊助。一班宣傳血戰罪惡的贊者也使我們對於世界和平的實現加一層希望。但是這所有的計劃約章，預備，條件，等等，實在還不能作爲永久和平的保障。

永久和平最大的障礙，莫過於經濟的壓迫，莫過於人民都找到他們的自身是被屈服在經濟的壓迫以下。我看在這世界上一件最能實行最應當做的大事，莫過於除去人民經濟的壓迫，重行找出一種佈置，使人人有謀生的機會，能希望努力後的成功和當賜。……

除非人類和平的願望在人類的心靈中涵育，使善意發達到最高的一點，所有人爲的和平方法都要成爲虛幻。

和平會來。和平來的時候，乃是人類共同覺悟的時候；覺悟在一種道德的公律以下，本於正義，有宗教上人人都是兄弟的信仰，纔有滿意的生活和希望。羊皮紙必要毀壞，刀劍必要失敗，惟有人類屬靈的靈性，終久要得着最後的勝利。

我們如能維持我們政治地位上的分立及獨立，不捲入別國的漩渦，好像我們對於除去經濟壓迫及涵養和平的覺悟能有更大的貢獻。我們與舊大陸的利益本無所衝突。我們在外交的關係上要爽爽直直的表示我們的這種地位

和態度。

我們與各國的關係是和平的。我們永遠沒有壓迫人的政策，我們所有的，祇有輔助。我們與別國表示好感，我們也應當要求別國向我們表示好感。

別國同我們定一和平的條約，我們的意思就是和平。別國同我們定一友誼的條約，我們的意思就是友誼。

我們對於歐洲亞洲種種糾紛上的解決，曾有幾許的貢獻。我們所能助的，祇有能自助的。對於不能自助的，我們便無能爲力。我們一想到這裏，就曉得我們最大的責任，是要儘我們力之所能，求得世界的平衡」

這種泥鰍式的論調，實難令人捉摸其真實意見之所在。說他要加入世界法庭麼？他又決斷的宣言不要糾纏到舊大陸政治上的爭點。他又明白的表示美國如能維持其政治上的獨立與分離，纔能給世界以更大的貢獻。說他不主張加入世界法庭麼？他又認定世界法庭爲國際和平一部的擔保，美國有加入協作的必要。我看柯立芝這篇「兩重人格」的外交建議，實不能不給人一種異常的失望。

世界法庭的建設，在美國的思想史上可說已有了一百年的成績。歷來屬於共和黨的行政首領，沒有一個不努力求世界法庭的實現，而都沒有成功。歐洲大戰以後，民主黨的威爾遜因時勢的便利，乘機組織美國所未加入的國際聯盟。這種國際聯盟，可說是成了設立世界法庭的基礎。

美國各教會的領袖，各大學的校長，及智識界的全體，都有促進加入世界法庭的表示。新任國務卿凱洛又爲主張國際合作的一人。衆議院且以三百零一票對二十八票通過加入世界法庭的議案。圓活的柯立芝對於加入世界法庭的一事，當無否決的可能。是此後美國之加入世界法庭與否，將以參議院九十六人的意見爲最後的裁判了。

節用減稅

柯立芝的就職宣言除了提倡絕對的美國主義以武裝維持和平及加入世界法庭兩點以外，對於內政一面有極明顯的政策，發揮得也特別詳盡，不像論外交政策的模糊。他的內政政策，一言以蔽之，曰「節用減稅」。

在未論到節用減稅以前，柯立芝在宣言的中段極言政黨治國之必要。他看到在外交上的勝利完全以國內的實力為轉移。他看到政黨治國為能表示國民公意最好的方法。他對於不能實行所標榜的黨綱的政黨，認為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他對於叛黨的分子加以極嚴厲的責難。他以為政黨是否盡忠於國民，祇看這種政黨是否能履行其所標榜的主義。

「全國的國民在各種的事上都顯出他們是強健的，他們所要的政府是強健的政府。」

國民所要的政策，所願意接受的政策，就是要減少國家的政費，修改苛重的稅法。這一點是柯立芝所謂強健政府的礎石。

「我們國家天然物產的豐富，差不多無法可以估算。我們政府所耗用的經費也差不多同樣的沒有限止。……

不管別國的國民所需要的是甚麼，我國的國民所需要的就是要有積極的有效力的減政政策。他們反對將金錢消耗於無用之地。他們了解了政府有不正當的浪用，適足以增長他們工作的時間，適足以使他們勤勞而不得相當的酬報。

我徹底的贊成減政政策，節用的政策，並不是因為我要為國家救錢，乃是因為我要為國家救人。擔負政府用費的，乃是勞工，乃是汗流浹背的男女。政府不小心的多有一塊錢的消耗，人民的生活就要多受一塊錢的虧損。政府若小心的多有一塊錢的節省，他們的生活，就多有一塊錢的享受。如果政府所浪用的，不是榨取的重稅，如果重稅的收入，不是直接或間接課之於人民，則浪用的結果，還不至有若何惡劣的危險。我們今日最聰明的最有理由的減稅政策，莫過於減輕政府的用費。我們今日在世界的各國中徼倖的還能採取這一步節用減稅的簡單政策。我們不需要戰費。任何稅的收入，假若不是絕對需要的，不是為全國人民謀福利的，就是藉着國家的法律來盜竊人民的財產。

惟一合於憲法的稅就是為公共服務的稅。國家的產業是屬於國民的。國民不願供給特殊的階級。國民不需要強大的武力。國民決不應當擔負政府浪用的經費。

除非政府有意要阻止國民謀得生活的權利，斷沒有不贊成修正稅法的理由。我們的政策不是要停滯國家的事業，

乃是要獎勵國家種種事業得以前進。我反對極高的稅率，因爲極高的稅率是不生產的，足以妨礙國家的公安，與國家並沒有好處。我反對極高的稅率因爲極高的稅率有道德上的缺憾。我們所取得的稅額在表面看，是取之於少數的富人，其實最受痛苦的還是貧苦的百姓。」

柯立芝這種減稅的主張，有財政總長馬倫爲之計劃。對於資產階級的所得稅擬酌予輕減，已爲國會中人所不滿意。柯立芝對於資產階級的利權，給以各種可能的保障。而對於勞工的幸福似未能給以相當的考慮。他以爲勞工祇要多有謀生的機會，而保障此種謀生機會的方法，又祇隱隱約約的提出下列兩種而未加以發揮：

一，移民律的厲行，

二，保護稅率的維持。

我們看這兩種方法，斷非改決勞工問題的大道。節省政府經費，修正稅則，厲行移民律，保護稅率，是否能如柯立芝所意料的，能使美國全國的人民，無論是資本家是勞工，都能得着最滿意的生活，據勞觀者看來，實在是不無可疑。

協約國對於柯立芝的願望

在柯立芝的就職宣言內，沒有提到歐洲戰債的問題，使歐洲協約國一方面的政治家現出奇異的感觸。他們想美國素來慷慨，新就職的總統又是主張國際合作的人，對於他們減輕債額及延期歸還兩種要求，在這總統就職的一時，必能有明瞭的表示。不料老於政治經驗的柯立芝偏偏不吞不吐的把歐洲戰債的問題置於九霄雲外。

最有意義可尋的一件事，就是在柯立芝就職的一天，法國發表了一種很費思索的輿論：

「柯立芝今日就任美國總統，美國未來的四年外交政策，必有多少的變動，因爲各國的特殊情形都與美國有連帶的關係。

美國國力的豐富，在地球上，無可比擬。然而在歐洲則正値一經濟恐慌時期，素好空談主義的美國，素好高唱「人應當如何做」而不輔助人去如何做的美國，對於歐洲的大局，不曉得有如何的感想。

歐洲現在充滿了重行聯盟的空氣，英國法國要與德國有一更穩定的靠得住的條約。美國固可安然無事的不捲入漩渦，但是我們終不相信美國能抱袖手旁觀的態度。關於歐洲過去的和平條約，美國實有不少的貢獻。然而美國所遺下未盡的責任，實在還未能委卸。

德國在裁減軍備的事上，從道德方面說，從實際方面說，都沒有照條約履行。歐洲設不幸不能防止德國再有一九一四年的暴動，則美國在大戰時所送來的兩百萬將士及二百五十萬萬金洋，豈不等於虛擲！

在此未來的四年中必能決定國際聯盟的生死。如果國際聯盟自然消滅，則美國加入國際聯盟與否，自然不成問題。設或國際聯盟終久的存在，而歐洲各國願意在國際聯盟的旗下重訂約章，則日內瓦的這個理想組織，與美國當然不能不發生影響。

法國對於就任美國總統的柯立芝總統有一爽直的要求。這個要求就是法國要得着巴黎和議所應許法國的賠償。法國所應得的賠償四五年以來因着美國的行動未能實在的得到。美國的外交政策當然不願看見德國再向法國挑釁第二次的大戰，然而美國近來補助德國的趨向，使法國不能得着應得的賠償，實陷法國的生命於絕境。

柯立芝總統的願望是要促進世界的和平，要剷除妨礙和平的惡因，要再召集一次裁減軍備的會議。但是這種願望是否能夠成功，全靠歐洲的政局將如何重行的佈置。若柯立芝總統全不顧及歐洲的痛苦，祇站在痛苦的歐洲以外，大宣其國際會議的夢想，我們敢斷定其將終爲夢想。

歐洲所負美國的債務，在新總統的任內，自然有重行佈置的必要。我們觀察柯立芝過去的行徑，對於歐洲的痛苦，好像很有同情。對於歐洲經濟的現狀，好像要維持其平衡。他准許許士辭職，是他要實行他自己的外交政策最堅決的表示。我們對於柯立芝有一要緊的希望，就是希望他在外交政策上沒有激烈的變化。

哀里歐告訴外交委員會說：「柯立芝總統的意見在此時可以不必討論債務，到必要時，可以以友誼的精神調解。」這種說法是否能保障柯立芝對於歐洲債務不爲已甚，尙

不可知。總之，歐洲各協約國的人民實不願見柯立芝總統對於協約國有不同情的舉動。」

這種論調，在柯立芝也許以爲是不負責任的輿論，但是在國際關係上則不能不認爲一種激切的警告。倫敦太晤士報稱柯立芝爲一時勢中的適當人物。意大利駐美大使並聲明願保守債務的誠信。柯立芝在這個時期露出頭角，在他的四年任期中，也許將爲世界政局的中心，也許將親見美國榮譽在歐洲低落。

結論

美國此後四年的大政方針可以分爲外交內務兩類。

一，關於外交的：

(甲)在相當時期加入世界法庭。

(乙)移民律的實行，無緩和的必要。

(丙)歐洲的戰債，雖無可以減少或可以延期歸還的表示，而徵之要解除經濟壓迫以維持世界和平的一段宣言，則歐洲戰債問題，似乎有以友誼解決的希望。

(丁)對於舊大陸的爭端，美國嚴守其不參與別國政治的地位。

二，關於內務的：

(甲)整頓實力，以武裝維持和平。

(乙)厲行減政。

(丙)修改國家的稅則。

柯立芝就職宣言的末一段說：

「我們不要讓未來的種種，蒙蔽過去的種種。美國不貪圖以血以力所建設的疆土。美國沒有野心，沒有試探。……美國所有的軍隊，不是帶着刀鎗，乃是帶着耶穌的十字架——犧牲和正義。美國願盡對於人類的義務，美國要達到一種理想的國家，那種國家的根源不是人力的，乃是神力的。美國不懷抱任何野心。美國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求得無愧於接受全能之上帝所給與的恩惠。」

我一讀到這幾句高調，不禁的大笑起來。眞如杜老先生所說的：

「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註一 塔虎脫 (William Howard Taft) 美國第二十七任總統。為美國審總統中惟一生存的。生於一八五七年九月十五日。一九〇一年任菲律賓總督。一九〇三年被羅斯福任為陸軍總長。一九〇六年任古巴臨時總督。一九〇八年被舉為美國總統。屬共和黨。現任大理院院長。

註二 麻省 (Massachusetts) 省有八千二百六十六方哩。有最著名的學府，哈佛大學，為美國最老的大學。人口約有三百八十三萬。

註三 北安波敦 (Northampton) 為麻省的一縣。風景甚好。有美國最著名的女子大學士密士大學 (Smith College)。人口約有一萬九千。

註四 許士 (Charles Evans Huges) 是美國現代最大的政治家。生於一八六二年。一九〇六及一九〇八兩任紐約省長。一九〇六競爭總統失敗，哈定任內，任國務卿。華盛頓會議其功甚大。

註五 凱洛 (Frank B. Kellogg.)

註六 馬倫 (Andrew W. Mellon.)



註七 魏克斯 (John W. Weeks)

註八 何飛 (Herbert Hoover)

註九 戴裴士 (John J. Davis)

註十 威爾伯 (Curtis D. Wilbus)

註十一 紐 (Harry S. New)

註十二 威克 (Hubert W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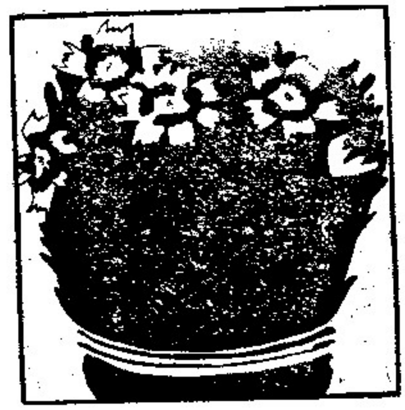
註十三 加得 (William M. Jardine)

註十四 瓦任 (Charles W. Warren) 曾任駐日大使及駐墨公使。

註十五 賴法拉 (La Follette) 是進步黨的首領。去年競選總統失敗。

註十六 道斯 (Chas. G. Dawes) 生於一八六五年。美國人都曉得他的性情過於爽直。他是一個銀行家，對於政治從來沒有趣味。解決歐洲經濟的道斯計劃，就是這位道斯近來對於歐洲的貢獻。

民國十四年，三月，九日。耶魯大學



新社會政策的國際運動

——柏拉格之社會政策國際會議——

春濤

去年——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至六日，奧地利，美利堅，比利時，巴西，丹麥，德意志，英吉利，法蘭西，希臘，意大利，日本，南斯拉夫，加拿大，古巴，墨西哥，挪威，荷蘭，波蘭，羅馬尼亞，瑞典，瑞士，西班牙，匈牙利，烏拉圭，捷克斯洛伐克等二十八國社會政策學者及各團體代表，在捷克斯洛伐克京城柏拉格開社會政策國際會議；決議確保「八時間勞動制」，設立「工廠委員會」及關於「失業防止」三議案，頗引起國際的注意。奧地利社會政策學者巴爾拉(Edmund Palla)於閉會後，有文述此會議之起因經過及其感想，茲紹介譯出之，以供吾國研究社會政策學者之參攷。

* * * * * *

一九二四年十月一日至六日，捷克斯洛伐克京城柏拉格發表一關於社會政策之國際的宣言，是爲歐洲大戰後第一回社會政策國際會議。參加此會議者，不僅限於歐洲各國；蓋合世界二十八國政府當局研究團體勞動組合及社會團體各代表於一堂，以謀「社會政策立法」之進展者也。先是，一八九七年，依瑞士勞動組合所提倡，曾招集各國代表於蘇黎支開勞動者保護國際會議，議決向全世界各國政府要求實施「八時間勞動

制『結社自由』『日曜公休』『夜業制限』『婦人兒童及幼年勞動者之保護』『補習教育之施設』等社會立法。此次柏拉格社會政策國際會議，正是緊承一八九七年蘇黎支勞動者保護國際會議之後，以促進社會政策立法之進步爲目的。

現時關於保護勞動者之各種法制，較之一八九七年時代，已可稱爲長足的進步。對於經濟及社會問題，勞動者所得參加之範圍，確已擴大。社會政策之目的及使命，亦已大變化。從前對於此方面之事業，大都視爲救濟事業，甚且以爲卽是政府或個人的恩惠。現時卻不然。勞動者階級，已隨伴勞動組合的組織之發達，漸次獲有利用立法機關以伸張其意志及主張之機會；其結果，遂漸次獲有自行解決自己的利害問題之權利。故在往時，社會政策不過是一時的慈善政策。及至今日，殆全是基於法制的保證之法律的權利。現時勞動法制所以漸成爲一般公法之重要構成分子，正是基於此等進化。

社會政策的立法之發展的徑路，雖具如上述。但實際上，最近數年來，各國多數民衆，卻反忽視社會政策之價值。易言之，多數民衆之不能直接享受社會的立法之利益者，遂激成最近反動思想的大勢力。以致各國國民經濟之恐慌狀態，益形危殆；各國民間之階級鬥爭，益形急激。夫在現代「德模克拉西」之世，欲期社會政策之進步發達，勢必有一般輿論爲之後援。苟僅恃法律的條文，而無一般國民之理解力及同情心，以督促其實施；則雖有完備的法制，亦等諸具文。再進一步觀念，苟社會政策的立法全等於具文，是不獨勞動者階級之權利，悉被侵害；同時，一般國民之文化的發展，亦受障礙。故基此必要，開始聯合有關係各國，發表國際的宣言，以指示各國之輿論，使在此同一意義下活動：正是此次社會政策國際會議最重要的使命之一。

顧有一非常困難之障礙點，足爲上述重要任務之實際的妨害。卽社會政策的立法之現狀，因國不同；故會議之結果，各國對於此會議之評判，亦常依其國情之不同，而所見各異。雖然，此次會議之所決議者，則確信其必有相當的意義。因此次會議之所決議，全本於各代表的意見，以形成一致的方針。我奧地利勞動者階級，現在所已獲得之成果，固全基於自力；而彼等代表，所以尙踴躍熱誠而來參加此會議者，蓋非希望彼等自力所獲得之成果，得受國際的確保；且希望得有國際的協力，以促進他國

勞動者之亦能熱烈的運動達到其欲求。

勞動者保護立法之國際的意義，久已爲勞動者階級所認識尊重。「資本」與「勞動」二階級之利害關係，各國皆同。此二階級之對立及紛爭，亦到處皆同。苟各國各異其社會政策立法，勢必促成生產條件之不同，阻礙經濟的進步，妨害文化之向上。而實際上現代各國，勞動運動正是全社會進化之原動力；而支持此種原動力且負有指示其進路之使命者，正是政治的或勞動組合的各種國際團體。故歐洲各國鑒於歐戰後各國經濟生活之悲慘，遂根據凡爾賽和約，設立國際勞動機關於日內瓦。此機關之第一使命，卽在完成勞動立法之國際的基礎。雖然，依現時日內瓦國際勞動局之構成的全體觀察之，可斷言其必不能爲社會進化之前驅。現時日內瓦國際勞動局之唯一的任務，僅在以國際間既已解決之問題，作爲國際的社會政策法制之最低限度的基礎，而督促後進國從速運用，使得早日與先進國立於同等地位，以爲僅此卽已完成其使命。然欲完成此事業，須要相當歲月，且必經過若干困難，大不易辦。要之，苟欲達成上舉之任務，則必糾合各國現存一切進化的原動力，爲其後援。此卽上述各種國際團體之所以負有指示進路之使命者也。現時巴施爾(Basel)法律的勞動者保護國際協會及日內瓦失業防止國際協會，卽屬此項國際機關；而此次社會政策國際會議，卽由此二國際機關所召集。

開會次序，除照例宣讀祝辭及其他形式的演說之外，最實際的工作，卽報告過去二十五年間社會政策之進展的成績。其次，卽着手研究現在視聽所屬之三個重要問題：一，確保八時間勞動制；二，擴張勞動者階級對於經濟及社會問題之參加權；三，失業防止問題。此三問題經在會各代表詳審討論之後，決議如次：

社會政策國際會議對於戰後各國之努力於勞動者保護及國際的勞動立法等事實，深表滿足。本日，世界二十八國千數百名代表會合於柏拉格同聚一堂，尤可使此運動之效能，影響全世界，作成有力的輿論。吾人爲欲使吾人之力量較前更有組織，更能團結，宜更加努力，以求一八九七年蘇黎支會議的提議及凡爾賽和約的主張之實現。吾人苟能永懷不屈不撓之熱心，則國際勞動會議之一切決議，當

可得各國政府之批准及實行。

今日，依生產組織的進展及勞動者的自覺之結果，已有多數嶄新的問題提示於各國輿論之前。本會議之特別任務，即在促進世界輿論，使能注意此等新的問題。近年以來，社會政策之目的及使命，確已得有新的解釋。凡社會政策中關於婦人及兒童之保護，現已視爲當然的任務，且漸見發展。即在一般經濟生活及生產制度中，對於智識的及肉體的勞動者之權利，亦無不盡力擁護。且爲欲擁護此項權利，故對於「勞動管理」「社會保險」「移民」的方法手段，亦都能殫心考究。

顧本會議確認今日所急應解決者，即八時間勞動，勞動者參加產業的經營，失業防止三問題。今日，正是解決此三問題之最好的機會。因此本會議遂可決下列三項決議：

第一項，八時間勞動制：

八時間勞動制，可以改善勞動者之衛生狀態，增美其家庭生活，多與以修養的機會，使得增高其自尊心，以成爲一健全的市民，並可增進生產者的價值。八時間勞動制，不但不如一般論者所云，易使生產陷於自動的減退；且依實際的經驗，益能增進生產的效用。八時間勞動制之社會的價值，極易認識，無待贅述。當今各國，無論其國之政治經濟以及財政如何窮困，要宜一律採用八時間勞動制。否則必易誘致其國之階級鬥爭，趨於急激。

基於上述的觀察，且深信各國政府間所締結之國際條約，必能維持及促進各國關於八時間勞動制的採用實行：故本會議特提出下列四項，向各國政府要求或勸告。

一，要求參加國際勞動機關各國，無條件的迅速批准華盛頓條約。

二，勸告未曾參列華盛頓會議各國，制定基於該條約的社會立法。

三，希望八時間制的利益，得依國際協定的促進，普及於一切勞動者。

四，要求依國際協定的保證，確定時間外勞動之最大限度以及各種休假制度。

第二項，工廠委員會：

現代勞動者階級，確已能自覺智識的勞動及肉體的勞動之在經濟社會上的眞價。——此重大事實，確已漸能支配現代之社會生活。——彼等確能依勞動組合之力，以努力獲得勞動者階級之一切利益及權利；且確能利用法律之力，以確保其已獲得之收穫物。

而權利之最大者，尤莫要於一切勞動者階級皆獲有參加經濟的——經濟生活各方面，例如生產交易以及農業，——經營權及管理權。能振興經濟——產業——者，實際上祇有勞動者。因爲勞動者視一切經濟的產業，宛如自己的事業。

本此立足點：故本會議對於現時歐洲各國所實行之工廠委員會制度，極表滿足。此種工廠委員會制度，與勞動組合運動，皆能確保勞動者之社會的權利，及增進勞動者之經濟的創造力。

社會政策國際會議，認勞動者應享有對於本身所參加的生產事業之經營管理權。故本會議要求無論何國，皆應確立法制，以保障勞動者此項權利。即應與勞動組合協力監視勞動契約之履行，休憩時間之制定，最低工錢之維持，保健衛生及工廠設備之改善，補習教育之實施，此外關於勞動者保護之一切規定。

本會議除努力要求實現上述各種施設制度之外；以爲苟欲解決現時最重要的社會政策及經濟生活之各種問題，尙須要求勞動組合與企業家組合之協力；故關於工廠委員會制度之制定，例如團體之構成以及事業之範圍，槪由各國各依其國情制定之。

第三項，失業防止：

本會議對於現存的職業介紹所，職業商量所，以及保險制度等失業防止的各種方法，認爲有再加努力促進之必要。而此項努力，要全賴各國政府之能協力實行國際勞動會議的決議。日內瓦國際勞動會議曾決議：苟欲謀歐洲經濟之復興，則必先謀一般物價之安定。本會議亦深認；苟欲防止失業的危險，則除採用一般的經濟手段之外，物價安定政策，尤爲要圖。

最後，本會議議決：勸導各國政府，須適應勞動市場之狀況，

制定國內法規，以便勞動者之移動，並希望各國政府皆能實行各種國際的協定。

在此次社會政策國際會議開會之先，亞姆斯德丹（Amsterdam）勞動組合國際聯合理事會亦曾議決關於勞動者移住的問題，較諸此次所議決者更為詳密，茲附錄其決議文之一段，以供參攷。

國際勞動市場之不平等的狀態，除依國際的解決以匡正之之外，別無良法。關於移民的出入之監督，雖為調整國際勞動市場之要圖，各國勞動組合間，要宜協定下列各事：如對於勞動者，不問國籍，一律平等待遇；如移民出入國之權利義務相互的平等；如設立關於移民的國際機關。但關於移民原則之確定，上記各方法之實行，必要的各種機關之設置，等項，可於下次會議決定之。

此次會議，除可決前述三大主張——一，確保八時間勞動制；二，確認勞動者有產業經營及管理參加權；三，依經濟的社會的立法以防止失業；——之外，尚列舉以下各項問題，以喚起各國立法機關之注意：

一，改善工廠監督制度。

二，取締移住及保護移住勞動者。

三，制定關於災害疾病衰老廢疾等社會保險之國際的最低限度。

四，完成關於使用人之保護的規定。

五，保障下級勞動者之最低限度的報酬。

六，統一勞動者之權利。

七，輔導勞動者之社會的地位向上及職業的技能進步。

八，完成補習教育。

九，促進科學的經營法。

十，施設社會的衛生行政。

十一，整理關於「生產」「物價」「工錢」等的統計。

此外，又議決聯絡現存一切關於勞動者保護立法的國際團體，組成一社會政策的國際。此項新組織，期於今年（一九二五年）秋成立，完全與國際勞動局離開，獨立自行完成其歷史的使命，以達到上述之目的。

會議閉會之後，即本上述趣旨，發為國際的宣言，是為「新

社會政策的國際運動。」

以上即巴爾拉論文之大概。

*　*　*　*　*　*

柏拉格社會政策國際會議，亦稱新國際社會政策協會，以別於舊國際勞動保護立法協會及國際失業防止協會。其議決之三大原則，亦稱新社會政策綱領。新社會政策綱領，約舉之如下：

一，八時間勞動制之及於經濟上精神上及社會上之影響。——詳言之，八時間勞動制確能促進勞動者之個人的文化，家族的及職業的生活，政治的地位之向上發展。——因爲一國或一社會之物質的及精神的文化，係依勞動無產階級之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的地位如何而定。

二，勞動者對於技術的經濟的社會的企業經營之共同責任及參加權。——因爲勞動者獲有此項地位及權利之後，確能增進勞動能率，增大生產量，公正富的分配。

三，恐慌時關於失業防止之社會的責任。——因爲每當經濟界發生周期的恐慌時，使勞動者獨負失業危險的責任，從社會方面觀察之，極不公平。故此等失業的危險，應由全社會——即產業界及社會——負責防止之。

名牀

翰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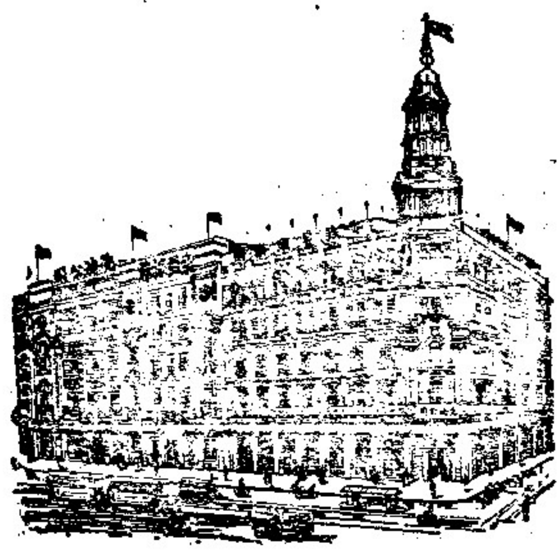
巴威略王魯迭溫第二曾以百萬金製一牀，滿飾珠寶，宏麗無比。又有一牀，狀哥德某教堂，四面修窗，窗上繪聖母像。昔波斯曾製一牀，貢印度某太子，以白銀，美木製成。四隅裝女子像，各執一扇，通以機括；臥時，體力壓機，扇動，清風徐來，引人入夢。又俄皇亦嘗以牀貽波斯王，製以水晶，下承花岡石之臺，中儲清泉，水聲潺潺，人臥其上，清涼激體。蓋古之帝王，窮奢極欲，與我國漢武帝之作七寶牀，珊瑚牀正相同也。

上海先施公司

中外馳名之百貨店

統辦環球貨品！

輸出中華土產！



日用所需無不美備！

外埠函購穩妥快捷！

開設上海南京路

(東方575)

請述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MUSTARD FOR HOWE SCALES

老晉隆洋行之好碼牌彈子天秤

FOR ALL
GENERAL
WEIGHING
REGULAR
PORTABLE
PLATFORM
SCALES
WITH
WHEELS



此秤彈子靈活重量準確久已馳名凡工廠碼頭貨棧行號用此天秤極稱合格各種大小俱有現貨

老晉隆洋行　上海北京路四號

分行 天津、漢口、香港、廣東、澳門

MUSTARD & COMPANY, INC.

4 Peking Road, Shanghai

東方(556)

請述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奏效宏速　用法簡便

美孚避疫水



美孚避疫水功能殺滅病蟲解除穢氣為公共衛生所必需凡學校家庭不可不備而於廁所陰溝以及牛欄馬廄中用之人畜咸得其益際此春回百蟲復起之時亟宜購用以收先發制人之效

用法

將此藥水徐徐加入清水（清水約占藥水之五六十倍）中混和之變成白色即可灑於各處

各藥房均有出售

美孚行製造



中國最近之新聞事業

周孝庵

一 引言

世間最複雜之事業，莫過於新聞事業；最難經營之事業，亦莫過於新聞事業。新聞事業之範圍至廣，降至近代，物質進化，事業繁盛，民治潮流，瀰漫全球，其與人類間國際間之關係日密，效用亦日偉。一國新聞事業之何若，民智啟闢，於以覘焉；民權消長，於以察焉；政治良窳，於以繫焉。西哲有言：『報紙爲世界人類生活之反映，新聞記者爲無冕之皇，手執一筆，強勝槍礮萬倍。』非虛語也。

歐美新聞事業之進步無論矣，顧反觀吾國則何如？最老之報，祇有五十餘年之歷史；新聞事業之名詞，在國人腦筋中，印象極淺。試以近狀與歐美較，吾勝人歟？人勝吾歟？此爲不可掩之事實，無庸諱言。夫以報紙發刊之歷史言，吾國已見於東周，早於歐美新聞先進之羅馬，其他各國更不必論。然當時之報紙，與其稱之爲「報，」曷若名之爲「再版公文。」其略具近代報紙之雛型，而爲國人所經營者，實自同治初年始。以年程計之，尙不足六十年，其得臻於發達狀態，亦僅二十年來之事耳。夫以甚短之時期，而欲責其與歐美齊驅，譬之以牙牙學語之孩童，而強之爲滔滔

雄辯，鳥乎可？故謂吾國新聞事業不逮各國則可，謂其無進步則不可，據此以斷其無希望，則尤不可。易言以明之，則中國之新聞事業固已在「進步之途」中，所不同者進步之遲速而已。

二　中國新聞事業之時期

吾國新聞事業可分作四時期，試申述於次：

（一）萌芽時期　東周之官報，唐宋間之京報邸報，雖為皇帝發施號令之一種刊物，不普及於民間，然其目的在報告事實，實已萌新聞之芽。

（二）外報時期　自道光末年至同治初年，海禁初開，外國牧師，紛涖華土，實行佈道，為互通聲氣計，乃集資刊華字報紙，而由西教士主其事。一八四九年，香港始有唐字新聞；一八五七年（咸豐七年）有六合叢談（月刊）發刊；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香港新聞出世，係日刊，而規模又較大，是為外人經營華報及新式報紙發現於中國之始。

（三）國人經營時期　香港新聞之後又十年（一八七二年）卽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乃始有申報出版，（然最初經營者仍為外人美查氏（Mr. F. Major）至民國初元後，始由史量才君等出資收辦）繼之起者，如新民叢報，中外日報，新聞報，東方雜誌等，皆為一時負時譽者，是為國人經營時期。

（四）勃興時期　自民國初元以迄今日止。當民國肇建之始，民氣伸張，潮流一變，報紙遂應運而現勃興之象，民立報其最著者也。其後北京，上海，廣州，漢口，天津，杭州等處，風起雲湧，先後成立，而以「五四」以後為尤甚，中以限於資本，倏起倏滅者甚多。據外人調查一八九一年，全國報紙共三十一家；一九一三年，三百三十家，（二十二年中增至十倍）一九二十一年，共八百二十一家，（八年中又增二倍）據最近郵局統計，則全國報紙已達千餘家。

三　編輯上之缺點

（一）標題之藝術　標題為編輯上極重要之藝術，須將記事之活動性，全部表現，令讀者一見卽領其意味，故秀美而生氣勃勃之標題，實為新聞之骨髓，足以助長讀者之興味，而津津不倦。自他方面言之，有好新聞而無好標題，既不足以發人興趣而

新聞之價值亦爲之抹煞不少。如數年前徐國樑被刺一事，爲一則極足轟動社會之新聞，宜有極能鼓動情感或引人注意之大號標題，而各報不曰「徐國樑昨晚遇刺」「徐警察廳長之橫禍」即曰「徐國樑廳長禍臨不測」。在三個標題中，第二第三太長而未將被刺表出，不得爲上乘；當然以第一個較爲醒目，惜無小題目，致被刺後之生死，仍須由讀者於新聞中求之。然苟易以大號之「徐國樑忽遭暗殺」旁加較小號之「方出浴堂突中二彈，廣西路口肉搏慘狀，兇手李大生已拘押，徐入醫院危在旦夕」等標題，則新聞神髓躍然低上，讀者行且趣味津津，以一讀爲快。蓋此項含有刺激性之標題，極易激發人之情感也。美新聞家吉弗遜有言「新聞之標題猶商品之包裝；新聞不患無人閱，患無秀美之標題；商品不患無銷路，患無時式之包裝」。其藝術之重要者此！

此外吾國報界尚有通病二：(一)爲標題之不整齊。吾人常發見有並列之小標題，或爲六字排成，或爲五字，「標題美」既失，即不雅觀。(二)爲帶有批評語氣之標題，如「警佐不應草菅人命」「醫生豈能索詐」等等，均宜避免。

(二)批評式之記事　記事貴將事實紀出，記事之妙者，不必加以批評，而事之曲直是非，悉已流露於字裏行間。至若批評，則另有專欄，不必於記事或標題中出之。乃各報記事之末，間有「說者謂此事……」或「如該醫生者，庸醫殺人，直人類之賊，官廳急宜起而禁之……」此等乃評論或謾駡體，不宜雜於記事中也！

(三)矛盾之新聞　吾國報紙，採地方主義，而不以新聞之重要與否，爲刊登先後之標準。稿件發於本埠，則入於「本埠新聞欄」，新聞之不屬「本埠」，不問也；事實之如何，不顧也。如「張宗昌南下」一事，京電「張宗昌江(三日)南下」，本埠則謂「張尚滯留京津。」不將令讀者莫名其妙乎？此種記載，歐美報紙絕無之，而華報則日有數起！矛盾若此，何異自披其頰？揆厥原由，則因本外埠編輯各守門戶，不爲一度之接洽而起！故以稿件發送之地爲本外埠之分，而不以新聞發生所在地爲別，其結果(一)不關「本埠」者亦登於「本埠」；(二)同一事件，本外埠所報告者每不一致；(三)費讀者找尋之時間；(四)外埠已登過者，隔若干時日後「遞解回籍」於本埠新聞。

(四)編輯方針之不統一　「新聞之矛盾」既如上述，尤奇者，則為編輯之雜亂。如孫中山逝世一事，先在專電中刊『孫昨晨逝世』之電文，而「特約路透電」欄，與「東方電」欄中，同時又登標題各異之新聞各一則，「國內要聞」中所登者則為『孫病稍有起色』——此係轉載北京快報，而未與電訊編者接洽之故——返觀本埠新聞，則謂『據民黨電訊，孫中山雖瀕危境，不致無望，』而所謂「地方新聞」者，亦散見松江各地慰問孫病之電報。夫以同一事件，「地方主義」之複雜如此，——新聞中亦分界限，如電訊，路透，東方，均各立專欄，不相併合，——新聞之錯綜矛盾又如此，事非一種怪現象？此皆由編輯方針不統一所致也。

(五)編輯法之守舊　新聞在報告事實，編輯法貴在使事實明瞭；有栩栩欲活之記載，而無藝術高妙之編法，是一則「呆新聞」耳。吾今所欲言者，即為各報編法之守舊。以同一事件之新聞言，各報冠以「又一消息，」「又訊，」「另據某方面報告，」「續訊，」或「報告一」「報告二……，」幾如刻版文章，而牢不可破。至於雷同之處，則鮮加改易，盡量刊登，多多益善，一若不如此不足以顯其新聞之多且確者。殊不知模稜兩可，前後矛盾之記載，「多」何足貴？與「確」何與？徒見其編輯之惰性，與損耗讀者之光陰及腦力而已。」然則，如何而可？曰：『雷同者去之，蕪雜者刪之，懷疑者留待證實，以不背 accuracy 之原則而已矣。』

(六)「昨訊式」之標題　標題所最忌者，在守舊不變，在不將事實要點揭出(餘詳上述之「標題之藝術」中)。各報通病，往往一事件之末，加以「昨訊，」「昨聞，」「近訊，」「要訊，」「近紀」等字樣，致讀者雖閱標題，尚不明真相——讀畢新聞，始得瞭然。以最近撤兵一事言：如「翔崑撤兵近聞，」「奉軍撤防之昨訊」之標題，讀者能不閱新聞而知其事實乎？耗費光陰，莫甚於此；一事件如此，以報紙全體計之，則所耗讀者光陰，豈不驚人？但苟易以「翔崑軍隊全撤，」「第一軍已撤四旅，」則事實瞭然，忙迫之讀者可無庸再細閱新聞矣！

(七)編輯深居簡出　吾國各報編輯，往往深居編輯室中，與外界隔膜，新聞則依賴於訪員與通訊社之供給，「親自出馬」者不多覯，蓋誤解編輯與採訪無與也。歐美記者，不徒「編」而已，且須「實地訪察」！夫如是，始能洞悉外界情形，不為外來之新聞所朦蔽而受其愚。自分鴻溝，非新聞記者之本色也。

(八)新聞排列之次序　重要者排於前，否則移於後，此定例也。無如各報每以地域為單位，而不注意新聞價值之如何，以定先後。卽就專電一項而論，凡北京發來之電則統入於「北京來電」盡量納入，重要者不為之大其鉛字，新奇其標題，讀者苟欲知其所亟欲知之事，須讀畢「北京來電」，始知其詳。然而苦矣！精神時間耗去幾何？例若廣東電「汕頭大地震，死傷十萬，損失二百萬」反排在「段祺瑞傷風」之北京電之後，寧不可惜？

(九)「布告式」之新聞　社會組織愈複雜，則發生之事實愈多，而「新聞地位」愈可寶貴，新聞記載當愈求經濟。若吾國各報「布告式」「通告式」之新聞，則所佔篇幅既多，且不經濟孰甚？如『本埠留日學會昨發通告云，逕啟者，本會為討論會務起見，訂於四月三十日下午三時在大東旅社開會，事關重要，務希撥冗光降，無任盼禱之至，專此，卽請大安。上海留日學會啟』之一則，此中不必登之字句甚多，如改為『留日學會定四月三十日下午三時，在大東旅社開會，討論會務云』之新聞，則簡潔明瞭，且省地位，望各報注意及此也。(其不關重要之布告，亦可改為新聞，與時局有關或極重要之通告或布告，自有全登之價值。)

(十)無聊新聞太多　新聞應合於"Every news worth to be printed"之原則。如『某會介紹科近訊，某校託聘英文教員一位，月薪二百元，以留學生為合格，請逕往接洽可也』之新聞，則含有廣告性質，應在割棄之列。又如不關重要之團體開會，秩序多至二十餘條，徒惹人厭，重要新聞反被擠而不能付刊，故亦應省略。

(十一)通電與新聞價值　各報向有「公電欄」之設，此項電文大半刊以六號字，不易引人注意。然以新聞價值言，則通電實為新聞之一種，有時且視為極重要之新聞。設一律以小字刊在通電中，未免減色。如齊燮元兵敗臨去時之通電，為全社會所極注意者，而滬上各報則大半刊於「公電」中，新聞價值頓為之抹煞不少。如另行提出，易以「齊燮元通電解職」之大號標題，而刊於「要聞」或「本埠」，則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

(十二)新聞之提綱挈領　新聞之提綱挈領，實為一篇新聞之主腦(Heading)。編輯於總集新聞，編稿既竟時，將新聞全部為概括之記載，置於篇首，長短不拘，但事實要點則不可或遺。其目的：(一)在以極短之紀載，報告新聞之全部；(二)為有系統

之記述；(三)節省讀者之光陰與腦力。何則，讀者之忙暇不盡同，讀報時間之多寡，乃因之而異。若夫繁忙之商人，每晨匆匆入寫字間，雜務紛集，雖欲遍讀標題，尙勢有所不能，則滿紙新聞又焉能一一畢讀？報紙編輯乃擇其冗長或較重要者，爲提綱挈領之敍述，蓋所以爲繁忙之讀者計也。吾國報紙則多忽於此點，讀者苦之。

四　採訪上之缺點

(一)公雇訪員　各報訪稿，大別爲二，普通稿與特稿是。前者得自各報公雇之訪員(或來稿)後者則得自自雇之特別訪員。公雇訪員(或普通訪員)者何？以同樣之稿件若干則，供給各報，而由各報給以若干之訪薪者也。以中國最近之新聞界現狀論，公雇多而自雇少；兩者相較，自以後者爲宜。歐美報紙殆鮮採用公雇制者，日常新聞除由通訊社供給少許外，大半爲其外勤記者努力之結果。故同一事件，記載不同，詳略亦異，優劣判然。至若新聞事業尙在幼稚時代之中國，以種種原因，不能盡量發展，而採用「公雇制」乃進步途中所必經之一階。美國名記者威廉博士(Dr. Walter Williams)屢曾一蒞滬濱，考察新聞事業，認訪員公雇制爲新聞業進步之絕大障礙，豈盡虛語哉？請言其弊：(一)記載雷同，報紙不易表現其特點；(二)報館旣依賴公雇訪稿，鮮爲新聞採訪上之競爭，足以阻新聞事業之進步；(三)公雇訪稿未必爲報館所欲訪刊之事件；(四)現在之公雇訪員，未必富新聞學識，所採新聞未必均有新聞價值，且時有敲詐情事，而報館未之覺；(五)足以養成編輯之惰性；(六)無聊新聞，較多發見。

爲目前計，各報宜多雇外勤記者，以採訪特稿，使公雇訪員漸歸淘汰，而開各報新聞競爭之端，優勝劣敗，進步可預卜焉。

(二)社會新聞與政治新聞　各報每視政治新聞重於社會新聞，故新聞之採訪，亦側重於前者。雖然，新聞價值初無大小可言，全視事件之何若與採訪之結果而定，不宜以政治社會分重輕，更不宜以之定新聞價值之高下也。蓋新聞之價值，在新聞自身，初不以政治經濟之分，而價值始不同。例如，一爲「破獲虜贖匪盜二百人」之新聞，一則爲「孫寶琦將就市政督辦」，前者足以轟動全社會，雖婦人孺子，皆將資爲談柄，而一欲聞大批

匪盜之如何破獲；後者，則其「新聞力」較小，不若前者能驚動全社會，娚孫就職猶無確期乎？據此以觀，則以政治社會分新聞之重輕，實一誤解，新聞價値不容以社會少數或主觀之眼光定之也。

（三）通訊社與特別記者　吾國各大報近屢特別記者者漸多，此實新聞界之好現象也。然訪員之蒐集新聞材料也，有僅就聞見而筆之者，有費較久之時間而得之者，成績若何，則全視各個人採訪手段之高下矣。如日本幸德秋水之獄，同謀七人，皆處死刑，將執行之日，各報外勤記者齊集監獄，而門禁森嚴，絕無所得。獨某報記者秘至一向送囚飯之飯店，詢之曰『幸德秋水之飯，已送否？』店中人答曰『方送去。』於此始知七人實未處死！傍晚又去，則送獄之飯已退其六，店中人並曰『僅管野須賀子之飯未退回耳。』該記者聞之，即奔返報館，特出號外，大書『幸德秋水等六人下午執行死刑，僅管野須賀子尚暫留獄中。』號外既出，銷至二十餘萬，此以極小之事故發見極重要之新聞者，而吾人於此，尤佩該記者識力之過人也！吾國今日之所謂特別記者果何如此？則深有待於努力矣！

年來吾國通訊社漸發達，國聞，遠東，中外，東南，其組織之較完備者也。但與歐美較，則相去遠甚。今請以言歐美通訊社之組織與吾異；其報告新聞之方法亦然，——或以電話，或以電報；極詳細者有之，寥寥數字者亦有之。如疊日顧維鈞離美一事，美國聯合通訊社第一次稿，謂『駐美華使顧維鈞定今晚七時離美返華，』第二次則僅謂『顧已赴留學生會歡送宴。』而（一）顧乘何船，（二）同行何人，（三）返國原因，（四）誰代公使，（五）何時上船，（六）船名等等，均付缺如。蓋該社所報告者僅簡單之事實，而報告以外之採求，則全賴各報外勤記者之努力矣。各報為競爭計，攝影也，談話也，四出採訪，各顯所長；以同一之事實，而所得之結果則各各不同，優劣判然。夫有競爭，始有進步，此其新聞事業所以能蒸蒸日上歟？

此外如編輯部之設備與組織，訪員之日常習練等等，容日後專論詳之。

五　一般人之誤解

竊嘗推求吾國新聞事業進步遲緩之原因，簡括言之，由於

(一)教育不普及，(二)交通不便利，(三)缺乏鉅大資本，(四)印刷業不發達，(五)言論不自由常受政府之壓迫與箝制，(六)報紙鮮能經濟獨立，且不注意於營業之發展，(七)缺乏新聞人才，致編輯採訪兩方俱少改進精神，(八)國人平時視報紙一若秦越人之肥瘠，漠焉不以加於其心。世界潮流，國家大事，每視為痛癢無關；迫政局有大變動，始稍稍加以注意，銷路焉能廣大？

有上述之原因，於是吾國今日之報紙，均現沈滯不進之現象。改進之道無他，曰經濟獨立，曰造就新聞人才。

然國人（或辦報者自身）對於新聞事業，尚有一種誤解，不容忽視；其最顯著者如：

(一)誤認報紙為無聊文人遊戲三昧之筆，舞文弄墨之場。

(二)誤認報紙為個人之武器。

(三)誤認報紙為一黨一派之機關。

(四)誤認新聞記者之目的，在為文學家或政治家。

(五)誤認記者個人之主張，即為一般之主張；少數之輿論，即為全體之輿論。

因此種誤解，報紙遂有為「黨化」「個人化」或為攻擊政敵之利器之虞，而健全輿論，末由實現；故欲除吾國新聞事業發展途中之障礙，須自祛除此種誤解始。

六　結論

最後，吾國報館之設備如何？稱謂報館設備之何若，當視資本人才二者以為衡——資本小則難盡量發展，人才缺則編輯採訪上之改進，極感困難。中國今日之新聞界，欲求一組織完備之報館如歐美者，百無一焉；欲求一資本之大人才之多如歐美者，亦百無一焉；皆資本與人才缺乏故耳。雖然，吾為此言，非謂全國無一組織較完備之報館，亦非謂全國報館中無一資本較大者；蓋就全體言，僅居少數而已。日本新聞家有言，『今日中國之報界，尚不逮五十年前之日本。』其尚在幼稚時代可知。夫以幼稚時代之新聞界，設備不甚完備，亦何足怪？美前總統威爾遜曰『新聞為國民之食料。』其與國民不可須臾離，彰彰明甚。況以中國人口之多，文化之發達，由幼稚而趨於進步，由進步而全盛，意中事也。記者濫竽報界，學識譾陋，不自諒其愚鄙，草成茲篇，遺譏大雅，知所不免，尚望海內同志加以匡正，幸甚幸甚！

一九二五，四，十，於時事新報編輯室



爲君增美齒

汚暗之齒有損風貌人所共知其所以現汚暗之色者皆因其牙齒有薄膜耳現在已有千萬人設法去除回復其本有之光澤增其美艷吾知此乃人人所共羨君亦頌一試此貢獻而知多數人得此美齒之故乎

汚暗之薄膜　薄膜起自食物之餘屑而成一種薄衣黏附於齒牙之上能自容留食物餘屑而使發酵生酸酸與牙觸牙卽腐壞從此細菌叢生矣凡此種種皆爲牙病之主因

去除之新法　牙科專家業已發明二種去除薄膜之法一以分解一以去除經多數醫家之證明製成一種牙膏名曰必素定牙膏現在已有五十國愼于攝身之人咸相採用而多數爲牙醫所介紹必素定牙膏又能增加口涎中之鹼質以消解酸素及涎素以消化餘屑用之不特可使白潤尤能永保健全

保護牙磁

必素定牙膏除解薄膜係用一種極軟之物不雜傷牙磁之砂礫

而無牙患

穩愼與適意

必素定牙膏之製法全以穩愼出之其中不雜有害之砂礫用之快意而效

速請卽將下券裁下並附郵票三分塡寄本公司索取十日管試用並注意其用後齒牙之潔白

各處藥房及京貨號均有出售分大小二種

Pepsodent TRADE MARK

上海匯豐銀行樓上一一九號 **必素定公司啓**

總批發處 上海江西路A字一號 電話中央二千五百號 **信源行**

贈送十日管

茲附上郵票三分請卽惠寄必素定牙膏十日管一管至　　省　　縣　　收爲荷此上

上海郵政箱第一四一六號必素定公司

地址務須塡寫詳明

Dept. CH5-6

商標

凡士林

黃油膏

白油膏



萬應之珍品

專醫

刀傷火灼
腫痛喉痛
傷風咳嗽
皮膚各症
小兒胎毒
家家宜備

將此商標剪下
寄至本公司幷
附郵票二分當
即回寄凡士林
牌黃油膏樣品
一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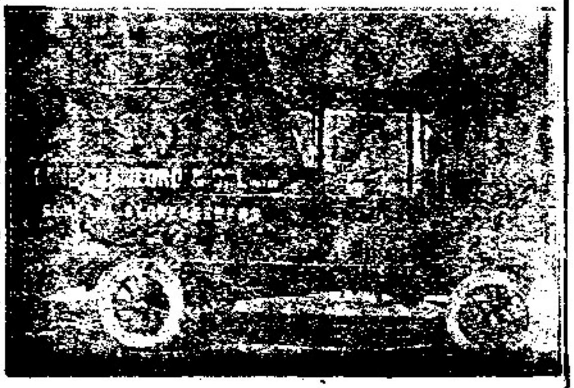
凡士林
油膏
Vaseline
PETROLEUM JELLY
且士寶公司

各處大藥房及洋廣貨店均有出售

美國紐約且士寶公司獨家監製

中國分行上海廣東路二號

且士寶公司



福特運貨汽車

每輛價銀一千二百兩以上

今日中國內地需要最切而利益最厚之事莫若採用
福特汽車舉辦運輸事業現有多數公司自成立以來
不但已獲厚利且交通從此便利關係尤大至其所以
間有失敗者其故乃在管理未得其法非汽車運輸之
不能沾利本行對於運輸事業設計周密情形諳熟凡
有關於設立公司管理告車務等事倘荷
垂詢不勝欣幸本行願以得之愚極誠奉告也

福特汽車經理 怡昌洋行謹啓

凡荷函詢請將此剪下貼於信封上

Hudford Motors
60 Thibet Road
Shanghai

上海西藏路六十號
怡昌洋行啓



爭鬬觀念中的垂直關係和水平關係

陳日新

現在人類間的關係，可以說是森羅萬象極其複雜了；但是綜合起來大概可以分為垂直平和（Vertical peace），垂直爭鬬（Vertical fight），水平平和（Level peace），水平爭鬬（Level fight）四種。凡人與人的關係，無論古今中外，那個國家，那個社會莫不包含於此四種之內。現在先把他們的簡單定義略述於左：

一垂直平和　垂直平和是甲種階級（或甲種民族）和乙種階級（或乙種民族）在上下的關係之間，共同保持的平和狀態（例如專制君主和其臣民的關係；）換而言之，兩者之間，雖有支配，壓迫，排斥，搾取，獨占等種種關係的存在，但因有許多理由（例如強權武力）的影響，其上下關係之間，尚未發生破壞和顛覆的作用；在此時期的狀態，就是垂直平和。

二垂直爭鬬　垂直爭鬬是指垂直關係的靜止狀態（垂直平和）已經發生的動搖（例如革命）而言；簡而言之：在垂直關係下邊的被支配，被壓迫，被排斥，被搾取的分子，對於支配者，壓迫者，排斥者，搾取者，獨占者，斷然出於反抗的行為；此種行為，以消滅或推翻支配壓迫排斥，搾取獨占等現象為目的，即所謂垂直爭鬬。

三水平爭鬭　水平爭鬭是在同一平面上的（平等的）人類間發生的爭鬭和衝突（例如歐洲大戰）。

四水平平和　水平平和是在同一平面上的人類間，沒有衝突，爭鬭發生，正在靜止時期的狀態（例如歐戰前的各國）。水平平和可以分爲兩個階段：（一）爲第一期水平平和，水平關係中的兩主體，僅能形式上維持其平和狀態，並沒有精神上的結合。（二）爲第二期水平平和，水平關係中的兩主體，眞能按共助共存的道德去結合，而造成眞正人類互愛的社會。所以也可以說：前者是一時的水平平和，後者是永久的水平平和。

總之，人類間的關係，無論其爲個人間的，民族間的，或者國家間的，總可用以上四種關係完全包括起來。現在把這四種關係逐次的解釋於後，此外還要把與此有連帶關係的混合關係同和平主義，也畧說一說。

第一　垂直平和

人類間的關係，除純粹垂直關係和純粹水平關係之外，又往往有兩者混合的關係；或者名義上雖爲垂直關係，而實質上則爲水平關係；或者名義上雖爲水平關係，而實質上則爲垂直關係。譬如國際間的平和，大半是垂直平和與水平平和混合而成的，所以加入國際聯盟的列國間，除少數可以認爲純粹是水平關係（例如英美）和純粹垂直關係（但此項僅限於強國與其屬國之間例如英印）之外，大多數是混合關係。例如英美兩國，大體雖爲水平平和關係，但兩國人在商業關係上，常常發生水平爭鬭，也是不可掩的事實。又如英日兩國，在表面上雖是水平平和，實質上可以說是偏重於垂直平和方面；因爲日本民族，雖然未曾受過英國民族的支配搾取，而且，兩國間也曾成立過同盟的關係；可是實際上英國據有偌大的領土，竟不許日本民族在澳洲和印度發展一步，我們至少可以說：英國是立在排斥，獨占的地位，日本是立在被壓迫，被排斥的地位。況且英日同盟的關係，從歷史上看來，多少表示日本是英國的僕從（日本人也有自認英日同盟爲騎手和馬的同盟者）；日本在外交舞臺上，又往往觀望英國的鼻息，而後定其態度和方針；所以兩國雖然各爲國際聯盟的一員，實際是大部分立在垂直關係中的。

因爲垂直平和不是平等的平和，所以在這狀態中的道德，

也不免受垂直作用的影響，漸漸失却他的價值，成了一種垂直的道德。可是現在有一部分人，對於垂直道德和維持垂直關係的一切處置的結合(例如壓制手段)雖極不公平，使人痛恨，但國際間往往承認為正當手段，眞是可怪已極。例如日本於一九二三年，應當把南滿鐵道和旅順大連退還中國，但竟藉口維持東亞平和(?)，拒絕中國的要求；爾時世界各強國，全緘默不言，默認日本的強盜行為，是紳士的(?)舉動，而不以為怪；日本這種自認的道德，和列強公認這種行為的道德，可以說是垂直的道德了！

由此看來，垂直平和狀態之中，惟有在上位的強有力者，纔能被認有維持此狀態的特權——暴力，而且此種特權是常常以暴力為其背景 (Background) 的；所以可以斷言：垂直平和絕對不是永久的狀態。

封建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的國家中，其內部的關係是垂直關係，其靜止的狀態是垂直平和；從歷史上和實際上觀察，這是很明瞭的。所以現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中，所宣傳的國內平和，全是垂直平和，一般人所談論的，也全是垂直平和；不過在國際關係中，則的確有水平關係和垂直關係兩者的共同存在。向來在國際間成為問題的是水平爭鬭，由水平爭鬭生出的平和思想，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平和思想；自古至今的平和思想，大部全屬於此種。所以各國間對於預防水平爭鬭的平和思想，極為遵從，國際聯盟的產出，也實緣於此。然而回頭向各國的內部一看，則大不相同。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問題是勞動問題，勞動問題就是垂直問題的一種；目下階級爭鬭之聲不絕於耳，已變成各國國內的重大問題了！可是各資本國家，對於國際問題，他們的心理雖然是極想維持水平關係，但對於國內，則立變為垂直的態度，去對待無產階級，維持垂直平和；而且他們為達到國內平和的目的，往往不惜用一種實力——武力去鎮壓無產階級；在這時機，最感痛苦的是主張國際平和的一派人，因為他們的主張，在國際關係上雖然有意義有效果，但轉頭談到國內平和的時候，則不免立在矛盾——由國際水平轉為國內垂直——的難境上，受思想衝突的苛責。但資本家則不然，他們一口二舌，既可以為國內垂直平和論者，又可以為國際水平平和主義者；而且偶一遇着國際關係變為垂直的時機，他們也立時就變

爲非平和論者。例如日本有許多平和運動的資本家，對於歐美強國，則力主張水平平和論，在國內則主張勞資協調，以達其擁護資本主義的目的；然而對於中國或其他弱小民族，則堅執日本優越地位之說，以圖他們經濟上的發展；時機急迫的時候，甚至利用軍國主義而不惜，他們的手段，可以說是萬惡滔天了！

由此看來，向來的平和思想，是反對水平爭鬪和衝突而生出的理想；因一部人鑒於水平爭鬪的事實（例如國際間的戰爭）結果過於慘酷，而生出的一種平和希望；原來與垂直爭鬪毫無關係的。所以向來的平和思想，既不是爲垂直關係所生，則當然沒有雜入垂直關係的可能性。由此一點觀察，我們可以說：水平平和思想，不過是平和思想最初步的一部分，不能把人類共同生活的全範疇(Category)完全包括起來，應當大大的加以改正；同時垂直平和的狀態中，既然有支配，壓迫，……等現象的存在，尤應根本打破。

第二　垂直爭鬪

我們在討論垂直爭鬪之前，應當把爭鬪二字略加解剖。考向來對於一切衝突關係，一般人皆用爭鬪二字表示之；例如在水平關係中的衝突爭征服，既名爲爭鬪，在垂直關係中的壓迫搾取排斥和與此抵抗的戰鬪，也名爲爭鬪，以單一的名詞，表示許多不同的意思，實在是文字不完全的缺點。所以我們對於垂直關係中由下向上的爭鬪，特別叫做戰鬪，以與水平爭鬪的衝突關係區別，較爲適當也未可知。戰鬪的方法有很多，但不必限定以流血的慘劇爲原則；無論武力的手段，平和的手段，心理作用，宣傳作用，或者反對使用武力的手段，凡能以戰的本旨爲原則，表示有戰的決心的方法，全可以認爲是戰鬪；那末戰鬪的意思，就是想消滅支配，壓迫，搾取，排斥，獨占等現象的努力，也就是在垂直關係中的下部反抗上部的手段。

垂直平和是垂直關係中上部分子（例如資本家）的希望，同時垂直爭鬪是下部分子（例如工人）對於上部的戰鬪；所以戰鬪的主體是垂直關係的下部，上部則僅爲其對象。惟上部對於下部的挑戰，雖有相當的反抗，但其反抗，依然不外乎支配，壓迫，搾取，排斥等種種手段的繼續，決不是以上所說的戰鬪。按此意義，則階級爭鬪之成語，不如改爲階級戰鬪，較爲妥當。因爲資

本階級和勞動階級並不在同等的立場互相爭鬪，在苦戰苦鬪中者，僅僅是勞動階級一方面所以階級間所發生的衝突戰爭，乃是戰鬪和反抗集合於一點的現象（例如勞動爭議）決非普通所說的爭鬪。由此看來戰鬪和爭鬪不可不細加區別，而且我們應當知道爭鬪是專屬於水平爭鬪的範疇的。現在本文的標題，雖仍然使用垂直爭鬪這個名詞，但實際上不可不有此區別的概念。

現在國際聯盟對於垂直爭鬪的態度如何呢？可以斷言說：毫不干涉，視爲度外。蓋國際聯盟的基本，旣爲世界平和——水平平和的思想，則國際聯盟當然不免爲強者利用的武器；他雖然一時能防遏英，美，法，日等強國間一部的爭鬪和衝突，但關於國際間，或民族人種間的戰鬪，則不能以加以規律。反之勞農主義則不然，他以垂直戰鬪爲第一着手的問題，以破壞現在的狀況爲第一急務；據他的主張，則眞正的水平平和，非到垂直關係消滅之後不能實現的。

戰鬪是人類想要達到生存目的的努力，因爲有此目的，所以人類對於自然也有一番戰鬪。例如我們對於動，植，鑛物，氣候，風雨，天災等，常常有不斷的努力。但人類對於牛，馬，魚，鳥等的戰鬪，從人的立場看來，雖然是很平常的，可是從生物全體的方面看來，則爲上部對下部的垂直關係。不過我們所主張的世界觀，是以人類社會爲中心的，人類以外的動物，全數劃歸自然的範疇之中，所以人類對於自然的一切自由行爲，當然不能不認爲正當的。人類想要達到生存目的的這種努力，由兩種戰鬪組成：一種是對自然的戰鬪，一種是對人類自己的戰鬪。對於自然的戰鬪之中，有向上的時候（例如對於猛獸的襲擊和地震的脅威）有向下的時候（例如以魚鳥爲食）又有橫行的時候（例如採取鑛物）惟獨人類和人類間的戰鬪，則常爲垂直關係的下部向上部的行爲；而且此種戰鬪的根本思想，是以全人類的存在爲基礎的。所以在承認垂直爭鬪之前，我們對於全人類的存在只要認爲有提倡的必要，則對於垂直爭鬪思想的基礎，也自然明瞭，而表示同情。

現在的國際聯盟雖然像以上所論，對於垂直關係沒有若何的貢獻，但承認國際聯盟和承認國際關係中的垂直爭鬪這兩件事，事實上決無矛盾的性質；何以呢？因爲國際聯盟雖然不

過一時能防遏強國間的戰爭，使之斷行軍備縮小，阻止無益的殺戮，而不能永久去防遏阻止，可是若從全人類幸福的立場看來，僅此一時的功效，也是很難得的，不能說是國際聯盟對於人類沒有一點貢獻。況且破壞垂直關係，不可不試用種種的方法，國際聯盟在國際關係中也算是此種方法之一。現在對於國際聯盟至少有兩派想要利用他的人：一派是想要利用他維持垂直關係的，一派是想要利用他破壞垂直關係的；例如英法等國的政治家，屬於前者，反對派則屬於後者。據第二派的理想，國際聯盟至少可以說是對於軍閥主義的一種挑戰；他的結果，就是軍備縮小，迴避戰亂，……漸漸增進人類互相了解的機會；果然能繼續進行，更可以使國際間支配的勢力，也漸次的衰弱，開展到國際民主主義方面，於是乎民族間的愛和同情，或由此實現也未可知。總之，時代的進行若到相當的程度，則國際聯盟的功效也日益增大，其結果能使壓迫者，掠取者，排他者，獨占者，自然不得不拋棄他們向來的特權——壓迫權，掠取權，排他權，獨占權。從表面上看來，固然是強者對於國際聯盟的目的，在維持保護其特權，而無拋棄的意志，但是國際聯盟的結果，一定可以漸漸引導他們到拋棄特權的時期。現在的國際聯盟能否永久繼續，能否恰應我們的希望，是另一問題；總之，他若能存在一時，我們就可以認爲他是破壞垂直關係的一種間接手段，與真正平和的前途也增一分光明。

戰鬪的方法，可以大別爲兩種：一種是把垂直關係直接破壞的，一種是間接破壞的；所謂直接行動，就是直接的破壞，通常穩和的手段則爲間接的破壞。馬克斯倡之於前，李寧繼之於後的共產主義，從手段上說來，或是直接破壞，其目的則在共助社會的產出。直接破壞所以稱爲手段者，並不包含有戰術的意思，其直接破壞不過爲一種原則，而戰術則分爲很多種類，有利用議會者，有利用政爭者，……又如蘇俄的新經濟政策則爲應用於共產主義——直接破壞——的間接破壞（戰術），是間接破壞的一個最好的例子。

第三　水平爭鬪

水平爭鬪這個名詞，包含着衝突和爭的兩種意思；但內容中的主要部分，則大半屬於爭的一方面。爭反對人類共同，平和

生存的一部分人常說：『假使一比較人類的性質和爭的觀念，則生存競爭爲人類的本能；因爲有爭，人類纔能進步；』我們對於此種說明，縱不公然否定，至少也須認爲是一種無責任，極幼稚的學說，不可不加以十分的考究。

察人類的生存慾，用生存手段的戰，可以使之滿足；然戰的意思，未必是爭；古今來往往認爲戰和爭是一種現象，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原來爭是平面上水平關係的爭鬭，在同一平面上的人類，各各本其利己主義的原則，而互相紛爭，其大者往往演成流血的慘劇（例如國際戰爭）；所以爭的兩個主體之間，從來沒有共存的理想；若從人類共同生存的理想看來，是有害而無益絕對沒有價值的一種行爲。

關於爭鬭觀念的解剖，向來既沒有深切徹底的試驗，討論社會主義和平和問題的最難問題，當然就是爭鬭理論；所以我們爲解決這個問題，想提倡以區別水平爭鬭和垂直爭鬭的觀念爲根本的問題。從來水平爭鬭的爭和衝突是盲目的，可以用陰陽兩電的衝突比較之；通常爭的對象物（目的）是物體，例如人類想佔據財富爲己有，而同他人爭，此種爭可以說是爭中的典型（Type），佔有世間爭的最大部分。由此看來爭是以利己主義和所有觀念爲基礎的人類，以財富，名譽，權利，感情等爲對象，和他人相爭的行爲。但此種行爲，大概皆以物質的價值爲背景（例如個人間的爭），或者以有物質價值的社會制度爲背景（例如國際間的爭）；此外雖有純粹根據於心理的原因而相爭者（例如意見的爭），其相爭的主體，大半皆因所受的精神訓練不完全所致，纔一時出於物質關係以外的爭。

我們不可不注意的是，爭是水平關係中主體間的雙方行爲；在垂直關係中的主體間，則沒有此種現象的發生，他們向下垂直行爲，和向上垂直行爲，各別的而且同時的舉行；例如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榨取制度，把榨取的垂直行爲，從上向下施展，假使此時沒有同盟罷工發生，此種向下的垂直行爲僅僅是一方的舉動。反之同盟罷工則爲勞動階級的向上垂直行爲，或者稱爲階級戰，在資本階級的榨取和勞動階級的戰同時施行的時候，其行爲雖名爲爭鬭，然決不是水平關係中所說的爭，這是極應着眼的地方。

其次爭和競的意義也不可不加以區別，徹底的考量之後，

我們可以說：競是不用爭的手段而競賽一種優秀的行爲；或者說：競的目的偏重於精神一方面，爭的目的則在物質一方面。通常認爲競和爭有相同的意思，不能不說是錯誤。例如徒步競爭的勝者，其結果雖然有領受賞品的時候，但其原來目的，則在奪得第一，以表示其速度過人（速度的優秀），足見不是以物質價値爲目的的。又如軍備競爭的名詞，也是文字的濫用，因爲強國擴充其軍備，其目的不在競賽其軍備的優秀，實在擴張其數量，使之足以戰勝他國，得有物質的結果。有許多人把爭鬪和競爭作同一的解釋，並且爲水平爭鬪辯護着說：「因爲有競爭，人類的文化纔能進步，所以爭鬪不是絕對應當排斥的」；但是我以爲促進人生文化的必要行爲，是競而不是爭，而且沒有爭的分子，競也可以始終獨立存在。假使仍然有固執舊說的時候，那末把競勉強分爲兩種意思也未嘗不可，一種是有益於人類的，一種是有害於人類的；此時單備競爭這個名詞也可以成立，然而可是極應當排斥的。

個人間既有爭，同時國家間也不免有爭的存在；關於此點，有許多人趁勢就想承認國際爭鬪是一種自然的原則；可是我們評判他們的是非之前，對於自己應當有兩個要求：第一要區別國家間爭鬪爲水平爭鬪和垂直爭鬪，第二要觀察國家的本質。國家是什麼？一般所認爲國家間的爭，果否是國民全體的爭？考究到此點，我們對於調和國際紛爭的各種平和組織（例如國際聯盟）的本質，既不可不詳加解剖，而對於共產主義關於國際聯盟所加的解釋，也不可不深加注意。

原來國家間的爭，不問其爲資本家階級的爭，或雙方君主間的爭，既名爲國家間的爭，則國際聯盟就有平和處理的使命。可是國家間的關係，絕對不能是純粹的垂直關係，其爭鬪也大多數是純粹的水平爭鬪，或者大部分的水平爭鬪略加一部分的垂直爭鬪。蓋既稱爲國家的問題，則其爭鬪即爲水平的，雖強國對弱國之間，也多少有水平的性質；例如英美間的爭鬪，純粹是水平爭鬪，德法間的爭鬪（例如魯爾問題），則爲垂直水平混合爭鬪；此外英印間的爭鬪，雖爲純粹垂直爭鬪，但印度既不是獨立國家，則英印問題，當然不在國際關係之內。

國際聯盟是想把國際間的衝突和爭議平和解決下去的；然關於此種衝突或爭議事件的起草人，則決不會區別其爲水

平關係抑係垂直關係。可是若看現在國際正義的程度，如此的幼稚，和維持國際聯盟各國政府的思想如此的曖昧，我們就下一斷語說：國際聯盟所揭示的衝突和爭議，是僅限於水平關係的也未爲不可。

資本主義和國粹主義的態度如何呢？他們認爲水平爭鬪是當然的結果，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縱使締結處理水平爭鬪的條約，也絕不能完全去履行。例如華盛頓會議以來，各强國的軍隊，實際上仍未減少，航空的勢力反日益擴張；最近英國想在新嘉坡建築要塞，更是一個好例。從個人的世界觀念看起，也很明瞭，譬如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雖然一時可以爲國際聯盟的贊成者，但因其根本思想過於偏執的原故，對於國際水平平和，永久保持其絕對的態度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國際聯盟締結以後的今日，世界中最有勢力的平和運動，正爲社會黨所執行，支持國際聯盟的各强國方面，反似乎不是眞正平和主義；法蘭西佔領魯爾，是一個恰好的證明。所以國際聯盟現在已經不能防遏聯合國的野心，反之社會黨的萬國大會，反到議決了許多堂堂正正的平和問題；我們可以說未來的戰爭，用各强國資本主義政府的外交手段，是防遏不住的了，但用各國勞動者的總同盟罷業或者示威運動以妨害之，則可以有效。這樣一看，勞動階級在國內雖然是垂直爭鬪的主體，在國際間則爲水平爭鬪的絕對反對者；反之資本階級在國內的勞資關係中，雖然是垂直平和主義者，可是對於國際爭鬪，則僅僅在合於他們的利益的範圍中，方纔能爲第一期水平平和主張者，否則仍然是主張繼續水平爭鬪的。

第四　水平平和

雙方主體間，沒有搾取，壓迫，排斥，獨占等關係的時候，則垂直關係不存在，此時的狀態叫做水平關係。水平關係在前邊已經略微說過，其中有水平爭鬪和水平平和兩種狀態；就中水平平和又可分爲兩種：第一種是偶然的，無意識的，或者人工的，詳細說就是水平關係中的兩個主體，沒有精神上的結合，而維持的平和狀態；例如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因國際平和運動，而保持其國際平和的狀態，即屬於此類，所謂第一期水平平和；第二種是雙方有精神結合的，就是用共助精神構成的主體間的

平和關係，此種方是眞正永久的平和狀態，所謂第二期水平平和。

水平關係中的主體，是單以迴避爭和衝突爲目的，所以可以說這是平和思想的第一階段。從來國際平和思想，關於國際關係的問題，並未着眼到水平關係和垂直關係不同的地方，僅僅漠漠茫茫的想要迴避爭鬪的發生；豈知國際關係中有水平關係的時候，又有兩者混合關係的時候；向來的平和思想，僅能遇着水平關係的時候，與其主張適合，若遇着垂直關係則出乎其範圍之外。換一句話說他是有時能以偶合其使命，有時遇着使命以外的(垂直關係)問題的；可是雖然偶爾能有適合他的使命的時候，也不過是水平衝突的迴避罷了。但眞正第二期水平平和的建設，決非水平爭鬪的迴避可以實現的，必須有積極的結合；換言之，必須有共助的精神和自他無差別的愛方可。若從物質方面說，就是非有主體間的共產精神不可。試看現在的世界，一國中的資本家之間，向來僅有迴避爭鬪的平和可以存在，沒有積極的眞正平和；因爲資本家的結合，是爲資本階級自身的利益而結合，所謂利己主義和物質觀念的結合，不能說是眞正平和；所以階級社會中，眞正水平平和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具體的說來：就是人類社會中，有許多的階級，但大體可以分爲搾取階級和被搾取階級兩種。搾取者佔強者的地位，強者和強者的平和，雖然用爭的解決和衝突的迴避可以實現，但不過一時的一部的，其運命仍然懸於全體的基礎之動搖；而且強者和強者間的平和，雖然對於人類社會有一部分的貢獻，向永久平和開展進行的一階段，可是究竟不是永久的解決。

若把人和其他動物比較的時候，人類的全體對於其他動物，立於壓迫者搾取者的地位。可是人的立場僅限於人類，而且以人類全體的生存爲最後的理想，所以任意輕忽他種動物的存在，也不爲過。何以呢？因爲我們的愛的境界，僅能同人類的境界一致，不能超出此外而已。把全動物的界限脫離，從人類愛的立場論起，我們可以信人類間若能立固了共助原則，則人類眞正永久的平和自然到來；反之若從動物全體的立場論來，人類不過全動物的一部分，僅僅人類(動物的搾取者)間的平和，雖然似乎不足以確立永久的平和，但是幸而人類比較他種動物是特別的強者，在人類之外，還沒有足以覆滅人類的動物存在，

所以不用顧慮其他動物的存在，只要把人類內部的平等愛確實立穩，便能達到共同的平和。至於人類間，雖然因社會制度之不同，彼此有強弱之差，但比較上全有平等的強力；譬如搾取和壓迫不過一時的現象，在上層的支配階級往往為下層所推翻，也由於這種原因。所以想要謀人類全體安全的存在，非把全人類放在平等的地位，而且把愛的道德原則確實的立穩不可。

第二意義的水平平和，是有共助精神的平和，在共助道德的基礎上存立的主體間，方能實現。何謂共助道德？共助道德是承認人類全體有平等的生存權，而且互相尊重他人的生存，像自己的生存一般，其結果可以生出一種真正的互愛來。例如親子之間，存在真正無我的愛的時候，兩者之間纔能存在真正的水平平和；親友之間，若有此愛，方能有真正的共助生活。從來在個人之間，雖能成立真正水平平和，在團體間則為不可能，尤以國際間為絕對不可能。何以呢？國家和國家之間有國界的隔閡，國界是自己國家利益範圍的境界線，也就是與他國區別利害關係的目標，這種目標不撤消，終久沒有共助的精神，達不到真正的水平平和。國家自身是什麼？雖有許多的學說，競着說明他的本體和定義，究竟他不免是一種怪物；因為國家之中，有許多階級存在着，強的階級壓迫，搾取，……弱的階級，雖然反動思想家也認為這是事實，所以至少我們認為國家是人的集團，而且這個集團不是水平的，是混有大部分垂直關係的組織。國家的內部，成立時就沒有平和的基礎和共助道德的精神，而且對外的道德以利己主義為基礎的。由此看來，國家和國家間的真正水平平和，也是絕對不可能的。

假設現在新出現兩個國家，這兩個國家和向來的國家不同，是以共助道德為理想的，那末可以說兩國間的國界，在兩國成立的時間，就開始的消滅了，國界既然消滅，則兩國的自身也一定隨之消滅的；從兩國的自身看起，或者他們仍然是國家也未可知，可是實際兩者間已沒有國家的區分。換而言之，世界上的各國，若全數把國界取消，則國家這種東西也自然消滅，何以呢？因沒有第三國家在外部觀察而已。由此看起來，第二意義的國際水平平和，在國家消滅之下可以實現的，所以從第一意義的國際水平平和向第二意義的進化，似乎是將來人類世界進步必經的道路一般。

總之平等生存權的問題，有垂直關係和水平關係的兩方面，垂直關係存在，則平等生存權不能實現而且在第一意義的水平平和時期內平等生存權也沒有存在的可能性，因為在爭和衝突能發生的關係中，他的生機還未到到第二意義的水平平和時期，纔能被承認的。

第五　混合關係

垂直關係和水平關係，有許多混合在一起的時候，就中尤以國際關係為最顯著，而且容易觀察，在現在世界的狀況，更較明瞭。現在世界上的民族，人種，和國家，呈一種極散亂極混雜的狀況，可是在混亂之中，單由水平關係的立場出發，想要實現平和世界的，是國際聯盟；但國際聯盟的力量，像以上所論，雖可以能使水平關係中各強國的第一期水平平和實現，對於世界的平和則不能為力，若看目前的實例，自然明瞭。考現在各國的關係中，英美之間水平關係多，垂直關係少，國際聯盟的努力，在此二國間最容易收效；英法之間，也差不多與此相同；但德法之間則幾乎完全是垂直關係，所以英法間的第一期水平平和常為德法間的垂直關係所動搖。進一步說：在垂直關係基礎上存在的法國和英國之間終久不能樹立第二期水平平和，就像甲資本家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決不能和乙資本家確立第二期水平平和的關係一樣。國際聯盟和講和條約是不可分的，可是講和條約不是明明白白把交戰各國分別為勝利者和敗北者了嗎？不是規定了不能履行的賠償條約，確立下勝者在上敗者在下的垂直關係了嗎？國際聯盟成立之初，就立下了如此不平的關係，那末國際聯盟的目的第一期水平平和自身的成立與否，也是一種疑問了。我們對於國際聯盟，雖然信為他是進步的一個階段，有貢獻於真正平和思想的地方，可是極痛感有嚴厲去評判他的絕對價值的必要。現在世界上雖然有五十幾個國家，然而表面上真能維持第一期水平平和的，不過英，美，法，意，比，日數國之間，雖此數國間也有立在不安全的關係者，可見他們的第一期水平平和也不是十分鞏固的。例如軍備縮小依然還未斷行，國際聯盟中的主要聯盟國，對於其他小聯盟國，在種種方面，依然立於垂直關係；籠而言之，現在世界的各國，確是垂直關係比較水平關係多，但國際聯盟則毫不注意於此，而且還想用

第一期水平平和的範疇去規律他們，這種平和豈不是一種空想嗎？

國家的利害和民族或者人種的利害，往往不能一致。我們縱使不採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說國家是階級（例如資本階級）的獨裁，但僅從以上所說的事實也就足以證明了。無論一國家由一個民族或數個民族所構成，其利害關係全然如此。所以世界上垂直關係存立的問題，僅以國家作單位去觀察，決不適當，國家之外，不可不加上民族，人種等單位去考量；而且利害關係也不可單從外交上，通商上，農業上等種種資本主義的立場去觀察，必須從全人類共同存在的共助原則去論斷。例如中美兩國，在資本階級間，或者完全爲水平關係也未可知，但若單從人種問題上看來，或者完全是垂直關係也未可知，美洲排斥華工，是絕好一個例子。

按以上所述，則現在世界各國間，若將其關係完全區別明瞭，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若把各方面的關係合計起來，再求其平均數，或者發現大體不差的關係也未可知。現在假設甲國和乙國間的關係爲十分，我們看看各國間的水平和垂直的關係各佔幾分，就可以知道國際關係的大概。左列各數字雖無統計上的根據，然大體想像也不過如此。

英美的水平關係九、	垂直關係一、
中美的水平關係二、	垂直關係八、
中英的水平關係一、	垂直關係九、
中日的水平關係四、	垂直關係六、
英日的水平關係五、	垂直關係五、
美日的水平關係七、	垂直關係三、
英法的水平關係八、	垂直關係二、
德法的水平關係一、	垂直關係九、
美法的水平關係九、	垂直關係一、
英印的水平關係〇、	垂直關係十、
日韓的水平關係〇、	垂直關係十、

就中英美，英法，和美法間的垂直關係一項，那國在上和那國在下，不是由全體關係可以看出來的，因爲關於某點，甲國在上乙國在下，在他點則有乙國在上甲國在下的時候，總之是表示他們不是完全在水平關係中的。又如英國和印度，日本和朝鮮之

間，是表示支配民族或人種和被支配階級或人種的關係，完全是垂直關係，其他一切的被支配民族和少數的有色人種（例如黑人）就可以類推了。

照右表說來，國際聯盟對於英美關係的十分之一，中美關係的十分之八，中英關係的十分之九，中日關係的十分之六，英日關係的十分之五，美日關係的十分之三，英法關係的十分之二，德法關係的十分之九，美法關係的十分之一，英印關係的十分之十，日韓關係的十分之十，不能解決；所能解決的水平關係，佔極小的部分，他的效力既如此的薄弱，那末在國際聯盟以外，努力除去垂直關係的力量不能不說是對於世界平和的實現有貢獻的。此種的努力很多，其勢力大者如人種平等的呼聲，眞正人類愛的宣傳，覺醒人類愛的宗教，社會主義運動和反軍國主義運動等，現在全有相當的運動，所以將來能爲世界平和的根本思想的，是國際聯盟運動之上，必須加以社會主義和眞正人種平等論方可。人種間的關係如何呢？人種鬬大概也可分爲搾取者和被搾取者兩種階級，白種人屬於前者，其餘有色人種全屬於後者。有色人種對於白種人的垂直關係和水平關係，因人種和民族的差異而不同，現在假設把日本，中國，埃及，印度各民族和一般黑人比較起來，他們和白人的垂直關係，換言之，受白人壓迫，搾取，排斥的程度，可以想像是：日本一，中國二，埃及三，印度四，黑人五。進一步說：就是關於人種戰的資格程度，日本若爲一，則中國爲二倍，埃及爲三倍，印度爲四倍，黑人爲五倍；反之和白人間的水平關係（一時沒有爭和衝突的發生）其比例則與前相反，爲日本五，中國四，埃及三，印度二，黑人一；更進一步說：就是保有資本主義民族性質的程度的比例，爲日本五，中國四，埃及三，印度二，黑人一。

但若單就國家（或集團）與國家間的個人論之，甲國的一人和乙國的一人，簡單立於垂直或水平關係者甚少，大多數全爲混合關係；例如德國的勞動者和法國的勞動者，其關係極其複雜，不能詳細區分；其他各國的個人間關係，也大概如此。

第六　平和主義

何謂平和主義？據一般人所解釋，平和主義是防止爭鬭，用平和手段解決問題的方法；但若單就平和二字着想，可以有平

和手段和平和狀態兩種觀念現在詳細解剖於左

（一）手段的平和主義

（甲）在垂直關係中的

A. 否認垂直戰鬬，對於壓迫，搾取，排除，獨占等向下行爲和向上行爲的戰鬬集中於一點的時候（例如工人反抗雇主）僅僅認爲是爭和衝突，始終想平穩調停的思想。換言之就是強者所主張的平和主義，也就是強國的平和主義，資本家的平和主義。

B. 原則上承認戰鬬，但是想用平穩手段解決，而且在解決的時候尊重戰鬬主體（在垂直關係下部分子例如工人）的主張。

A的思想是以調停爲主旨，不是尊重下部分子的主張的；B的立場是社會民主黨的平和手段。

C. 原則上承認戰鬬，但手段上則不以平和的解決爲第一希望，事機急迫，雖使用武力亦所不辭，這是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手段，此二者手段上着論，不是平和主義。

（乙）在水平關係中的

用居中裁判的方法迴避戰爭的思想，無論資本家或社會主義者在這個意義中全可以爲平和主義者；但在此範圍中社會主義者雖然可以能採用絕對的平和主義，資本家則未必然。

（二）平和狀態的平和主義

（甲）在垂直關係中的

A. 想要維持垂直關係的思想，是資本家和強國的希望。

B. 想要破壞垂直關係，建設眞正水平關係的思想；在此意義中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被征服民族的革命家，人種平等論者，全不是平和主義。

（乙）在和平關係中的

A. 僅能迴避爭和衝突就滿足的思想，以第一期的平和狀態爲目的；現在國際聯盟的立場和資本家的國際平和論屬於此種。

B. 更進一步，以第二期的平和爲眞正的理想世界，在此理想中世界人類的平和社會，像當然的結果一般，實

現出來。換言之：就是以建設理想社會爲目的的思想，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世界平和主義屬於此種。

平和主義因爲主唱者的立場和觀察點不同，也不相同；例如贊成國際聯盟的人，其各人的思想千差萬別，然多少有共同之點，他們的運動是僅就其共同之點努力的，所以不如說沒有獨立純粹的世界觀念較好。古來雖曾用過永久平和的字句，但此字句的意義也很漠然，假設認爲這就是以建設永久平和的理想世界爲目的的思想，那末這種永久平和論者可以說是以上所說的平和狀態(二)中的B，就是以建設共助原則作基礎的理想世界爲目的的思想，和手段的平和主義(二)中的B的世界觀，就是原則上承認戰鬭，手段上想用平穩方法的思想。鮑爾希維克主義以爲「眞正世界平和」「永久的平和」在共產主義的理想實現的世界中方能看見；——換而言之他是以眞正世界平和爲目的的。其他各派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宗教運動，世界語運動，和很多的精神文化運動，也全在他們各各的立場倡說他們的理想社會；在理想社會中他們希望戰爭或爭鬭的消滅，並且確信絕對能以消滅。由此看來，主張平和主義的派別，既如此之繁，給永久平和的思想下一個簡單的定義，是很難的；惟有可以說：永久平和思想，是國際平和運動，宗教運動，文化運動等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的合計；普通所說的平和主義，不過爲各種運動或者各種世界觀的一部分而已。

一九二五，二，七，於東京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銀行

浙江興業銀行

儲蓄部廣告

本銀行設立已十九年兼辦儲蓄業務與他項營業完全劃分保障儲戶力求鞏固所有儲蓄存款種類爲(一)活期存款利息較普通存款爲優隨時可以支取凡有洋一元或銀一兩即可來行開摺存儲(二)整存整付(三)零存整付(四)整存零付(五)特種整存零付此四種均爲囑託存款最適於修學婚嫁養老卹孤之用期限愈長利息愈厚訂有詳章函索即寄

地址　上海北京路七八號　電話　經理室中央八四六〇

婦女又(192)

Columbia Dry Batteries

— they last longer

哥倫比亞乾電池

爲世界上最著名之電池適用於電鈴電話無線電機及煤氣引擎等上

電力富足　分外經用　價極低廉　各處有售



東方587(1)

26

通易信託公司

本公司額定資本二百五十萬元已收資本一百二十五萬元分爲信託銀行兩部營業設總公司於上海設分公司於北京均經　農商財政兩部批准註册在案營業要目如下

(甲)信託部經營事項　除介紹房地產之買賣　代辦企業之調查或設計　代辦股份之過戶或註册　承辦公債公司債股份之募集外　更經營左列各事項

(一)代理買賣有價證券　(二)辦理信託存券

(三)墊款代購有價證券　(四)辦理露封保管

(五)代客辦理法律事項

(乙)銀行部經營事項　除辦理抵押放款貼現放款　拆票放款　各處匯兌及押匯各國貨幣及生金銀之代理買賣外　更辦理左列各種存款

(一)普通存款(分六種)　(二)儲蓄存款(分六種)　(三)信託存款　(四)通信存款

(五)囑託存款

以上各種存款之中本公司對於儲蓄存款特遵照儲蓄銀行則例辦理由本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對儲戶負無限責任并備有極精緻之儲蓄盒以便儲戶借用不取租金

信託銀行兩部各種章程均有印本函索即當寄奉

總公司　上海北京路一二七一號

分公司　北京西交民巷七十七號

東方(586)

觀音粉

鮮味之解釋



觀音粉之鮮味遠勝於鷄汁肉湯或謂此粉既係完全麥麩何以鮮美如此實則植物中未嘗無妙味如吾國之醬油其原料爲麥粉黃豆經發酵而呈美味他如霉豆霉麩之有特殊鮮味亦不外物質變化之理製造觀音粉卽利用麥麩學名「哥路登」(卽植物蛋白質之一種)之化學分解作用抽提味之精華製爲極純粹之粉絕無葷腥而其滋養之功不亞於鷄汁肉湯焉

中國化學工業社製

總公司上海河南路四四四號

備有價目單及經銷簡章承索卽寄

各埠南貨舖食物店均有出售



堅白盈離辯

汪馥炎

墨經是否翟著，久成疑案。自胡君適之，以墨經六篇所論，與今世所傳公孫龍子書，詞旨多相脗合；遂謂墨經諸篇，非惠施公孫龍所作，亦必為其同時人所撰，決非翟自著之書也。此說既昌，疑詰蜂起，有據史實以訂正之者，有持學理以駁辯之者，言皆有本，然尚不足以折服適之。蓋當時攷證雖博，而墨經與施龍輩所述之異同出入，究何所在？諸未指出，則斯案之癥結，固未解耳。愚曩作讀墨雜記，曾疑適之說有未審，但此等處亦略而未道。近讀章君行嚴名墨訾應論攷兩篇，既證名墨兩家淵源之有自；復取墨與施龍所論之事，逐條攷之，一一證其說之相反，以明施龍之學，不出於墨；用心入細，可稱發前人所未發矣。雖然，龍之學，嘗以堅白鳴於世；而墨經上下，亦屢以堅白為言。又攷莊子荀子書，皆稱引及堅白同異之辯。足見古時之堅白論，在名墨兩家，爭辯必烈。且此爭辯之風，必有為道家儒家所親見者。今欲闡發名墨兩家訾應之狀，自應首將此兩家之堅白論，細為爬梳，以觀其持論究有何不同？惜行嚴所作條攷，於名數動靜等問題，論列則詳；獨遺名墨兩家所討論之中堅問題，如堅白論者，反未著一字。竊不自揣，作堅白盈離辯以廣之。

攷墨經與經說上下，明著堅白二字者，共得六條；尚有一字

或徒」一條，雖無堅白字樣，實合釋「宇久」「堅白」二義，爲下二條之開端，故並及之，得七條焉。舊本經與經說，訶多脫落；而任公適之，又好以己見改校，致上下牽混割裂，不相連屬。茲爲分次序列，校正其句讀，詮釋其義理，以與公孫龍子堅白篇對勘之，明其相非相反之道。其有他條之互資發明者，並證引以全其誼。若疑莫能明，寧闕而不敢以己見妄參，亦太炎所謂非一人所能盡解，願俟深造斯學者之能更有新解以啓吾蒙也。

校讀第一

〔經上〕堅白，不相外也。

〔說〕堅　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

經文「白不」二字，梁校删去，謂爲衍文。按經文不衍，梁未得其解耳。本條之說，乃就經之反面爲釋。蓋經之「堅白」，言石之實性；說之「堅」，言石之個體。言堅白，則拊堅得白，見白得堅；堅與白，自相含而不相外。若僅言堅，則堅必有處，而堅與堅遇，既不能互以一處而相含，卽必各占一處以自立，故曰異處。堅之處異，而性又不相盈，是相非可知。故經言堅白，可不相外；說言堅，則必相外也。經與說正反相喩，其義愈顯。且墨經中此類相反之例甚多，如經曰「厚有所大」，說曰「厚惟無所大」。經有「一偏棄之」一條，又有「不可偏去而二」一條，理本易明，乃任公硬指經文堅下之「白」字爲後人妄加，縱其說可信，「白」字爲妄加，豈「不」字亦妄加耶？按經說文他條固有脫誤，獨本條甚爲完好。因經言不相外之理，故雙指堅白；說言相外之理，故僅指堅而不言白。必明乎此，始知孫仲容於說文「堅」之下增一「白」字爲不當；梁任公於經文「堅」之下，删去「白不」二字爲尤不當也。古書非不得已，似不容輕易增删。

〔經上〕攖，相得也。

〔說〕攖　尺與尺，俱不盡；端與端，俱盡。尺與端，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攖相盡；體攖不相盡。

本條孫校甚是。蓋攖有相盡者，有不相盡者：如端與端攖，則新端與舊端之內容，仍相脗合，故兩俱盡。尺與尺攖，則或成爲面，或成爲角，或廣或修，必變其形，故兩俱不盡。尺與端攖，則尺可含端，而端不可含尺，故或盡或不盡。堅白攖，則堅含白，而堅自在；白含堅，而白自若：故相盡。體攖，則體各有質礙，如石然，決無

二體純相胼合者，故不盡。任公校釋本條，謂凡墨經中之「體」字，皆指「分於兼」者而言，因本之以改「堅白之攖」爲「兼之攖，」俾與「體攖」相對舉。竊謂依此校釋，則不免與經說旗意相忤矣。攷經說之「體，」疑卽指石而言；堅白之同含於石，猶端之含於尺。然言其含性可盡，言其體不可盡。如端與端同含於尺之中，端與端互盡；而尺與尺不盡。猶之堅白同含於石之中，堅與白互盡；而石與石不盡。且更進言之，尺與端，端可與尺盡，而尺不可與端盡。猶言堅白石，在堅白言，堅白固可與石盡；然在石言，則石不可與堅白盡。今日此石堅，不可同時曰此石不白；今曰此石白，不可同時曰此石不堅。蓋堅或白，不過居其石之物德一部分，言堅不害其爲白，言白不害其爲堅；盡此不盡彼，故終有盡有不盡也。按本條仍不外發明堅白相盈之理，而借引端尺爲喩，細玩說文，大旨無誤。不知任公何以必抹煞堅白二字？且體字如作「體分於兼」之「體」解，則體應比於「端，」而不比於「尺；」經說明明謂端盡，尺不盡，則此處作體攖相盡始可；豈非與經意大相剌謬乎？梁說恐不足據。

〔經下〕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修。

〔說〕不　見不見離；一二相盈；廣修，堅白。

按本條之前，有「一偏棄之」一條，任公疑脫「說在……」一句，而以「謂而固是也」另爲一條；並以經說首字「未」爲「謂」之誤，所見極是。然細揣經說文義，自「謂有名實也」起，至「無謂則報也」止，當屬連誼成文；而「見不見離，」方爲解釋本條之一說。任公因泥於牒經公例，見前條有一「不」字，遂指爲本條牒經首字，不惜割裂說之上條下半，以入本條上半，反致兩條之經說，均意晦莫得其解矣。但說文無牒經字，而說與經，不徒意旨相反，文句似亦未完。竊疑「一二不相盈」之「不」字，或爲牒經文，爲傳寫者誤入此處耳。

墨家言堅白，固取盈義。然堅與白，有可見者，有不可見者，有可智者，有不可智者。（參證「於一」一條）此言見與不見雖離，仍不害其一二相盈之理：如廣與修，吾雖僅見其廣，而修不因吾之不見而離其廣，白與堅吾雖僅見其白，而堅不因吾之不見而離其白也。故曰：「不可偏去而二。」

又本條之「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二句，與公孫龍子「見與不見離，」「一二不相盈，」詞句相同。適之任公，因疑

此條有爲公孫龍之徒所竄入者。而欒君調甫，則謂此乃經說引離宗之言，故下文以「力與智之任」一爲辨。欒說固亦可通。但本條之說與經，仍不相應。況今本公孫龍，較墨子晚出，龍之徒或有引經說以入其書者；而墨之徒，似不致引龍說以入其經也。

〔經下〕宇或徙，說在長。(宇久)(宇久二字疑涉不堅白條而衍)

〔說〕(長)宇　徙而有處。宇。宇，南北在旦又在暮。宇徙久。

經文之「長」字，諸家不得其解，竊疑即指「久」而言。莊子庚桑楚篇云：「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宙即墨家之久)蓋往古來今，時間之長無極，並未知其始末所屆；而宇之所動，則因久之常移而始見。說曰宇徙久者，即宇徙於久之中，唯長此運行而已。說雖樓楞費解，而玩其詞旨，實言時空相含之理。因宇徙，久亦徙；宇之南北，與久之旦暮，皆相對而立稱。譬如在南者，以日之方旦；而在北視之，以爲日已暮；其自北視旦暮，亦正與南反。然則南北旦暮云者，隨所處與時而異名。究之南北旦暮，無不一一相含，並非絕對的可分析耳。

〔經下〕宇久不堅白，說在……。(疑下有脫字)

本條無說，而經文又有脫字，誠不易解。但推上條之意，宇久無相含容，以絕對方面言，是宇久分立，已不得無宇久；堅白相異，已不得謂堅白。此名爲不堅白論，又名爲宇久論。以相對方面言，則言宇有久，言久有宇；言堅有白，言白有堅；無所謂宇是宇，久是久，堅是堅，白是白矣。此名爲無堅白論，又名爲無宇久論。

本條與下條，皆承接上條而分釋之。然「不」與「無」有別，「不」爲否定辭，「無」應作「無所謂」解。既無所謂，則不得謂之「不」，亦不得謂之「非不」也。

宇久論與無宇久論，且可引經上「止以久也」一條爲證。蓋無久則不止，其理甚明，若牛之非馬，常識可喻。至於有久，則斷無不止者；今謂有久之不止，是當馬非馬，成爲詭辯矣。久既如是，宇亦宜然。

〔經下〕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

〔說〕無　堅得白，必相盈也。

梁校以「無」字牒經，下添一「無」字。竊按此「無」字，即不加，亦可通。

綜列以上三條，舊本錯雜於說鑑諸條之前後，而經說文字，又似多僞脫，故張惠言孫仲容諸前輩，皆有所移正。孫以

「經圖景一」與「不堅白說在，」非隸一經，而疑下五字，似應併入「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一條。適之本其說，讀作「不堅白，說在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此說驟觀之，似無以易；然按之前後文理，仍覺未安。蓋墨經文短句促，諸條雖互發明，而每條必含一義。前既言「堅白不相外，」此復言「堅白說在因，」語意雷同，古書不應有此贅例：一也。墨家言堅白，而涉及宇久，必有深意存乎其中。以意度之，宇或徙一條為總綱，其下分釋「宇久不堅白」及「堅白無宇久」兩義，業已解之於前矣。且「長宇久」三字，連讀亦不詞；竊疑「宇久」二字，與「不堅白說在」五字，原相連屬；或因後之傳寫錯誤，將說經之文共三十五字，夾雜其間，以致上下文間隔，不成句讀。適之僅注意下二條，未能將「長宇久」三字，與下二條文義融會；故以經說參證，僅解其堅白之義，而未解其不堅白之義。得半近似，未見可據：二也。胡校，任公曾引牒經公例以駁之，說亦頗是。特「宇久不堅白說在」之下，有脫字，而此條又無經說，雖謬參已見，解釋於上，尚未敢自信為必當也。

近又見伍君非百校訂此三條之意見，將經與說文句，重行排列，改併兩條，其文如后：

（經）宇或徙，說在無久與宇。

（說）宇　宇徙而未有處，在南有在北。久長而無本剽，在且有在暮。

（經）一不堅白，說在盈。

（說）無堅得白，必相盈也。無白得堅，必相盈也。

如此校釋，近於改作。且經說原作「徙而有處，」莊子庚桑楚篇作「有實而無乎處，」義正相反。今改墨就莊，實違經意。況「一」字明屬上條，引入此處，不免附會。竊謂校訂古書，與其失之膽大而臆改求通，毋寧失之膽小，而闕疑待釋之為愈也。

（經下）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

（說）於　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

（有指）（梁校此二字屬下條）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是吾所先舉也。一。

此條梁校極是，故從之。惟「說在存」之「存」字不誤，毋須

改字。

釋義第二

墨經言堅白各條，校讀既竟，再統合全體而觀其義理，以與公孫龍子堅白篇相對照，然後異同反合可言也。自來談墨者，自孫仲容以後，皆謂堅白為名墨持論之所同，而不知正為名墨辯難之兩歧。今唯欒君調甫着手翻案，謂『堅白為最古之辯論，與後世名家關係甚大，據莊子天地篇，孔子問老聃，曾說「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此言發生當在墨子以前。蓋辯者離堅白，則石之堅與白，兩者分隔，成為獨立，如宇與久然：吾名此一派為離宗。墨子為首先反對離宗者，其意以為堅與白同屬於石之內，既無一處不堅，又無一處不白；卽是堅無不白，白無不堅；堅與白，相盈而不相外矣。故又立宇久不堅白，堅白無宇久之言，以破辯者「若縣寓」之喩：吾名此一派為盈宗。』(原作係語體文以意改為文言)欒君讀書能從此等處勘入，可稱眼光如炬。愚既佩欒君之卓識，更思公孫龍子為名家，其言堅白，必有所宗，決不致一一同於墨。再復讀墨經，亦無一處不與龍之言相反。無徵勿信，謹略詮次兩家所辯以實之。

公孫龍子之談堅白，可二而不可三；然墨家則二之三之皆可也。何以龍許言二，而不許言三乎？蓋龍以石為主位，而石之或堅或白，又重在獨指，是以無論如何舉之，得其二而不及三焉。今觀其言，一則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再則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視與拊，僅與石相關，而視拊不相關；故可曰堅石，白石，而不可曰堅白石。若墨家，則以堅白本相盈，重指之兼與衡，而不重指之獨。譬有一物於此，獨指其白，而不指堅；但離堅，而白亦不能獨傳。所指為何？意殊未恔。故就堅白言，則指堅含白，指白含堅，是指一而兼二也。就石言，則指石而含堅白，是指一而衡三也。龍以堅白離，故可二不可三；墨以堅白盈，故曰以二三：此兩家盈離不同之辯證一。

公孫龍子之談堅白，重在以名取；而墨家則以為有所取，必有所去；取為可知可見，去為不可知不可見。然知與見，皆對人而言之，非對物而言之。對人言，「雖不能而不害」；故墨家曰：「智與不智相與可。」對物言，則得其白，得其堅，所得者一，不能兩知

兩見；故公孫龍曰：「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總合兩家所論，堅白同爲石之物德；在墨家之意，不以人之知見與否，得其一而損其一，是以取名而不害實。在公孫龍之意，則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究所取者，爲物之一名，而非能盡物之性。名家專以名求勝人，是亦一失：此兩家盈離不同之辯證二。

公孫龍子書，本訓離爲藏，適之因謂離爲「附麗」之「麗」解，相離即是相盈，固無異於墨家言。雖然，若細讀堅白篇，離縱訓麗，亦不得謂公孫龍主張堅白之相盈也。蓋公孫龍之所謂藏，有「自藏」與「藏而藏」兩義。自藏者，謂石之藏堅，與石之藏白。藏而藏者，謂堅白之互藏。龍固主自藏，而非承認「藏而藏」者。則堅白與石縱相盈，而堅與白仍不相盈；烏得斷章取義，謂與墨合？此兩家盈離不同之辯證三。

此外更有一證，今本公孫龍子，原名守白論，至唐人作注，始改今名。既曰守白，則言離不言盈，意更可見。名墨皆應，僅此堅白一端；而攷證所及，已覺微言孤詣，觸處可發揮無窮。則他如白馬非馬等論，苟能一一比析，意趣橫生，樂將無藝。世不乏治墨學者，願有以督教而董理之。

無線電與飛鳥

幼雄

無線電事業在最近可謂日就發達；因有一件驚奇的事情，引起科學家的極大注意，就是在空中飛翔的鳥類，似乎能夠感受無線電的電波。

據一般的經驗，在無線電放送局的附近，鷗類和鳩類常常因爲有無線電波之故，容易迷失他們歸家的路途。那麼，或者他們具有特別的器管，能够感受電波亦未可知。昆蟲的觸角能够感受電波，已爲科學家所公認，但鳥類用什麼器管感知，却尙待科學家考證呢。



唯用派哲學之自由論

張東蓀

此篇爲席勒（F. C. S. Schiller）所撰；載於其所著人本主義論續集（Studies in Humanism，以其"Humanism: Philosophical Essays"吾稱之爲人本主義論集，故稱此爲續集也。）於其書中列爲第十八篇（pp. 391-420）。席勒爲英國唯用主義之首倡者，稍窺近代哲學之門徑者必知其人，不待贅言。唯余於唯用論三主將，杜威，詹姆士與席勒中尤佩服席勒。以其見解高超邁往，無流俗氣，對於哲學上根本問題他人不敢置喙，彼皆能有獨到之解答。其主張固可膺服，其勇氣尤堪欽佩。唯用主義中之有席勒，竟使易於墮入流俗之唯用論爲之提高，且提高至唯心論以上，此所以吾於席勒最爲敬服也。雖然此種深義又有何人能審識之，席勒最近著一小册名曰信念之問題（Problems of Belief），於其短序上深致慨於近來文化之廢頹，治哲學者對於舊來根本問題多置之不講。吾讀席勒之言深有同情。吾國治西洋哲學者固寥寥無幾；即有旁及之者亦日以淺薄之論調聒聒國人。則吾之迻譯此篇誠有不能自已者也。

吾譯此篇，其動機仍在繼續評判科學與人生觀之論戰，吾

曾譯卡阿之科學與哲學以明西方學者竟有與吾說不謀而合者。因思欲明吾說當莫妙於擇取西哲諸論之可以相發明者而譯之。初本擇取詹姆士之定命論之進退維谷一文，繼而覺其包括各方面之論旨不若此篇之廣，遂決棄而譯此。

科學與人生觀之論戰，其中心之關鍵在自由問題，固有人已言之矣。惟自由問題而能圓滿解決焉，則吾敢斷言決不搖撼科學亦決不顛覆玄學。然則解決自由問題不足以息此論爭乎？則又不然：蓋此自由問題實爲科學與玄學之接筍處；若得正當解決，則科學與玄學必得有極自然的調和與極堅實的基礎。於是爭點盡泯，另得光明。余之擇取自由問題以調解科玄論戰者以此。若謂專助玄學派張目，則非余之本懷也。

討論自由問題須先明一二術語。如「自由」(freedom)與「不限定」(indetermination 或譯「不定」)，前者如甲人發爲乙行爲，則甲乙之間苟無必然限定，皆可謂爲自由；後者如甲人不限於發爲乙行爲，且可發爲丙行爲丁行爲乃至一切不可預知之行爲，言其行爲不限定爲乙也。故此兩辭訓義雖大同而方面却稍異。其次則爲「選擇」(choice)與「更替」(alternatives)，前者謂於許多物中擇取其一；後者謂當甲與乙相關時可以丙替乙而成甲丙。故此二辭訓義亦復大同小異。此外如「定命論」(determinism 或譯「限定論」)與「宿命論」(fatalism)，前者謂凡一事物其前必有致此之原因，換言之，卽爲因果律所限定；後者謂事物既有原因則必可推至全世界爲一固定的因果系統，於是此宇宙中無論何種事物其行動皆爲前定。此兩說之不同在一僅以因果律適用於宇宙內各獨立體系，一則適用於宇宙全體。故一謂事物有所限定，一謂一切事物皆爲前定。換言之，後說卽前說而推至極端者也。至於「自由論」(libertarianism)與「不定論」(indeterminism 或譯「不限定論」)，其互相關係亦復相似。前者主張如甲人爲乙行爲，果其由於自擇卽可謂其人爲自由；後者乃更進一步，以爲甲既有此自由，則必任何行爲皆可發出，以本無所限定故也。是不定論亦卽爲自由論之趨於極端者。於

是吾人凡得有四種說曰極端的定命論（即前定論或宿命論）定命論極端的自由論（即不定論）與自由論是已。於此以外，倘有所謂「自定論」（self-determinism）或譯「自己限定論」）此五說中，極端的定命論使全世界如一死物，一切安排已定，結果必視時間爲幻，變化爲假，其不切於眞際，當不待言；極端的自由論使人之行爲如魔術之變幻不可測定，結果遂致秩序全不成立，而淪於渾沌，不可捉摸，其不切於眞際，亦不待言。故此二說無討論之價值。所可討論者止自由論，定命論與自定論三說耳。吾今不須依次論列，第請讀者逕讀席勒本文，以彼所言即爲吾所欲言。至於彼言有未盡者，吾將於篇末補足之。

§1.　新哲學最引人注意之一點即爲其不僅開拓新天地，抑且將舊論點以新形式提出之，予以新光明。因此，人本主義關於自由與定命之舊謎必須有獨到之解答。實緣人本主義有解答此題之責任，而人本主義者亦早自審非盡此職不可。（譯者按此人本主義者指席勒士而言，以其曾有定命論之進退維谷一文故也。）人本主義假定人之行爲賦有原動力，足使世界起變化。設無此假定，則一切議論關於眞理之構成者皆必淪爲無謂的笑譚。且設人之一切行爲竟純爲嚴格的機械性因果所限定，則此假定亦必爲不衷於事理。

是以遍見於認知作用全體中之選擇作用，若不爲眞，則科學體統必將與道德概念同行崩潰，且眞理與實在亦不復能構成矣。反之，若有一哲學爲覺無論何所皆須認有選擇，則必認選擇爲最終的實在，而與認選擇爲虛妄之學說相衝突。吾人所相信之直接經驗即呈有選擇之現象於其上，可供詮釋。設吾人不相信此現象，則吾人必對於認知作用有所懷疑。是吾人直接經驗顯然示吾人有所謂「不定」者，與定命論之所說初不相合；人本主義則不敢不承認此直接經驗也。

於是人本主義直認此「不定」之爲實在而辯護之，使與科學之原理不相矛盾，且復調和。換言之，即主張有所謂「可定的不定」者，且告人以此說即含有主張世界爲正在進化而未完成之本體之義。故其可以告人者，此不定縱使爲眞，然亦無危險，以其非無限故也。且以其爲可定的，例如習慣之長成，即所以致最初不定的反應，而後來固滯爲限定的反應。特人以人類思想

之複雜不能盡知，故不敢謂人本主義者之目的爲易達耳。

§2. 「自由」一辭應作何詮，可自上述者而明，則無須先行討論各種非極端的自由論。蓋曾有種種學說欲改自由亦爲定命之一種，詹姆士名此等諸說曰「柔性的定命論。」然此等諸說一經嚴詰，則立化爲最硬性的定命論，且亦有徒自暴其智力不足，從事於調和者。

例如「自定」之概念若細究之，必見其含有「自創」之概念。除印度創世之神話謂神造一卵，卵自孵化爲世界者外，今世上果有物（其物不拘爲現實的抑爲想像的）能無待於他物而自足者乎？衡以一切普通事例，所謂自定者率爲產自非復本物之他物。如吾人卽產自祖先，而若科學之言爲可信，則祖先又爲物質所產。縱使吾人假定有超越自然之宇宙大心，且假定能以突破自然法之連鎖，而勢仍不能不謂此自定者，爲產自「非我。」以自定者本身者不爲自然法之任命者，卽必爲自然法之破壞者。但此所謂自然法之任命者或破壞者不能爲吾人自己，卽亦不能爲星霧，以吾人卽爲星霧之最後的最小的分化故也。故設有大心，亦必公沾於吾人各體，不能爲個體所獨享者。可見不如選譯自定說卽等於絕對論之爲愈耳。

是以凡用「自由」一辭而實際並不詮有眞正更替之可能性，不有眞正選擇作用行乎其間者，今請皆略而不論。

§3. 自由問題之難點卽起於率導吾人行爲之二大假定實互相衝突。然亦因其於知識論引起興趣。故欲藉以表明吾人之主張，誠莫善於討論者具有雜複性之問題也。

所謂兩大假定者卽科學的假定之定命論與倫理的假定之自由論。前說主張一切事物必須完全爲其前因所限定，是以審悉前因，便得預測後果；後說主張吾人行爲必須自負責任而爲一原動者，縱有種種誘惑而仍能履行其義務。

此二說互相衝突，已顯然矣。若事物之相衝眞與定命說符合，則更替爲不可能。將無人能行外乎其所行。囑其易行，亦必爲多事，以爲善爲惡，一切行爲皆早由超個人之勢力安排定矣。與之譚責任，論動機，卽不啻嘲弄。如此之人直爲接承過去擴趨未來之無數機括中之一點，絕無獨立性與自發性，隸於其身也。

於是吾人乃陷於一進退兩難之境，卽事物之秩序爲完全固定，則凡表示與其相反之名詞以及信念勢必皆爲妄誕，世上

將無選擇，無偶然，無中斷；凡一切臆說，疑念，選擇皆為吾人因知識不足而生之一種蒙蔽，苟切實以觀事物之全體則必不復仍挾此類妄誕的觀念。反之，若事物之順次初非限定，則可以預知可以計算之說勢必不復成立，世界乃又成為渾沌。然則吾人若不犧牲吾人之知識，則必將犧牲吾人之自身。以於此專橫的兩說以外殆不能有第三說。即若萬有皆固定有序，則一切必皆在一浩蕩的「命運」大流中呆板運行；若無論何物而皆非限定者則吾人必即遇一破壞之惡魔，隨處得將宇宙秩序毀壞焉。

然而幸人類有不改常度之天性，故不為此等玄學鬼之可怕的宣言所擾害。蓋各人皆平心靜氣，夷然自若，恰如笛卡爾雖以懷疑的方法疑一切物之存在而始終不改變其餐時。

實則定命論與非定命論於實際之目的頗為互相接近，且亦與無批評精神之常識相合。雖定命論者與非定命論者對於宇宙所想者絕不相侔，然其見諸行事則以同一方法而趨赴之。

此誠奇事，大足研究，且吾人苟細心分析此互相衝突之二假定之性質，以及自由之直接經驗性，則吾人必可發見此難題之何以造成。

§4. 定命論　誠為科學所不可缺之假定。其勢力不僅及於自然科學，抑且及於神學與倫理學，以今日早忘卻定命論起源於倫理學而僅認為起源於自然科學故也。蓋若有不可預計者，則必將事物之機械性的銜接全行毀壞。

其故實由吾人無時無地不欲預計事物之未來狀態，庶可取相當行為以應之。是以有一學說焉，稱吾人平素此種習慣為是，且助吾人以勇氣敢於根據既知以推測未來，則此種學說必為吾人所歡迎也。

可見定命說之假定原有一種**道德的**意義；蓋其為鼓勵而非披露。其說非關各別事物，初不告吾人以某事物將來如何；以若從事於此則必建立各別的法則。顧其說乃僅與吾人以一空汎的保障足以抵消印象而一見為混亂者。示吾人以宜尋求各種法則，初不應以不可預知性賦諸事物。雖經驗上竟有事實為不可預計者，然吾人敢毅然認其為幻象。須知一切事實皆具有法則，止吾人有時未及知耳。要之，立此定命的假定，即所以鼓勵科學，使其對於事象之蕪雜與紊亂得為不斷的抗戰。

特此並非謂此在方法學範圍內之假定可直移入於本體

學範圍內。認定命論爲一設準(卽假定)，本不含有承認定命爲眞際的事實之義。儘不妨承認定命論爲方法學上一種假定而不必主張其在本體學上亦爲眞實。若吾人僅限於以方法學爲立脚點，則任何設準苟其有用卽爲良善，其究竟眞實與否可不問，抑亦不必問，以縱使發見其爲不眞實，而仍可繼續用之如故也。

此點可以故席久克 (Henry Sidgwick) 教授所舉之例以說明之。彼謂若吾人相信行星亦有自由意志，則必發問曰：豈非卽破壞吾人關於太陽系之固定性之信念乎？若定命論竟如平常作本體學上之解釋，此說誠有危險。蓋此承認非定命卽不嘗將天文學致死，且同對於一切科學宣告死刑。縱使吾人常遇有行星脫離軌道之偶然事變，有時卽愼審的計算與精微的推理亦無所用。然定命論者仍必高呼曰：「設一切知識之根本原爲不可知則求知將復何益？」

然實行的科學家不因此而有所杞憂，但坐待可驚之事是否發生。彼以爲行星決不致有脫軌之自由，至少終其身必見行星循太陽系而運行。縱使行星變更其軌道，其事必亦無關宏旨。止由對於軌道有觀察與計算之不同，乃係吾人知識之未臻完備，不足重視也。當其仰視天際，見星橫空而過，唯於此時，其推算星運之念泯焉。迨其編定航海曆，乃復從事於推算，希望太陽能拘束火星與金星使不易其軌。且縱令對於自己之工作不復自信其有實用的價値，而其方法曾不稍變。當其計算行星軌道而覺有得時，遂於方法學上假定此諸軌道爲吸力法則所排定，一如往昔。蓋彼以爲定命之法則在本體論上發見爲不眞以後，在方法論上而尙依然有用。誠以所謂自由在理論上必謝爲不可預計，卽使自由在本體論上爲眞實，然却不給吾人以方法用以預測未來，故科學止可置之不理。

於是可見(1)無論玄學問題如何解決，而終與定命法則在方法論上之效用無妨，以故無論玄學作何主張，而科學則始終安穩。(2)定命法則以及根據此法則而不根據實際經驗之科學，縱使實際事物如何變化，而亦不稍搖動如故。以事物雖千變萬化初無準繩，然不能迫令吾人立棄此假定。吾人寧願自認於事物之法則尙有未及知者，而不願遽謂事物本無法則。此假定必俟最後覺至任何人皆毫無用處，僅爲空言鼓勵時，始行

拋棄。(3)由是可斷言科學反對自由論乃止限於其將無法駕御之偶變導入科學之可計算的範圍。科學僅反對一種非定命論謂事物爲不可預計者，初非反對自由之信念。若有一「自由」概念而仍能令吾人得預計此自由行動，則科學必容納焉。故若謂於許多可能的行動中有所選擇，而此諸可能的行動皆可預計，是爲自由，則科學必不反對。吾人今即應從事研尋此種之自由概念。

§5. 試究自由之倫理的假定，則亦必見道德主義者並不反對道德行爲之有可預計性，亦不阿好於非定命論。止願於多種可能的行爲中確有選擇餘地以見責任。假令自由竟含有使道德的性格突然中斷之義，則道德主義者必亦以此種自由添畫於道德行動中爲憾，初不後於定命論者。且彼以爲倘竟有之，則止能認其爲瘋人之不負責任的惡作劇。故彼可以捫心自問曰：是否不滿足於定命論即必須採取此種渾沌論乎？然彼必不認除此嚴格的定命論與可畏的渾沌論外，其中間絕無第三途徑可尋也。

且道德主義者若有先見之明，必亦自承應主張有一種道德生活而不必基於非定命論。換言之，即彼必主張有一種道德的主動者具有至高無上的自由，而其行爲則皆可預計，故絕可信托。其人於行爲若有取捨，必純以其道德的性格爲衡，以良好的生活舉覺建立於固定習慣之基礎上故也。

以此種人爲對照，則必可見道德方面若有非定命論而謂有惡行之可能者，直不啻將此完人之性格中潛植有惡劣種子。故道德主義者必與亞里斯多德同意，以爲神聖的理想當爲「必然」，由其自性而限定，由自主之意志而自由活動，趨於圓滿完成而無稍阻滯。果爾則與定命論相反者安在乎？實際上吾人唯處置惡人時必須主張遷善爲可能，以惡人有由惡習慣而成者，設其人今後如此並非必然，則改行決不至絕望。改行而爲可能，則自拔即爲可能。若世界上僅有一途爲彼所循，則自拔必爲不可能矣。是以道德主義者僅對於預定的惡行主張有改易之可能，俾道德世界爲之理性化焉。

彼以爲能對惡人言曰：『爾本不限於必成今日之狀。爾可自易其轍。爾之惡劣根性與不幸境遇俱不足爲藉口之資。爾雖如此，然決不至絕望。你之性質本非固定。於神之宇宙中無道德

的過失而全不能挽回者。若有機會，爾自可改易其惡行，倘爾居然能擇善，則爾自拔矣。」但彼對於善人決不須發此同樣言語如下：「雖則君之善德已根深蒂固於習慣中，然君尙有爲惡之自由。我能目睹君有犯罪之一日，以明君有此種自由。」

可見道德主義者之主張確有自由止限於對付惡人一端，至於已成之善德則未嘗主張可以無端變改。換言之，卽彼並不願一切道德行爲皆非限定，且亦無須謂一切道德行爲皆非限定，而僅願有一二種道德行爲，確具更換之可能。於此可知道德論對於自由之眞要求與極端的非定命論固根本上有不同也。

且更有可見者卽爲感化惡人計亦無須主張有無限的自由。僅須有低度之可變性卽足以應一切道德上之要求矣。而況實際上亦初無道德論者或自由論者而竟不承有習慣。凡習慣而有遽變或突變，縱令仍爲向善，而亦必引爲奇事，設非向善，更當視爲狂易。由是可知道德上自由之假定，雖不能使科學滿足，然確本非極端性質。

§6. 復次請一研究自由之經驗性，則吾人於此問題更可得有光明。蓋心意卽本爲選擇作用，對於無數對象爲不斷的擇取。但此却不能謂足見有一無限的自由。

(1)吾人在道德生活上覺有自由的選擇實爲較少，以大部分生活皆爲習慣與環境所限定，不容吾人眞有棄取。故在經驗上覺有選擇時必在生活起劇變之際，致吾人有危迫之感。是以覺着自由與覺着必然，二者同爲臨危之徵候，表示生活之改變方向。二者相關，皆所以表示道德發展至某一級也。

(2)吾人於實際所經驗之選擇絕非無限。吾人決非任作何事皆感有自由。在理智上惟於欲達一種目的而有三五方法時方有選擇。在道德上，亦限於公私是非之間始有選擇。吾人覺有自由選擇者，(此選擇亦非率然)乃在某事雖非而有利與某事雖是而無趣。

(3)且此種選擇未嘗與吾人性格無關。於此足見選擇之本義卽在有兩途由吾人自取。設吾人止知有公不知有私，或止循私而不審公善，則選擇必不起，而必亦無自由之感。

是則所謂道德的自由卽不啻告人以有一種中間的道德狀態介乎天神與惡魔之間。卽僅適用於一種人，其爲善爲惡，性格尙未養成，習慣尙未固定，而對於善惡同易蒙化者。知識上之

選擇亦然，若僅有智慧超過於吾人者與智慧遠遜於吾人者，則選擇即泯。故聰明人選取最良方法以達其目的，則於選擇必無稍躊躇，將無異乎愚鈍者備然止知有最淺顯之一途可取。於此二例皆足見選擇以及從事選擇時之自由之感皆與起於習慣養成之階段上之一定的道德狀態與一定的知識狀態相關切。在知識上，若有人焉，對於 12×12 有時算為 144，有時則非，是數理在其人為偶然，則其人於數學之習慣尚未養成，從可知矣。設在意志上，苟有人焉，對於一瓶酒，於其致醉將信將疑，是道德法則在其人為偶然，則其人於道德之習慣尚未養成，亦從可知也。

在上述兩例上應付之有偶然實為一缺憾。苟有完滿之知識，必取最良途徑而無其次，苟有高尚之意志必於其當行而無稍猶夷。完滿知識與高尚意志相合，則必無復選擇，行為乃絕無偶然。

雖則如此，然何以仍不使吾人即否認選擇乎？蓋選擇純在乎個人之特性。此言初非使其為不可解。須知選擇非破空而至，乃由個人之根性自然而生，而此根性則為偶然的也。

故定命論者以為許有自由即為隨在得使性格中斷，此誠大誤。設我欲成一事對於許多方法何取何捨倘躊躇不決，則因我之知識於此境況下提出各種可能途徑陳列於面前。若有人焉，其所受教育與所經歷史均異於我，則其所擇必與我不同，有時為我所立即取決者，而彼則猶夷莫定。可見道德行為上之選擇在乎個人之特性，須先有其人之性格與境況由此始生選擇。

§7.　審察此種經驗的事實之性質實為重要，因從事於此，必易於使此難題全體得有真正解決故也。此諸事實曝然示吾人以一調和科學假定與倫理假定之道，其道亦殊簡單，倘吾人不於困苦中得有經驗的教訓謂最簡單的解答常最後由哲學而得，則必不信前人未見及此。質言之，即經驗上覺有自由常在一定的情況下，則選擇必為某人對付某境，而不能汎言，若此義而不誣，安能不遽下結論曰：**無論所擇為孰何**，而**其所擇必與其前提之境況為合理的關聯**乎？於是必無中斷，即因果之連環不斷。

人之行事，若自事後觀之，必皆可謂為可解，以其自性格與境況而發生故也。若以為目標早定，因而無他途可另取，則其取

此途乃爲可解。此說顯爲不然；蓋縱令另取他途亦必同爲可解，以此另一途者亦在此同一境況下產生，自有所根據，爲無疑矣。是以定命論者於事後總可坐論彼此得失，不拘如何，皆與彼之定則相符。而於事前，則必諉爲知識未周，不從事於預言（且亦不從事於反駁）故其位置似常顛撲不破。

然一按實際則定命論必立倒，以吾人於定命論與非定命論二種以外居然得有第三種故也。定命論謂事物之秩序若不嚴格限定，則必全非固定，若有一點而不能預計，則必全不可測。但實際上有一種情形，於此有許多可能途徑以供選擇而皆同樣可以預計，其選擇於此諸可能的途徑焉，實亦限定，爲極可解。定命論至此乃眞敗績矣。雖駁倒定命論然初不因而謂吾人須拋棄對於事物秩序之預計與推測。倘其性質爲自種種方面可有種種所擇，則必爲潛存有許多可能途徑，選擇其間，乃爲眞自由，決不致如定命論與非定命論所恐嚇吾人者。如此吾人旣不顚覆科學亦不爲此而犧牲吾人自身：因主張自然秩序上止有一途爲合理，爲可解，爲可預計而久已失却之自由，迫吾人認自然秩序上實有數途同爲合理，同爲可解，同爲預計，乃恢復焉。於是吾人乃可滿足科學假定上所要求之可預計性，而不否認道德生活上所要求之選擇確爲可能。蓋吾人得堅信決無事物自其事後觀之而不與其境況的原因爲合理的關聯者。可斷言其具有可預測性，縱令此推斷含有幾分懸想。因若吾人知識充分必能預先測定其一種可能的變化，特不能堅謂止此一種可能的變化而絕無他種發生耳。第卽此亦足爲預計之成功，遠優於幼稚的知識，科學得此已足矣。

雖然，上述之自由概念必倘不能藉足以打破定命論。定命論之爲方法上的假定不能打破，僅能不用。玄學上的主張亦同爲不能打破而僅能有所棄取。故定命論而爲科學的假定焉，並無危險；而爲玄學的主張焉，則亦與其他諸臆說同，僅供人自由採擇而已。吾人除自身爲自由的決定外不能證明有自由，則吾人決不強他人不信奉決定論，以如此正足見彼有眞自由。故強人不取定命論實爲一矛盾也。

§8. 此矛盾可專委之於定命論者之考究，吾人今解釋另一矛盾（如第五節所述），卽爲定命論者自由論者以及普通人於實用的行爲上之巧合。若定命的假定確爲方法上的必要，

助人人於實用上必皆用之，無論其人於玄學上作何主張，抑有無主張。故吾以爲理論的不同不產生實用的差異；雙方各用其假定初無不當。

(1)人人當其欲對於事物有所預知，必以爲事物之秩序確可預計。而謂定命論爲方法論上之假定，此言尙屬紆曲。須知自由論者亦如普通人認事物可以預計，從事於預測其所知其所爲。彼雖覺此目的不能全達，事物未必盡能預知，然當其從事於推測焉必希望事物之變化適如其定軌，則其努力庶不致徒勞。設其預計不中，彼寧願以其失敗歸咎於知識之未周，而不謂自然界眞有偶然。彼將與定命論者完全同意，以爲苟知識較進，此預測即可成功。且彼亦必有辯護謂無論如何因吾人知識不足而起之貌似的偶然必較事物本身所具有之眞正的偶然爲多而且廣。

反之，自由論者若論及道德上自由之假定則自亦確認有自由。特此非拒其預測。當其研究事物之性質，將力言其確非固定，然必仍從事於預計其各種可能的變化。且若彼於其朋輩「自由人」之性質有明切之觀念，則預測此友人之行爲，其絲絲入扣必亦不亞於預計認爲有固定秩序之自然事物。

(2)定命論者以爲此科學的假定即爲最後的眞理與實在。然其於實用上則僅爲一種期望而已。故若謂我盡知一切前因必能預計所有後果，此言實爲熱情或願望，而非據實的陳述。此即吾在第四節所以言其爲道德上之鼓勵者也。定命論者固未嘗不暗審其願望必不能覺達，事物必不能盡測。彼若果知其理想永不獲實現之故在乎實際事物之本身而不在其人永不能絕棄之精神上的弱點，則其悲痛將爲如何乎？而實用上則並不生差異。於事實上，彼固知不能一切事物盡行預計。第僅試爲之而已，一如自由論者之所爲。然亦失敗於自由論者之覆轍。於是此二論者皆同認此世界上確有偶然爲彼等所不能預計。以否認偶然之爲最後的實在，於實用上並無助力；僅使吾人必自認永無窺及事物眞相之能力，徒增切怛而已。

反之，當其涉及道德生活上之偶然也，定命論者必與自由論者相同，亦認爲確實有之。雖彼堅謂其鄰人之行爲乃係嚴格限定，然彼終不敢確信詳審其人之性格即能預測其人一切行爲。彼若得知其人必取何態，因而預測其結果，遂得應付，此誠大

命之事。無如在實際上亦與自由論者相同，必認一切事物皆確有許多可能的變化，同爲可測，而無法斷定。

換言之，此二相反主張在實用上初不見有差異：以雙方皆收起其本體論，專注在行動與實感上。而在理論上則其差異純爲情操的，於實用上不甚起影響。故普通人，視玄學上一切爭執皆爲多事，絕不關心，以爲實際上並無他法。此豈非詔示吾人有一思想隸屬於行動之世界乎？

§9. 以上所言未免進行太快，今請分析自由之性質以鞏固吾人之立脚地。

首先須知吾人揚言直接覺着自身爲自由足以解決此難題，實爲一種冒險。且主張現象中含有究極的眞理本亦爲一種冒險。特尚不及謂現象中全不含眞理之爲危險耳。故在吾儕人本主義者專以爲無充足理由而竟認現象爲虛幻，反不如卽信賴現象，庶可爲冒險中之較妥者。吾人不妨大膽自承此爲冒險，但對於駁難吾說者不能不提出質問曰：何以必使偶然賤有而非眞乎？其將以爲偶然而眞，必致科學陷於不可能，生活淪於渾沌乎？此說之不實前已言明之矣。科學決不因吾說而致危；且爲生活上要求，吾人更宜主張有選擇之自由。其將以爲吾人僅認於自由之消極的性質（卽不限定）而尚未窺得自由之積極的性質乎？其將以爲果有所謂不限定，必在本體論上使宇宙爲不可思議乎？

此二說則較有一顧之價值。請在未評定自由之玄學的意義以前先從經驗上與心理上一究自由之積極的性質。

倘吾人盡祛此種因科學假定而起之偏見，則必不見任何理由足以否認經驗上確有心理上的不限定。此種不限定起於習慣養成上頗爲自然，且能有變通，能成新習慣，實爲生存於此世界所必要。蓋此世界於一方面雖有秩序而固定，而他方面則時時展進，常現新狀，則非時常從事特別應付不可。若應付而全不限定，或反之而嚴格限定，則對於此世界必同失效。生活於此世界須具有一定程度之變通性，具有審知由變易舊習慣而可取得較適的應付之知識。此種能力卽爲吾人之理性。可以必使哲學謂此種變通性爲虛幻乎？

尚有一種誤解：卽認此習慣之變通性與法則之概念相衝突是已。法則，自主觀上一觀察者便於觀察宇宙而言，自可謂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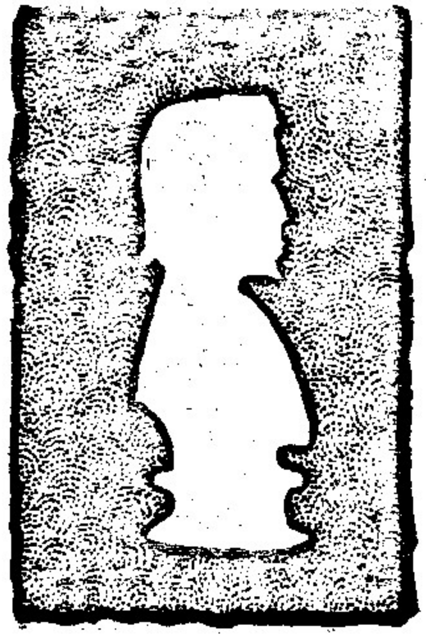
嚴正性，可計算，可信賴。借用主智論者之言，此卽爲自然秩序之可理解性。然自客觀言之，法則卽不外乎習慣。自然界之法則，不拘對於其起原作何解說，在事實上確爲事物之既成的習慣，其恆常不易亦止爲觀察上之經驗的事實。吾人所以得悉自然界事物適合於吾人之「法則」假定，且使吾人卽以此假定爲眞者亦僅由於經驗而已。

但經驗並不完全保證自然界之法則爲絕對的固定與恆常。吾人且能證明其適相反：卽最根本的法則亦可變易，故吾人能希望得有進步以求更善。自然界一切法則，概爲人智之產物，絕不見有絕對的恆常性。第此，除非習慣之變易甚快，快如時裝衣服之變化，此習慣之變易初不與方法論上恆常性之假定相妨。亦不致使事物之秩序爲不可解。且更可見者：習慣上之順應的改新，與理智上之改變定則實爲「理性」之本質。至於時裝衣服之變易頻仍似不合理，其實亦未嘗不合理，以其乃正由其人信任所用之成衣匠而成故也。

謂習慣之變通性含有若干不限定性於其中，特此尚可預計，可理解，此義在心理上實無困難。其唯一難點實在於精神之分歧，且各自發展，速度不齊，例如理智已判定舊習慣不適於新環境而慾念則仍願其長存，致生內的衝突。吾人於此難點須較心理學者與倫理學者之注意於此者更爲注意。然無論如何解釋之，實際上確有此種事實，則不容否認。

在他方面，於玄學上謂有不限定性則含有困難甚大。倘謂確有不限定性，則必涉及本體論上之根本問題。緣此說實示人以可視此世界爲尙未成全與正在進化故也。先驗派之玄學嘗以變化爲障礙物，而吾人則反之，認變化極爲顯明，不容爭議，凡否認變化者概可以詭辯目之，可見否認變化僅使吾人置身於毫無切身關係之一幽魂世界而已。故吾人必認其說爲偏見也。對於此偏見且暫延最後的攻擊，而先討論下列三問題以示愼重：（1）吾人所認定之人類自由在宇宙中其廣也究爲何屬；(2)人類以外之物亦有與吾人自由相類者乎；(3)有一世界爲其本質爲自由則吾人應如何以定其價值乎。

（未完）



參觀日蝕記

地繞日行，月繞地行，某時地球處於日月之中間，而隱蔽向月投射之日光，即爲月蝕；（月不能自發光，返射日光以爲光）某時月入於地球與日之中間，而隱蔽投射於地球之日光，即爲日蝕。此自然界之法則如此也。惟月蔽日光，有時僅及一部，有時則全行隱蔽，僅見外周有光環一匝。前者亦稱日蝕，後者則特稱之爲「日全蝕」或「環蝕」。全蝕時大地皆黑，星光閃鑠，宛然夜景也。

安斯坦謂「光線經過太陽近旁，必受吸力而起彎曲。」此爲其相對性原理之重要理論。欲證明之，必須於全蝕時觀察太陽近旁星體之地位，以與平時之地位相比較。在一九一七年日蝕時，已與以證明，但一般人尙未敢信服。其後聖誕島日蝕時，又有詳細之觀察，不幸因氣候惡劣，成績不佳。迨本年一月二十四日美國紐罕芬地方適逢全蝕，於是各國天文學家咸奮孝於此，潛心觀測以期更確證安斯坦之理論。觀察結果，尙未發表。茲接美國通信，有關於參觀日蝕之記述二則，特先發表，藉以促起國人對於科學之注意而祛舊日虛妄之迷信焉。——編者識

一

文南斗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的全日蝕祇有美國的紐罕芬

(New Haven) 城能窺其全豹。所以世界最著名的天文家，皆集中此地，他們以爲藉此可以證明安斯坦的理論，并希望發明許多關於天體的新學說。這一日的參觀者達萬千人，雅路大學 (Yale University) 的天文臺作了大試驗場，記者幸逢盛會可算奇緣。可惜我對於天文是個門外漢，不能多有心得，但願將所見聞的作一個常識報告罷了。

參觀前的準備　美國人的素性好張揚，有了這麼一件宇宙奇觀的事情出現，紐罕芬的報紙上早已鬧翻了天，并且申告參觀者幾件要事。

(一)一月二十四日早九時六分全城鳴汽笛，在三分鐘以內，居戶滅燈，閉門窗，交通停止，因恐全日蝕時盜賊乘隙施技的緣故。

(二)凡參觀日蝕者必須帶一副保眼黑紙鏡。

日蝕的程序　午前八時一分始蝕，九時十二分全蝕，共歷兩分鐘。

十時三十二分終蝕。照此推算，月從日和地球中間經過共計兩小時三十一分鐘。

全蝕以前的天體現象

(一)在全蝕以前的一二分鐘於白地或白牆上能見一暴影帶 (shadow bands)。

(二)在全蝕的數秒前有閃光一爍，形同珍珠串 (Baily's beads) (參看卷頭插畫上圖)

(三)全蝕伊始由西來之影每秒移行一英里。

全蝕時間的現象

(一)日冕 (solar corona) 全顯此時參觀不宜用保眼黑紙鏡，但見天空懸黑球，全城朦朧如居月光之下。(卷頭插畫下圖)

(二)有日珥 (solar prominence) 帶微紅色沿日冠而冒。

(三)能見近日處之辰星并天空小星三五，隱約希微。

以上日蝕的現象爲記者所親見的，按天文家的報告，以前的全日蝕經過紐罕芬是在一八〇六年，若要在此城再看下次的全日蝕須待九十九年卽第二〇二四年，人生能遇着一次，豈不是奇緣麼？

記者看了這一次日蝕發生了幾種感想。

(一)觀察宇宙的奇妙和自然界的美麗不能不叫我發生神秘的思想。

(二)要想享受這種自然的奇妙和真美,必須有科學的知識。祇有科學能破除迷信,如太古之民信天狗吞蝕日月之類,也祇有科學能叫我們贊嘆宇宙是神妙不可思議的,正如這一次有一位英國的天文家和宗教的學者說;『祇有富於科學知識的人能有真正的宗教觀念。』

(三)記者參觀日蝕的時候,有一位美國學生對我說,『你們中國見了這種現象恐怕又要敲鑼擊鼓了,』這話自然出於無知,但試問我國普通人民對於自然界的常識究竟有多少?美國也有迷信家說日蝕是天地末日的預兆,但他們的公民常識要比較充分些,一因教育普及,一因報紙的宣傳和解釋,這種報紙的宣傳和解釋,一方面能免去人民對於重大事體的誤會,他方面又能引起人民對於該件事體的興趣和觀察,願我國新聞界諸君也要注意這一點纔好。

一九二五,二月十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二

高仲洽

(上略)月一二十四日上午九點十分,紐約附近一帶日全蝕半分鐘,想在中國已有所聞。生平未嘗見過日蝕,此次來美,居然逢到百年一次之全蝕,也可謂欣幸了。起床時,已八點,揭簾一望,太陽右角上已有微缺,(參觀插畫中圖一)匆匆着衣而出,到公園附近等候,因其地較空曠也。此時街上,已有許多人持煙燻之玻璃,仰天望日,公園邊尤爲擁擠,到九點左右,太陽已如初三四之新月(圖二),但光芒較強烈耳。九點至九點十分間,便蝕愈甚,只剩一線日光,(圖三)淺澹無力,有如電光,須臾之間夜色驟降,三四大星出現,月全身適遮沒日球,只邊際一環光焰未滅。(圖四)若是者半分,(當時並未看錶係據報上所載天文學家之預測)正想仔細觀察,而日下左角,已吐露一點,高踞全城之日蝕,遂過月向南移行。漸漸恢復原狀,其進行有如未蝕時,不過取相返之道耳。全蝕之半分鐘間,四圍光度,有如薄暮,距黑夜半點鐘光景,並非全黑也。白日無雲,太陽忽然隱沒,亦天地間人生一世中不可多得之奇觀。惟在當時半分鐘中,並不覺如何震驚,似以爲本應如此者。報紙上半月內滿載關於日蝕之智識,說明何日何時何分發生,以及日蝕前後,變化情狀,加以圖畫,纖細無

遺，使讀者雖未見到日蝕，而心目中已得其大概。今日之經驗，不過證實從前之意像已也。若使吾人生於鄉村僻鎮，不知日蝕爲自然不可免之現象，事前毫無所知，到臨時方始震駭相告，傾巷出觀，以爲天地末日將到，則日蝕對於吾人感情上之影響，自不至如今日之淡漠也。科學發達，宇宙間許多神秘，得以常理說明，智識範圍擴充，而感情色彩不免減淡些。玉兎搗藥雪窟之月，孰爲較富於興趣？頗是一疑問也。

調侃美總統的滑稽詩

從予

美總統柯立芝近於白宮中置機器木馬一具，形同練身場所習用者。總統常每日乘此以練身體，美國各報遂以之引爲笑談。最近有人作滑稽詩一首，以總統木馬爲題。民主黨議員維生（Vinson）繼之，復作一詩，並在國會中當場朗誦。（最近我國段執政之皮鞋，各報雖傳播殆遍，然無人歌詠其事，惜哉！）大意謂總統因見英太子善騎，遂思尤而効之。白宮之馬，沉默不鳴，言其性情酷肖主人。爲今之計，殊宜錫以佳名，俾與史上名驥，同垂不朽云。此時，議場中羣衆嘩然，發生議嘈元首是否正當的問題，然辯論久久，卒任之朗讀，無如維生何。



美總統的木馬

Dr. R. Holper

法醫好柏醫生在巴黎柏林等大學專門研究花柳病及婦女一切病症有年凡關於男女性弱等症均用科學上最新之法療治如泌腺注射電氣治療等百病無不見效神速其餘如皮膚血液傳染預防注射種痘及檢驗身體等亦皆用最新之方法細心診治

候診時間 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 下午四時至六時

診所 南京路十五號 電話 中央七三四號

(注意)

人生三件事之一

△「衣」「食」「住」是人生不可缺一的事；今且談談食品罷：

△食品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合於衛生，且有益身體的。

△根據這個原則：那麼冠生園著名的美味「陳皮梅各種果子」能夠開胃消食！生津止渴，「果汁牛肉」「精汁牛肉」滋養健胃！充饑下酒；還有各種精美「餅干」「糖果」「蠔豉」「西點」「臘味」「廣東臘腸」等：不但原料揀選最合衛生，而且滋補敢著第一的食品啊！

註冊 商標

總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 冠生園有限公司啓

支店 南京路 電話中央六五三六 天津 法界馬家口 漢口 後城馬路

分銷處 各埠商店均有代售



溫士羅夫人糖汁

最為小孩所歡迎；因其能清暢腸胃，使身神健爽，可免大便不通等病。

上海福州路五號

高登洋行總經理

登錄 商標



各大藥房均有發售



平海氏胎產神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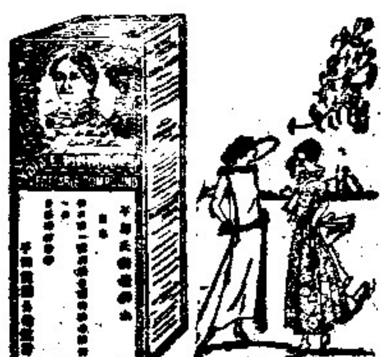
社會交際

女子之社交亦頗重要必精神充足身體康健方可周旋圓到平海氏胎產神水能使身體活潑如有疾病治之最效世界女子凡服之者有口皆碑



學生時代

女子十三四歲時身心發育最宜謹慎如在校讀書必用心求進於大考時又爲難能稍一不愼疾病即來爲母者當令女子於此時代常服平海氏胎產神水以補養心身而發達智慧



Lydia E. Pinkham's Vegetable Compound

總發行處上海四川路廿九號

英商 德康有限公司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好人家

李劼人

我不知道爲甚麼與人一談起這個好人家，總覺得很感興會，往往朋友聚談時，叫我講一件好聽的故事，只要略加思索，第一卽映到我腦筋中來的，就是這好人家。不過有時才開口：『我們那里有個好人家……』便有幾位朋友哄然大笑道：『又來了，你的那好人家！……也好，再談一番，可是不准過火！』

『不准過火！』大概他們都以爲我有點言過其實，所以有時不待我說完，就有人從中打斷說：『天地間竟有這樣的渾沌人家嗎？』其實我句句都是實在話，不信的，請到我們這里來看，像這樣的人家，多得很。

這個好人家是我的親戚，他們的姓氏名號，我當然是知道的，月前回里時，尙無緣無故吃了他們一頓便飯，我們的親誼很濃，似乎不便把那眞名實姓替他們表彰出來。我這里爲敍述便利起見，姑且把百家姓上第一個字借與他們：那個一家之長的父親，姑且呼之爲趙么爺。

趙么爺是外縣人，在與我們故鄉相距止四十里的一個小城裏居住；他有好幾弟兄，雖然分了家，都各有千餘畝的腴田肥地，都各有幾條街的商店和住屋，却因爲趙么爺是繼母生的，照例算是父母的寵子，大家蘆誠然是公平分派，而父母名下的養

老四和母親私房的兩所質店便於父母死後無條件的歸了他。

因爲這筆額外的收入遂惹起了弟兄間的不平，老大哥早死了，老二哥便出頭說話說老么不講道理，父母的遺產理應拿出來五七三十五的公平分一下才對，爲甚麼他就獨自吞沒了。與么爺不和的各房遂公舉出老二哥做領袖，到父母合葬之後，三天復山的那一天，不待供飯吃完趁着親友們在座他們就爲烟癮氣的大鬧起來。老四哥脾氣燥些，三句話說起了火，便一舉手把一桌供飯嘩嘩的翻了一地；老大哥的三兒雖是個捐的監生，却跳起來罵么叔是老狗生的，把么叔氣得說：「反了！反了！」要撲過去抓打他，不想被倒在地上的條凳碰了腿，遂蹲下去啊喲啊喲的狂喊。

這次的喜劇，我也在場。不過我才四五歲，只曉得隨着母親坐席吃甜燒白（註一）當老二哥最初斯斯文文的講道理時，全席人都放下筷子凝神靜聽去了，我便同一個年紀比我稍大的男客，商量着把一碗甜燒白悄悄移到桌子角上，你一片，我一片，很公道的吃；迨到武戲開場，我母親把我從席上提下來，跟着一般女客，蜂擁躲入耳房去時，我們已消受了好幾片。

後來，當然就打了官司：老二哥等告么爺吞產，么爺告老二哥等無禮絕義，滅親不孝，兩方都是原告。田土案子是衙門裏最歡迎的買賣，起初讓你們狀紙雪片的遞進去，及至把錢用够時，才批邀親友理處；理處不行，又你一狀我一狀的打了起來。兩方面都有錢，本地訟師各自包在家裏還不算，連省城的有名訟師也你徵我聘的請了幾位去。記得我九歲上不知因何緣故，又同母親到他家裏去作了幾天客，看見他三個別院都住滿了的斯文人，一個個鳩形鵠面，短頭髮長到寸許長也不剃，髮辮蓬到一團也不梳，終日睡在牀上燒鴉片烟；趙么爺的第二個兒子——微微有點癡，名字叫作靈兒的，告訴我說：「這都是頂有名氣，頂會做呈子的老師們……我們二伯伯家裏的老師還更多哩」

我們要回去的前兩夜，我親耳聽見一位同去作客的姨母，坐在趙么爺烟鋪對面吃着甘蔗勸他同二房和了罷，說這樣官司打甚麼，打了幾年還判不出一個輸贏，徒然花許多冤枉錢，還要跪堂見官。然而趙么爺却把煙槍一丟道：「老表姐，我是輸理不輸氣的！……」

清光緒末年，我從外省搬運父親的棺材回鄉，在墳塋開禮奠的一天，來客中忽見一個很面熟的人到棺材前磕頭上香；我穿着孝服，爬在地下回了禮起來，那人忽向我說：「老表姪，看不出你十幾歲的人倒幹了這麼一樁大事！我常向大家說：若果我的精兒靈兒也這樣的有本領，那我的福氣就享得着了！」

提到精兒靈兒的名字，我才恍然大悟，這就是趙么爺。無怪我不認識他，僅僅幾年不見，他公然帶了老態，並且跛了一隻腳，更斷斷想不到他竟能把官司中止——因爲始終打不出一個所以然，後來兩方面似都明白完全是一般訟師與官吏差人通同一氣在中間作怪的原故；恰逢領銜的對頭老二哥死了，經親友們一勸，雙方始答應中止，始各自把一般用煙飯供養在家的老師們開銷了。趙么爺到底有志氣，不願同一般傷了和氣的弟兄們住在一城，遂把老家賣了，舉家遷來省城，仍自修了一所光線空氣兩不充足的四合頭房子住下。

後來我更曉得他的兩個兒子，就是精兒靈兒，就是我應呼之爲大老表二老表的，都經親戚的勸告，公然送在一所外國人辦的學堂裏讀洋書——因爲別的學堂要錢，進去時又要考，所以才看中了洋學堂。

還不止此哩！我又曉得他的老婆已死了好幾年，以他的門第財產年齡而論，本應該續娶，並且是容易事，但他說要守義。不上半年，却偸偸摸摸和一個三十幾歲的鄉下婆子生了關係，他說她好，要弄來管家兼攝太太事務；不料他那出了嫁的女兒聽見了，連夜連晚從婆家趕回來，率領起兩個兄弟大興革命之師，復召集同宗來做援兵，同老子短兵相接打了好幾仗，結果把老子打得遞了降表，將婆子逐出大門。趙么爺打算收回成命，正式續弦的，偏偏精兒媳婦又勾通姑小姐出頭作梗，罵老子老不要臉，硬作主張，把精兒媳婦的一個十六歲，肥頭大耳，又粗又蠢的丫頭打扮出來，給衆人磕了頭，叫老子拿去收房做身邊人；說是暫時服侍老爺，好給他燒煙理脉，待有了功勞——意思就是說待生了子女，再改名稱，所以收房之後，一家人還是春梅來春梅去的呼喚。這事過去不久，趙么爺就移居省城，有人說他移居的主因，只不過要脫離姑小姐的羈絆，因爲春梅實在未能滿足他的情慾。

於是乎他就橫決了。恰好又得一位頂在行的淸客，陪着他

東邊走走，西邊走走，倒也快樂。但他是出了名的富翁，不久之間就被一般吃人肉的官差知道了，有一天，他正在一家私娼叫金蝴蝶的牀上「短笛無腔信口吹」時，突然就擠了幾個人進來，凶神惡煞的嚷道：『今天也拿住你了！』原來這是警察總局的密查。

他這一次的虧吃得實不小：第一就是在警察總局的察驗處關了三天，看他到底是不是癮民，茶飯雖可自由送去，但每天二十顆煙泡却得在看管的太爺手裏買，連別的使費共算起來，差不多一顆煙泡至少也值龍洋十元；因為這是犯法的事；其次就是被警察總辦周大人親自提訊；他本是安分良民，雖曾打過財產官司，上過若干次的堂，然而知縣父母官的威風那能趕得上周大人，況乎周大人又最恨癮民的，要是一句話回得不好，任你是甚麼有錢的體面人，他也有本事把頭髮給你剃光，只剩巴掌大一片在腦頂上做記號，取個佳名叫鞋底板，還要放在工廠裏去做苦工。據趙么爺自己說，那一次見了周大人下來，就如剝了一層皮，回家之後，一連吃了三個月的肥肉，才把心裏的怔忡病平了下去；再次，罰了四千元；再次就是被金蝴蝶傳給了一身惡瘡。

因為他從不相信西醫西藥，說那是邪道，說只要吃過洋人的藥，你的靈性就迷住了，看見祖宗牌就想砍掉。他還引證說從前他有一位鄰居，倘是趕過考調過堂號的童生，就因病了和洋人來往了幾個月，吃過幾顆丸藥，後來果然吃了教，把祖宗牌砍掉，當了他那一氏門中的罪人。所以趙么爺自始、至終都尋找的是有名望的中醫，雖然犧牲了一條腿，弄成功一個跛子，他到底是趙氏門中的孝道子孫。

・　・　・

清宣統三年，四川的保路同志會鬧得天昏地暗的時候，趙么爺也公然發了些政論。不過他的見解與人略有不同的地方：人人都說賣國的是盛宣懷，鄭孝胥，賣四川的是李稷勳，而他偏說通通都是周善培幹的——就是由勸業道署理提法使司，從前辦過警察的周孝懷。他惟一的證據，便是周善培出過洋，投過洋人，以前辦的那些新政皆是洋人叫他做的，如今更受了洋人十萬雪花銀，因才把四川的道路一攏腦兒賣與了洋人。

他起初還不過在自己房裏煙鋪上說說，後來說順了口，彷

彿他所猜想的便是他聽見別人說給他的實事一樣，有時吃飽了鴉片煙，跑到對門一家剃頭店裏閒談時政，往往這樣說道：『我們從此就無路可走了！洋人把路買去，定然拿兵把守着，要走路上過，就得留下買路錢……你們想周禿子這個東西可惡不可惡，若不把他除了，恐他還會領着洋人來殺我們哩！』

他的演說也是當時輿論之一，所以革命一成功，周善培便成了一部份市民所欲得而甘心的人。軍政府之所以能博得趙么爺的同情，就因為軍政府真能代表他的意思，說周善培不是好人，要捉他來「立正典刑」的一件事。然而趙么爺也知道革命之後不是好世道：第一就是要翦了辮子學洋人，第二就是袍哥進城的太多。

民國元年之初，四川保路同志會會長羅倫是時改了名字，叫軍政府副都督，因為他要借重同志軍的武力來制裁巡防軍和陸軍，於是祕密結社的哥老會遂公開了，城內各街經變兵搶掠後，也都一律依附於哥老會，把素來縮頭的坐山大爺請出來，成立所謂公口（註二），袍哥的勢焰頓時就通了天。

就這時候，有一天我不知道為甚麼走到街上去，忽見迎面吆吆喝喝走來一大夥人，大概年在二十以下的居多，都裹着青紗頭巾，鬢邊斜插一朵紙花，身穿密排鈕扣的緊身，腰間纏着四寸來寬的五彩絲帶，有鬚子的帶頭一定要長長的擺在褲襠之下；肩頭上都扛有軍器，獨有一個最伶俐的人手上握了一個鹿皮護書，中間露出一大疊梅紅名片，在隊伍前頭跑，每到一個公口，便飛遞一張名片去，高聲喊說：『某山某堂某大爺栽培的某大爺拜會！』這是當時最時髦的故事，本不足奇，不過我要說的，因為儀仗過後，一乘裝有紅彩的四人藍呢大轎裏所坐的新大爺正是舍親趙么爺！妙妙！

我逆料趙么爺被人栽培之後，一定要發生若干文章的，難道不是嗎？他雖然花了四百元，就風光了三天，飛出去了好幾百張名片，偶爾走到本街公口，留守的老么也必含笑站起來說：『大爺請坐！』但是從頭一天起，凡替他做過儀仗的四五十位弟兄夥，都群聚在他府上吃飯；自然不是素菜飯，而且還要喝酒，恩拜兄——就是栽培他做大爺的那位大爺，從前是本街一位開祕密煙館的老板，來了時更了不得，差不多每次都得用海參席相待，雖然他老人家說：『不必過於費事，我既是常常來的！』

但本堂大管事某五爺却總暗地通知趙么爺照舊辦理。弟兄夥不止是吃飯喝酒，還要抽鴉片煙，還要賭博，還要借錢，還要鬧脾氣不聽大爺的吩咐，還要時時刻刻的口角用武；不過尙知規矩，只管穿堂入室，不分內外的自由行動，所幸對於春梅和兩個媳婦還不致動手動脚的胡鬧。

這情形經過了好些日子，一直到「宣言以開明專制爲共和」的楊維（註三）做了軍事巡警總監，部下的隊伍有了力量，然後才試着下了一張彷周式的條令：（註四）不准戴花佩刀；果然生了效力，於是就接着幾張條令：收回燈油捐，取消公口，解散哥老會，最後帶隊砍了兩個有力庇烟庇賭的大爺和管事以示威時，趙么爺的房舍才回復了民國紀元以前的原狀，吃海參席的恩拜兄方仍舊躱着去餵嚼菜根，不再來打攪他了。

趙么爺之與中華民國發生仇隙，與夫厭惡政治，厭惡社會，甘爲城市中一個隱者的動機，我敢說都是因爲恩拜兄的海參席而來。事過半年，他的悲觀態度愈是濃厚：結果竟令鑒兒廢讀。

精兒是早廢了讀的，但他有絕頂的聰明，能够寫「啓者無別」的應酬信，能够拿起算盤打歸除，據說比隔壁米糧店的老板還高明，能够說下流話，只不宜學洋文：整整住了兩年的洋學堂，讀美歌雖讀得上口，而英語初階的第一册却拼死命也讀不完，並且一出學堂就忘得乾乾淨淨。精兒怎的能幹，他父親逢說單是拿去讀洋書可惜了，叫他回來替我管家，我現在也老了——其實那年他才五十晉二，然而面容與身體都入了暮境，確乎像是六十五六的年紀，他自己說是平生操心過甚所致——精兒管了家務之後，就如蛟龍得水，他的才幹更十二分的發展起來。他頂大的成績，是一年之中把各處佃客的欠租統清出了一個頭緒，第二年的收入就多了二千三百餘兩；對於這筆錢的安置，他曾商之於他父親，說田上的利息太微，平均算來僅僅八厘、上下，再拿去買田不合算，房產的利息雖較大，還不如放短期債，至少也有三分的看頭。這件事業令趙么爺點頭欣賞了，何況精兒更能打官司：先同佃客打，其次同家族中的人打，再次同債務者打。花的錢誠然不少，但實實在在合了趙么爺「不輸氣」的口味，不但逢人就誇他精兒了不得，而且還時時加以鼓勵之詞：「你只管放開膽子去打，我甘願每年拚着一萬兩銀子使在衙門裏，到底伸得起腰子，少受別人的嘔氣！」再如他被恩拜兄

栽培後無意間受的那番損失，精兒後來核算了一下，遂把每年照例的義舉，比如施寒衣，施棺木，以及年底所施的米票子等，通通廢除，算也彌補了不少。

精兒既是能者多勞；所以便常在老子跟前罵兄弟：「讀他娘的甚麼書！……」趙么爺因此才叫靈兒不要去上學了，他說：「現在世道荒荒，有現成飯吃就好了；我也不望你作官為宦，死書是用不着再讀的了！倒是在家裏來管管小事，也免得偏勞你哥一個人……」所以說靈兒的廢讀，他哥哥也與有力焉，幸得靈兒正以讀書為苦，叫他這樣做，倒是正中下懷的事！

• • • •

趙么爺遷居省城之初，或者有幾個朋友，一病之後，所來往的便只有親戚；在前拜年拜節，賀生賀喜，到各家應酬的還是他自己，一自他抱着悲觀態度歸隱之後，一概都是他兒子代表。精兒哩，一來事忙，二來瞧不起窮親戚，並且害怕生關係，縱然不得已而到應酬場中，也不甚和人談話——或者因別人嫌他語言無謂，不肯和他說話，也未可知；靈兒簡直上不得台盤，雖是業已當了三個孩子的父親，但走到人前總羞得手足無所措，因此之故，從民國二三年來，就是親戚間的來往也非常生疏。

不過他家庭中日常生活的狀況，我確清楚。

早晨，不論時節，不依鐘點，總是天剛明烏鴉一叫，除了老頭子和春梅而外，一家人還是依照鄉居的老規矩一律翻身起來；洗臉梳頭不必一定講究——尤其是刷牙齒一件事，大人小孩差不多個個都是滿嘴的黃牙垢，最要緊的就是弄早飯吃。家裏只用了一個僕婦，做一切雜事，等兩個少娘把菜飯弄好時，她只把十幾雙毛竹筷子嘩一聲撒在桌上，高唱：「吃飯了！」於是大人孩子都一窩蜂撲去，誰先搶着飯碗，誰就先向口裏掏，一定的，必有幾個孩子因爭菜而相打，因相打而號哭，四個大人也各提起喉嚨來叱罵，叱罵的威力並不足以懾孩子，只能夠把春梅鬧醒，蓬頭垢面，骨都着嘴，從牀上氣冲冲的爬下來。飯後，精兒上街公幹，兩位少娘便洗衣服，孩子到處頑鬧。靈兒有時在大門口站一會，有時同孩子們瞎鬧，若到冬天，多半把雙手縮在大衣底下提一個竹絲漏的牛眼烘籠呆坐在堂屋裏，間或寂寞不過，也知道張開大口長打一個呵欠。

他府上頂多的是鴉片煙，因為趙么爺既是老癮，而春梅登

夜燒煙服伺，也染了一副新癮；有時精兒公幹回來，疲勞不堪，老頭子說鴉片煙最補神的，也奉父命抽幾口；雖那時吃煙是犯禁的，趙么爺公館最祕密，可以不怕告發，他怕的只是煙膏吃完不好買，所幸他早有計算，在宣統元二年煙禁森嚴時，他便撥了一筆銀子，買了不少的生泥，預計可以吃三代人的；其次多的是銀子，便是靈兒肚兜裏也常常壓着兩個老白錠；再次是塵埃，再次是跳蚤，再次是雞糞和孩子們遍地瀉的尿痕。

他府上頂少的是書。除了神櫃上幾本殘缺的四書五經——據說還是他高祖老太爺遺留的，和老頭子近牀三抽桌上一部再生緣，幾册高腔戲本外，就要算靈兒房裏幾册普通教科書和英文書，以及精兒房裏幾大册貼紅紙籤的帳簿了。

他們一家人視爲一天最好消遣的時候，就是在一家人的午飯後。老頭子和春梅的早膳後，精兒也回來了，一家人便都聚在老頭子房裏——房間頂大，安了兩張大牀，若干的傢具，兩個媳婦對坐在靠窗的椅上做活計；春梅在小黃泥爐子上燒開水，伺候一家人的茶；靈兒老是抄着手呆坐在春凳上；孩子們有的在房裏，有的在堂屋裏，有的在後院和前院，打駡遊戲都聽便；老頭子在煙牀上起居很自如的；精兒便抱着水煙袋站在當地談官司，談利息，但是一談到道聽途說的國家大事或四川大事，老頭子一定要搖着手阻止道：『不說那些怪話！』於是就由老頭子談起已往的故事來。

老頭子年紀雖已花甲，然而脚跡不曾出過百里，既無交遊，復只讀了一部彈詞，所以他所能述的故事，顚來倒去，始終是那些，甚至連他家多年前養的一頭黑狗，頂能够看家，其後被小偷用藥飯毒死，他那未出嫁而死的姑娘一連幾夜夢見狗來告狀的事，也不止談了幾百回；但是這就是他家二十四小時過於安靜，過於單調的日常生活中的黃金時刻，不怕老頭子的故事只管溫舊而不能出新，只管某一段說若干句，某一句說若干字，都是一定不移，一聽開場就知結果的，但聽的人也覺饒有餘味，到應該笑的地方，也一定不移的要嘻開嘴皮一笑。有時，兩位少娘要打算聽點新鮮的，鬧之於精大哥，精大哥却說：『正事還管不完，誰留心這些不相干的屁話！』鬧之於靈二哥，更糟糕，面紅筋漲之餘，也只有一句話：『少和我開頑笑！』於是乎全家都公認靈二哥是書呆子，因他以前尚能够談熊家婆，自從讀了幾年書

才讀得這樣呆的。

黃金時間一過，又是吃晚飯的一場大混戰，向後，不等點燈，兩位少娘都各自帶領孩子們去睡了，靈二哥也睡得好，倒是精大哥忙些，滴滴達達的算盤聲每天總要打到二更才止。再下去便是老頭子的世界，陪伴的只春梅一個人。

* * * *

趙么爺雖寡應酬，我却打攪過他若干次，或者我們是至親，或者我不會向他借錢，或者……總而言之，我自己實在莫名其妙。記得我頭一次出門時，精老表公然親來送行，還送了一塊袁世凱頭的洋錢做程儀，還和我談了半天世道不好，人心更壞的憤激話；第二次出門，他們更賞臉，公然用老頭子的名義下着全紅貼子來請到他府上去吃餞行酒。

那一天，有好幾位老姻長、做陪客，偏偏叫我坐了上首第一位，而趙么爺和精老表也是向我說話的時間多，那一天的我，很像從前吃他海參席的恩拜兄一樣，慚愧極了！

我離家好幾年，彼此都不會通過音問，如今回來，連城牆俱變了樣兒，我想：「人事更不必說了！」

有一天，我上街會朋友，無意間走到一條街上，很熟，又走到一家公館門前，更熟。哦！不是趙么爺的家嗎？對不住，我幾乎把他忘懷了！於是我就走了進去。……

我現在歸結一句話，或者又是各位朋友所不願相信的，然而事實如此，你們却如何說呢？就是這個好人家還是從前那個樣子：一家人團團圓圓，渾渾噩噩。不過也有一點更變，乃是多了兩支煙槍：精老表正式開了燈，靈老表也上了三年的癮，這因為種烟的極多，老頭子不但不害怕把烟泥吃蠢，而且陸續存儲的就五六世的四支槍也燒不完了；再者就是孩子們都關在家裏餵得高大肥白，再者就是精兒的帳簿更多了兩本，此外便甚麼都和以前一樣，一樣，簡直一樣！尤其一樣而非兩樣的，便是老頭子的遺囑與夫不准孩子們到大門外去，說「免得聽怪話」的脾氣！

（註一）這是成都包席館的一樣菜名，就是夾豆沙而蒸熟的肥肉片。

（註二）就是弄一間小小鋪面，或在略大的土地廟中，或在大會館大廟宇的山門口，設一張擺有紅氈圍的方桌，桌上不會不顯放些東西，如明角手照，玻璃座鐵帽的硯石之屬；兩旁武器架上插一些明晃晃的關刀，矛子，羊角叉等，不足假以棍棒補充之。凡一條街的治安條例皆由此

閒作主，蓋用除裁督警察局的燈油捐外並罷需時費。公口二字是哥老會中的名詞。

(註三)自稱老爾靈會的橋維，曾被捕下獄，適防兵嘩亂之後，假藉馬軍政府，硬向尹昌衡索得成都軍事巡警總監一職。當時政體雖改共和，西蜀鄙人，茫然不知所謂，或者說是兩召共和之共和，或者說是暴民專政之共和，而橋維室本其道窮途哉之聰明，發表其執大黑字之宣言，竊貼通衢，以熾民氣，其全文云：「橋維宣言，橋維以闡明專制為共和。」

(註四)周孝懷創辦警察時所發號令實簡而不說理由，如云：「不准作某事，違即帶局嚴懲。」此在當文康飾之清末頗覺耳目一新，但流弊所及，就成了專恣暴戾，幾幾乎以一道合之命令而為法律，後之官人，喜其便利，遂羣起模仿，不復計其利害，因沿既久，遂周孝懷式之號令，蔚成一格，聞奠增廢之判斷文也。

狗

都介尼夫(從予譯)

只有我們倆——我和我的狗在室中。……可怕的狂風正在室外怒號。

狗蹲坐在我的前面，目不轉睛地只向我直視。

我也只目不轉睛地向他覷着。

他像如有什麼話要說似的。他是啞口動物，他沒有語言足以達意，他連自己都不知道——可是我卻知道他呢。

我知道在這瞬間，有一種共通的情感同在我們的心頭。我們都覺得在各自的心中有顫動的火花在燃燒着，閃爍着。

要是死神舉起他冰冷而廣大的翅翼，向我們一揮……那我們便一切都完！

到了那時，誰還能知道在我們各自的心中燃燒着的火花呢？

不！我們倆的互相注視卻並無人獸之別，是完全以人類相視的……彼此都用平等的眼光，相互注視。

在這兩者——人與獸——的中心，彼此相同的生命是密切的在恐怖中糾結着的。



未婚妻 (Fiancée)

Marguerite Audoux 原著　　金奮章譯

假期之後，我回巴黎去。我到車站的時候，火車上已坐滿了旅客。我在各輛車上都尋找遍了，想覓一個座位。但找來找去，只在最末一輛車裏尋着一個空座；幷且上面還放了兩個雞鴨籃子，裏面的雞鴨，不息的伸出頭在窺探。我遲疑了半天，才決定進去。我正想在這些擾攘的旅客中，尋找這籃子的主人，有一個穿農夫衣服的人，對我說：

『小姐，請等一會，我就把那個籃子拿下來。』

我於是便把放在他膝上的果籃拿了下來，他這纔立起身來，將雞鴨籃移在座位底下。鴨子很不願意，我們由他的鳴聲中可以知道；鴨子低下他的頭，好像被侮辱了似的。農夫的妻子，叫着他們的名字，和他們談話。

當我坐下的時候，鴨子也安靜了。坐在我對面的一位旅客，問農夫的雞鴨是否帶到市場去的。

『先生，不是的。』農夫這樣的回答，『我帶給我兒子的，後日他就要結婚了。』

他臉上表示着很光輝的樣子，四面裏看着，很像要人人都知道他現在是非常幸福的人似的。一個老婦人，背靠着三個枕頭，坐在火車的一隅，她一個人佔據了她兩倍應佔的地位，口裏

抱怨着農夫，在這火車裏，只有他有這樣的一個好命運。

火車開行了。問他雞鴨的那個旅客，展開了他的報紙，在這時候，農夫又和他攀談起來：

『我的兒子，他在巴黎一家商店裏作事，他將要和一個青年的女郎結婚，也是在商店裏作事的。』

旅客將報放在膝上，一隻手還拿着，靜聽了一會道：『那個女郎很美麗嗎？』

農夫說：『我們不知道，我們還沒有見過她呢。』

旅客說：『真的嗎？那麼，倘若她是很醜，你恐怕也要不喜歡她了罷？』

村人回答道：『那也許她是很醜的。不過，我們仍是歡喜她，因爲我們最痛愛的孩子，願意娶一個貌醜的妻子。』

坐在我傍邊的一個年青婦人接口道：『還有，若是她能令我們的菲力歡喜，一定也能叫我們歡喜的。』

她轉過來看着我，在她的小圓臉上，溫和的眼光，表示着笑容。從她的外表看去，我絕不相信，她能有一個行將結婚的兒子。她問我是否到巴黎去。當我告訴她是的時候，坐在我對面的旅客，又說起笑話來。

他說：『我願意打賭，此位青年女士，即是你兒子的未婚妻。她是祕密的來會她翁姑的，却不說出她是誰來。』

人們都望着我，我臉不由得紅起來。村人和他的妻子一同的道：『倘若這是真的，我們真歡喜極了！』

我告訴他們那完全不對。但是那位旅客，仍然不相信。他的理由是，我將上車的時候，窺探了兩次，好像在找人似的，并且遲疑了半天，才決定走進來。

別的旅客都笑了。我盡力的解釋，那是因爲尋覓座位的原故。

村人說：『那也沒有什麼要緊，若是我們的媳婦，真像你一樣，那我們就幸福極了。』

那位旅客仍保持着他的戲謔態度，看了我一眼，對農夫道：『等你到了巴黎時，你就知道，我並沒有弄錯。你的兒子將要對你說，「這就我的未婚妻」』

過了一會，村婦轉過來對着我，在籃子裏尋出一塊餅來。對我說，這是她那天早上親自作的。我沒有什麼話可以推辭，只好

說，我身體有些不舒服，受了寒發熱，將餅退還給她。她仍放在籃裏，却又給我一串葡萄。我實無法推辭，只好受了。當火車停了的時候，她丈夫要去替我弄熱水喝，我又無法阻止他，眞覺十分的不安。

我看了這位慈善的人，能如此渴望的去愛他的妻和兒子，不禁很爲懊喪，因爲我不能眞作他的媳婦啊！我知道他們對我的感情是很濃厚的，但是我一身漂泊，從沒有見過我的父母，永遠是在異鄉作客。

我常常看見他們在注視着我。

火車到了巴黎車站的時候，我幫着他們把籃子拿下去，幷且指示他們的出路。我看見一個少年奔向他們跟前來，雙手緊緊的摟抱着他們。我趕緊躲開了，離着他們遠些站着。他和他們不住的接吻，親了又親，親了又親。他們面含着笑容，一望而知他們心中是無限快樂。行李擔着的時候，挑夫們的呼喊聲，他們都沒聽見。

我跟着他們到了車站門。兒子一隻手臂掛着一籃雞，那一隻手緊摟着他母親的腰。他娛快的眼睛，含着笑容，和他父親一樣。

站外面很黑暗的，我將大衣領子翻了起來，在離這對老夫婦數步後面跟着。兒子出去看他的馬車。村人用手撫摸着一個花點的大雞頭，對妻子說道：『若是我們早知道她不是我們的媳婦，我們應當把這隻花點的雞送給她。』

妻子也撫摸着雞說：『是的，若是我們早知道了。』

她轉向着出站的這些人看了一會，幷且向遠處也看了看道：『她不在這些人一起了。』

兒子和馬車來了，他扶着他父母進了車，他坐在一傍，仍然不息的看着他們。他看着像很強健和藹的。我想：『他的未婚妻，眞是一個幸福的女子呢！』

馬車走遠了，我慢慢的走到街上去。今天的所遇，感觸着我，使我不願再回到我那孤寂的小屋子裏。我業已二十歲了，還沒有人向我講過愛情呢。

介紹文學週報

記者

——從一七二期起增多材料，離去時事新報，獨立出版。

在我們的前面，橫着有兩個世界：一個現實的，一個理想的。前者是我們肉體之所寄，後者爲我們精神的寓宅。我們在現實的世界，以因襲的壓制，處處須受制度的束縛；而在理想的世界，則海闊天空，儘可任我們的自由遨翔。不幸，我們的生活，正處在這兩種矛盾的境地。因是，我們常時感到生活的苦痛煩惱。人生有什麼意義呢？這是我們屢次縈迴心曲的問題。惟欲解此問題，則其道唯一：即使人們於生活的全部智識都能澈底了解而加以具體的表現。說起來「文學」便是達到這目的的工具。他不但能與人以生活上情感方面的智識，並能供給我們以實際生活上的種種經驗。我們由此可以明白生活的內容；我們在此可以表現着自由的意志。其間並有熱烈的同情，可以引起我們心弦的共鳴；有爛漫的花朵，可以資我們的欣賞陶醉。來罷！到這藝術的園地！

最近，這藝術的園地，正力謀整頓擴充。二三年來，園中的園丁們雖也曾披荊斬棘，培植了不少的花朵；但是，藝術的園地是多麼廣大！園丁們知所負使命之重，爰更抖擻起精神，開闢草萊，想從此確立藝苑的根基。園丁人物，諸君多是素識，像鄭振鐸俞平伯朱自清葉紹鈞劉大白陳望道沈雁冰胡愈之謝六逸王伯祥傅東華諸人，他們都已用過相當的努力，各有其收穫了。

來罷！到這藝術的園地！

價目：定閱全年一元，外加郵費二角六分（郵票可以代用但以半分一分者爲限）國外定報，外加郵費一元。

定報處：上海寶山路香山路仁餘里二十八號文學週報社。

零售處：上海商務印書館，北京北新書局。

上海俊明醫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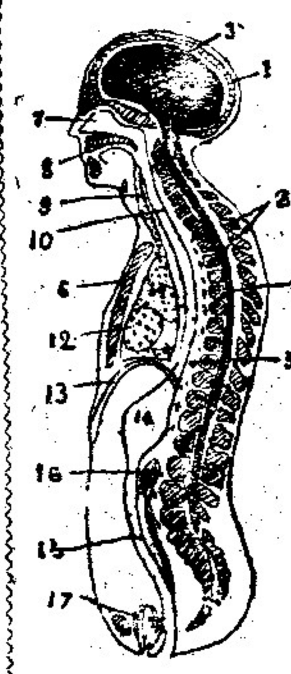
本院設備之完全在滬上私立醫院之間當爲首屈一指如愛克司光快治燈高山太陽燈電熱機及其他各種新式科學診病療病機器無不應有盡有診治無論貧富皆以最精細之用意盡現今科學所發明最善之方法以振救病家之艱難爲宗旨

外科花柳生殖器科部長 林炯東
內科小兒科部長 周文達
眼科耳鼻喉科部長 林毓文
愛克司光電療科部長 翁寅清
產科婦女科部長 吳汀鶴 東京帝國大學研究中

門診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下午二時至五時半
出診 下午一時至二時 (危難急症隨時應需)
另有診治費藥資章程函索即寄

院址——靜安寺路靜安寺路八十六號洋房(俗名張家浜)地方閑靜景色麗佳房屋寬暢頗合養病

效及全身構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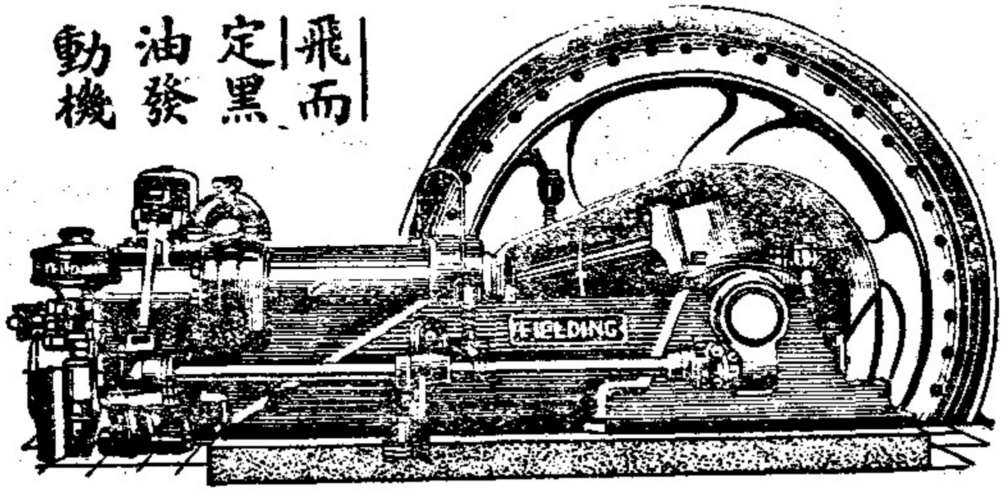
右圖係全身構造。1腦蓋骨2脊椎。3腦。4髓管。5神經。6胸骨。7鼻。8口。9氣管。10食管。11肺臟。12心臟。13橫膈。14肝胃15腸。16腎臟。17膀胱。大約人之前部爲植物器官後部爲動物器官

人身構造。分動植兩大部。腦及延髓爲動物氣官。內臟各器爲植物器官。動物器官主知識。植物器官主營養。自來血藥力。一方亢奮造血臟器。(卽骨髓)使生血以養腦。故能令頭暈者甯。眼花者明。一方助消化。利排泄。以健脾胃。故能令面黃者紅。肌瘦者肥。且其性質和平甘甜適口是以男女老幼四時可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五洲大藥房
外埠各分號各大藥房均有批發

飛而定黑油發動機



電力光力廠機器材料

電光力廠欲求獲利。必須計劃精密。機器新穎。裝配適宜。管理得法。敝行歷年在各省代裝電廠。不下數十萬馬力。對於以上三項。確能自信富有經驗。至於第二項。敝行所經售之機器材料。皆係美歐名廠出品。其新穎自不待言。如蒙商議電廠事務。必當竭誠答覆。 敝行發售蒸汽機、渦輪機、油力機、氣力機、發電機、及附件材件。一一均備。上圖為飛而定黑油發動機。用油省。發力足。轉動穩。機件堅。發電廠用之最宜。詳情函詢即告。

Pr24

美商 慎昌洋行

總行上海圓明園路
分行各埠



第二夢

——根據 J. M. Barrie's "Dear Brutus" 改譯——

洪深

第一幕

此是神仙故居。相傳若干年前，有一高人雲遊至此，見此山峯嵐奇特，松木幽深，更喜此地翠屏高障，清溪環繞，便築茅屋數椽，小樓一角。初僅嘯風傲月，繫劍鍊丹；繼便驅役龍蛇，呵叱雷雨。待後功德圓滿，乘鶴飛去，空餘此屋此樓。偶而塵世俗人迷途到此，都要指點那斷垣殘壁，想念一番那仙去的道士也。又過了若干年，忽地又來一道士，硬說勞山本為他有，硬將此屋此樓占住。修砌了那七倒八歪的土壁，糊好了那雨打風吹的破窗，又命他帶來的香火，下山買辦許多茶物。如今檯桌凳椅，式樣皆新，油酒茶糖，項色齊備，重新作起人家。此刻所見，即是此屋此樓，樓下一間靜室。

俗眼看去，那室內未見有甚仙異。左壁有門，右壁有門。靠後左首一帶，半牆紙槅，右首一帶槅子長窗。極像山東大戶人家的客室。右壁掛一幅壘龍，左壁凹處供「老君青牛過關圖」。圖前小几，几上焚香，几旁太府椅，又像本山諸宮吃糧道士的經室。至於右手放的匹几，中央圓桌，桌上茶具，

廊上生着火的風爐，爐上煎着一瓦罐水，更是平常人家常見常有之物，不甚希奇。那洞天福地種種傳說，原是那道士帶來的香火說出來的。

那香火到山下採買什物，口裏時常瘋瘋顛顛。他說我叫王裕，我主人道號袁眞人。我同他名雖主僕，實在還是師徒；豈但師徒，將來還要做一會的神仙。我師父善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說得高興便多買些德國啤酒，法蘭勃蘭地，呂宋煙，玻璃杯，洋刀，火柴，油煤燈等等，包紮了一個人從青島市背上勞山去。

這一晚，月白風清，正是夏末秋初時候。遠望去山石樹木，都是一片銀光。廊下幾棵野草，隨意擺動，忽聽隔壁房中，有一羣婦女嘻笑聲。

又聽得

「劉太太你頭裏走。」

「我怎麼好僭了你們諸位呢。」

「好人應該在頭裏走。」

「哎喲！我還是好人，眞是那裏的世界，太陽該從西邊出來啦。」

「這裏本來不是尋常的世界。」

「別推我，留神拌倒哇。」

「蠟台舉高一點，就看見了。」

話還未歇，只見五位女眷，每人手裏捧着蠟台，從右首小門，一路照着出來。隨手放下燈燭，那室內便明亮了許多。且看：

第一位、是五十多歲的劉太太，看她衣服不甚入時，但也不覺古董，同她講話，覺得從骨子裏直笑出來，甜密得令人親愛；但她並非笑，乃是天生的一團和氣，一位多福多壽多財的老太太。

第二位、三十多歲的瞿夫人，旁人背後議論，說她平時雖美，遠不及怒時更美；而瞿夫人於是乎多怒。

第三位、董林宛春，新嫁娘，今隨夫子蜜月旅行，新女子，前曾在高等女師畢業。

第四位、馮畏女士，一切不畏，她不畏梳奇怪的頭，不畏穿奇怪的衣服，不畏單身旅行，不畏旁人議論，不畏天下難事。

第五位、許二小姐，乃是閨秀千金，家中富有，父母寵愛，所以奶娘丫頭，小厮奴僕，沒一個敢違拗她，天下甚大，卻是沒有一件事入得眼，沒有一個人看得起。

瞿夫人 故作鎮靜 這件事，一刻也不能緩得，咱們主意都拿定了罷。

劉太太 要辦呢，自然就辦。好好先生 可是你們當眞就辦麽？

瞿夫人 別等他們男客來，咱們先辦妥了頂好。

董林宛春 不妥罷，這件事男客也有份。

許二小姐 回頭男客來，老道準是跟着一塊兒來。衆人默然 我看你們怎麽辦？

劉太太 袁眞人還是咱們的主人呀。

馮畏 眞是有點對不起老道，可是計較不了許多。

劉太太 不肯得罪人 就辦罷!?

宛春 瞿夫人寫着呢。

瞿夫人 儘中日記簿扯下一頁，取自來墨筆正在寫着。 快寫好啦！回頭 馮女士，請你張一張，男客不就進來麽？

馮畏 至右門探視 不礙，瞿先生剛又開了一瓶白蘭地。

瞿夫人。那是非開不可的。你們那一位把香火叫來，勞駕！

馮畏至香案邊，取了磬錘想擊磬；但又懷疑膽小，未敢下手，看着衆人。衆人不敢多事，還是瞿夫人點頭，似乎說不妨。那老道叫香火，也有這樣叫法，馮畏便用力擊磬一下。

劉太太 可憐可憐，香火可憐！

許二小姐 這是他自作自受。

馮畏 他來啦，大家別擠在一處，好像是商量通了，串什麽把戲似的。

衆人慌忙分開，不免帶點矜持做作，端坐恭候。來了一位王裕，濃眉大眼，體格魁梧，穿一身藍布衣袴。我們若在山東直隸，起早趕路，晚間到了宿頭，那客店裏倒臉水牽牲口的夥計，必定是他。但人不可貌相，從前江湖上講義氣，他可以開黑店做大王。如今綠林淘汰了，他還可以拿一管盒子炮，藏在青紗障後做土匪。做土匪：一可以升官，二可以發財。既升官，須得留兩片鬍子，穿一身軍服；既發財，則須戴上眼鏡小帽，着上袍子馬褂。所以北地有句話，叫「民商兵匪不分；」又道「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買鎗。」刻下王裕祇做得一香火道人，可憐！

瞿夫人 王裕，把這個電報寄了出去。

王裕 是，巴結 這裏的電報，都交給山下郵務局，郵務局，轉寄到青島電報局，再發出去。郵務局每天下午三點鐘關門，要是你的電報格外要緊……

瞿夫人 非常要緊，你這樣能幹會辦事，

總可以想法把電報立刻寄出去。

王裕　好罷，（接電報）總替送你到就是。

劉太太　（反代王裕擔心）呣。

瞿夫人　費你心，你認識字麼？

王裕　多少能寫幾個，我差一點還是秀才。

瞿夫人　你把電報念一遍，字跡潦草，怕你認錯。

王裕　（默念一遍。從此以後，不信婦人。）嘿！

瞿夫人　高聲念！

王裕　奶奶！

瞿夫人　高聲！

王裕　（無可奈何）青島警察廳公鑒：勞山香火王裕，偷竊寶石鑽戒，請扣留嚴辦。

瞿夫人　很好，一個字不錯。

王裕　（求情）奶奶！（看見瞿夫人捧着經說，曉得轉身又求許二小姐。）許小姐！

許二小姐　（凜然）王裕會寫字，何不叫他註上，戒指一共有幾個？

瞿夫人　王裕，把數目填進去。

王裕不把數目填進去，却將戒指挖出來，垂頭喪氣，將賊贓還了原主。

王裕　（辛苦了苦）衆位奶奶，太太，小姐們，這張電報撕了罷。

瞿夫人　當然不能！

許二小姐　我早說過，這人是賊皮賊臉賊骨頭，我最會看相。王裕，我早看出你不是一個好東西。

王裕　我悔之晚矣！

瞿夫人　眞是晚矣！

湡畏　（從來不像今天說話少）我們不妨對他說，并不是為了幾個戒指，跟他過不去。（鄭重）王裕，你該知道，這幾個戒指，不過是一種作用，一種藉口。

女眷聽了這句話，一齊精神煥發。

瞿夫人　眞是我們非辦你不可，除非……

……

湡畏　除非你能說出來，這裏五位女眷，在什麼上頭，是大家相同的，有什麼東西，是大家公共的？

宛春　不止女客，就是這裏男客，也有什麼是相同的，什麼是公共的？

瞿夫人　我們都不認識袁老道，我們都從青島來遊玩勞山。在山裏都逢着大雷雨，所以都借這裏避雨，也住了一個多禮拜啦。想走，天就下雨，老道直留我們久住。聽他說，什麼日期未到，要試試我們大家什麼是相同，什麼是公共的東西。

宛春　老道不肯說，到底是什麼東西？

許二小姐　老道信口胡說罷了，我們那

能相同呢！

馮旻 黯然 不能相同。

劉太太 我們晚上都睡不着，儘念着這件新鮮特別的東西。

馮旻 王裕一定知道，你不說，直截了當至少二十天監禁，偷戒指的賊！

王裕 奶奶小姐們，說了半天，我全不懂。

瞿夫人 他懂，他懂！

劉太太 王裕，你的師父袁眞人，很有點古怪。

王裕 人家都說他一半是仙人。

馮旻 他想法把喒們都請來，不知要玩什麼戲法？

王裕聽得此言，渾身戰慄。

馮旻 你們都看王裕嚇得那個樣子，他還說不知情。

王裕 我——小姐——他——你們諸位，都不該來，不該來！慨歎

大衆面面相覷。

劉太太 不該來。什麼道理呢？

王裕 搶說 沒有道理。你們既然都是一邱之貉，爲什麼要遊勞山？

劉太太 一球什麼？

瞿夫人 他說一邱之貉，我也明白了。大概老道看着我們，都有點罪孽。

王裕 我不曉得。

許二小姐 冷笑 仙人把喒們請來，要超度喒們。

王裕 奪口而出 不能超度！

大衆又氣又駭

劉太太 我看仙人怪和氣的呢。

王裕 想起仙人，也有不和氣的時候。 我師父是個老妖怪，阿呀，我把話說錯了！

馮旻 倒沒有說錯，前天我見老道，在院子裏對花草說話，叫花草快長。那些花草，就不由得不長。

劉太太 院子裏景致眞好，眞像神仙的院子。

大衆顧過院子。

劉太太 你看月亮還是十分圓，你看那些花草，紅的白的，黃的紫的，閉目凝思 有一天我看見大洋貨店裏，擺着一頂洋女人的帽子，也是這樣花花綠綠的。

瞿夫人 仙人道力高妙，院子裏長花草，也長帽子。

許二小姐 老道種花種得不錯，可是這麼大年紀還種花，可見得不是神仙。王裕，老道有多大年紀啦？

王裕 他不肯說年紀，他怕說了出來，警察廳會干涉。我聽山上人說，七十年前，看見我師父，比現在老得不多。

瞿夫人　胡說！

王裕　不信，現存着許多修鬍子的剃刀。

許二小姐　冷　修鬍子的剃刀！

王裕　小姐，你沒有結過婚，不知道剃刀的好處。嫁過的，一看有幾種剃刀，就猜出男人有多大年歲。幾千年的時光，全在這把剃刀上。現在用德國刀，前清用北京王麻子的刀，元朝用蒙古鐵刀，唐朝用銅刀。我閉上眼睛，就見一年一年，幾百年飛過去。仙人對着鏡子，拿着剃刀，雌拉雌拉修鬍子。

許二小姐　你說得好笑，故意　仙人結過婚麼？

王裕　他自己也忘了。想　唐朝離現在多少年啦？

許二小姐　問這個幹什麼？

王裕　他領着唐明皇遊過月宮。

馮長　一千六百多年啦！但是那個道士不姓袁！

宛春　我看過一部閑書，裏面有個袁異人，好像是猴子精。

王裕　新近又有人替我師父，作了一篇傳記，印在書裏。

馮長　誰？

王裕　是俺們山東大才子蒲留仙。

馮長　聊齋誌異。

王裕　第五篇就是勞山道士。

馮長　虧她聰明　難道這幾天的小雨，都是老道下的？難道那一天的大雷雨，也是老道支使的麼？

王裕　七月十五，七月十六，七月十七，就在七月十七晚上，他們　不說了

瞿夫人　就好問　他們，誰們？

王裕　相同的，公共的。

宛春　什麼？

王裕　我不知道。

許二小姐　想起罪孽的話　我想在座這幾個人，該不至於有一人造孽，連累一羣罷。說起來，我祇跟劉太太素來相熟，我們一塊兒上的山。其餘諸位，本多不大識認，誰也不知道誰的底細。

大衆皆擔心事

許二小姐　王裕，利害不利害？

王裕　不知道。

宛春　今天不是七月十七麼？

王裕　正是七月十七。今天晚上，村裏人早早回家，藏躲起來，關門上鎖。

許二小姐　害怕什麼？

王裕　害怕，欲言又止　我不曉得。

瞿夫人　性急　可惡！還不老實說，舉手　打電報，非辦不可！

王裕　我說，我說，我像戒指，別讓我師父知道，我就說。

瞿夫人　快說！

王裕　我也說不很眞，我從來沒有幹過，師父叫我幹了好幾次。我沒有肯幹。

宛春　幹什麼？

王裕　（當衆叩求）奶奶小姐，慈悲積德，高抬貴手，我也不是生成的壞種子；因爲做了人家奴才，纔有今天做賊的下場。常言道，渾河裏不流淸水，驢子羣裏不出駱駝。（註環境之謂也。）你眞不知道，窮人做壞事有多麼容易，好比走路，到岔路口，一步轉錯，就越走越錯。

大衆默然

宛春　（感慨）人生多歧路！

王裕　我年輕的時候，家裏大人，送我上錢鋪裏當學徒，我不肯去。（悲傷）當初假如我去了，今天也許已經做了掌櫃，你總找不出一位，再比我王裕，規矩，老實，忠心，可靠的買賣人啦！今天有誰讓我悔過回頭，有誰再送我上錢鋪裏當學徒，我死也甘心。

劉太太　（懇勸）做了香火，可憐！

瞿夫人　可憐，然而還是他自己……

王裕　許小姐，你給說句好話罷。

許二小姐　（厲聲）監禁二十天，沒有旁的話！

王裕　（發急）請你別提像戒指啦，我說一個新聞！

瞿夫人　始終是不打不招。

許二小姐　依我說，重重辦他！

王裕　（不服）你待奴才下人們，頂狠毒，頂刻薄啦。

許二小姐　誰叫你做壞事！

王裕　（牢其所以）小姐，也許有一天，你也會在岔路口，走錯了那們一步。

大衆愕然

許二小姐　大膽，胡說！

馮長　聽見沒有，他們男客都來啦！

瞿夫人　王裕，你說了，我們不辦你。

許二小姐　我不贊成明知故放。

王裕　奶奶，小姐，你聽我說，今天晚上，千萬別出門，院子裏不要緊，再遠就險了。

劉太太　你師父白天都不讓我們出去，晚上出門幹什麼？

王裕　我不知道，可是諸位千萬別去遠，（轉身瞪了許二小姐一眼，憤不能平。）倒是這位小姐，去一趟也好。

許二小姐　混帳極了！

瞿夫人　（向衆人）放王裕去罷。（見衆人同意，就把電報撕了。）

王裕　謝謝衆位奶奶，小姐，太太！

宛春　還有旁的新聞麼？

王裕　感激圖報千萬躲着大樹林子。

宛春　這裏那有樹林子？大樹林子，在那一邊山峯上，離這裏有十幾里地呢。

王裕　掩口低聲師父快來啦，別叫他知道是我說的。這座林子古怪，誰不願意出醜丟臉，千萬別走進大樹林子。轉身溜去

老道背着手踱出來，看他頭髮白潔同素絲，兩臉紅潤似嬰兒，與普通道士一般打扮，祇多架一付金絲眼鏡。

袁眞人　繞了一轉，見女客都站起，連忙謙讓。請坐，請坐。搬一張凳讓劉太太坐，她剛想坐下，眞人把凳抽了，劉太太蹾平坐在地上，眞人大樂。嘻嘻！

劉太太　好淘氣的仙人。

袁眞人　喒們兩個人有因緣，喒們兩個人有因緣。爬上太師椅，盤膝坐定。那椅背高大，眞人矮小，縮做一團不見了。

這時從右房走出劉厚齋，他今年六十多歲，還是喜歡聽僕人叫一聲少爺。他祖與父，生前做過大官，他現在是山東出名的豪富鄉紳，家裏除掉千百頃田地，還有三樓藏書。他少時讀書，曾發下志願，要著一部井田考。家中書桌抽屜內，尙有十五六頁鈔寫未完的筆錄。往常同朋友談起，計算幾年幾月，這部名山事業，能得告成。可惜從未打算，那年那月可以起筆。所以他生平有一大恨，只恨生在膏粱錦繡之家，倦了奏勵絲竹管絃，厭了遊遍名山勝水，十分安樂，養怠了志氣。假使生在平常讀書人家，自己是個寒士，這部井田考，早可傳之不朽了。他前妻在日，右足不良於行，走路時一跛一顛，坐定時足不着地。他有時擱張小凳，替夫人擱脚。這位繼室夫人，本是兩腿康健；但劉厚齋却能以事原配之誠，事他的繼室，每坐不忘小凳，三十年如一日。太太始而惱，繼而坦然。如今走路時，眞也有點一跛一顛。你看，劉厚齋入室第一事，便是搬小凳。跟着出來董國材。記得他星期一纔在大學畢業，得政治經濟博士學位，星期二便與女學生結婚，星期三做了交通部司長。董博士少年得意，志大才大，生平祇有一事，自己承認失敗。現正背着人，力圖補救。

翟夫人　董先生，我們知白還沒有醉麼？

董國材　帶笑解說翟先生手裏一瓶酒，也喝够九成了。隨個性急厚齋，她們女太太贊成我們的主張麼？

劉厚齋　我還沒有問哩，就怕我太太倦乏了，走不動。問　太太，你覺得今天還有興致麼？你的右腿方便麼？

劉太太　整晚我休息着，很方便。

劉厚齋　將太太腳下小凳轉一個身。這樣，你更可以舒服些。低聲緩氣歇一會兒，太太，你要高興，可以在月亮地裏散散步。

劉太太　院子裏散散步，不要緊。

董國材　院子裏有什麼道理，我們可要走得遠點。今天晚上，預備冒一個大險，山裏冷，你們都得披上斗篷。

許二小姐　荒山野地，有什麼可玩？

董國材　我們去找一個怪樹林。

女眷齊吃一驚，偸眼看道士，道士裝作不解。

馮畏　國材又說笑話了，這裏那有樹？方圓十里，那有樹林？你昨天還說，好好一座廟宇，四面缺少大樹。

劉厚齋　往常呢，固然沒有樹；今晚不同，今日是七月十七。

道士與匆匆走上前

董國材　道翁，請你把剛纔對我們說的一番話，再說一遍。

袁異人　我頭一個不信，我頭一個不信，山裏人說，每年七月十七，勞山有林子飛來。

瞿夫人　還是在山上，還是在山下？

董國材　也不在山上，也不在山下；也可以在山上，也可以在山下。據說，這飛來林，年年飛處不同：一年在上清宮，一年在北九水，又一年在柳樹臺，從來沒有一定地點。這纔奇怪，這纔有冒險的價值！

許二小姐　起疑　想必是老道勸你們去尋找林子？

劉厚齋　未必盡然。飛來林，本是齊東野人之語，所以道翁也不深信。那知少年好事倒是我們，以爲荒謬得有趣，不妨一試。董先生你看如何？

董國材　誠然。

袁異人　你們去，無非空跑一趟，空費許多時光。你看這樣好月亮，爲什麼不打麻雀牌來？我們可以湊兩桌。

董國材　我偏要去尋找樹林。

馮畏　尋找到樹林，有甚麼好處？

董國材　林中無拘無束，逍遙自在。

馮畏　想了一想人多了，那能逍遙，那能自在？

董國材　我們陸續分開去，兩個人結一伴。

馮畏　方始高興我想倒值得一試。劉太太，

我替你披上鞋，你的右腿走走就好。

瞿夫人　且等一等，（細問）袁眞人，這所樹林，有什麼法力奧妙。

袁眞人　誰見有林子？

許二小姐　難道你也沒有見過？

袁眞人　我從來不信。

瞿夫人　山裏村裏總有人見過林子，去過哇！

袁眞人　恐怕就是這們說說罷咧！恐怕就是這們說說罷咧！

瞿夫人　見過去過的，回來怎樣說？

袁眞人　沒有人知曉，他們進去了，就不回來。

馮長　（甚異）不回來麼？（斷定不去了）

袁眞人　都是無中生有，胡說！你看，一到天明，林子飛去了，人也飛去了。（大衆）嘻嘻！

馮長　我不贊成這種林子。

劉太太　（愈聽愈不懂）我怕山裏暑氣未消。（豈知衆人早已中暑發狂）

劉厚齋　既是女太太們不高興，此議打消，我們都不去了。這本是逢場作戲的事情。

瞿夫人　（對馮長眨眼）袁眞人勸我們不去，我們當然不去，不要孤負了主人的一番好意。

董國材　（十分掃興）道翁，謹遵台命；你叫他們擺兩張桌子，麻雀牌搬出來。

大衆齊歎一口氣

袁眞人　（一哭就出）我不幹！我一心一意要你們去，我想念了許多天要你們大家都去。我不幹！我不幹！（哭着賴皮，滾在圓桌底下，有人拉他，他亂打手。）

劉太太　你聽他一心一意，早要我們去，眞是人小古怪多。

瞿夫人　我早猜到，這所樹林，蹊蹺得很，準有原故。

劉厚齋　那有原故，不過一句笑話而已。

宛春　（心腸軟）別哭！別哭！

袁眞人　（撒嬌）沒有人理我，沒有人喜歡我，我沒有人跟我好。

女人立刻圍着他說好話

馮長　（哄騙孩子）我們都理你，都喜歡你，都跟你好，起來！（句）聽話，（句）好，（句）乖乖的道士！

宛春　拿我手巾，揩乾了眼淚。

道士讓她揩眼淚，但是不肯爬起來。

許二小姐　你們慣壞了他的脾氣。

袁眞人　（發作）我天生要人慣，我天生要人慣！

劉太太　眞是神仙冤家，好罷，大家都去，

轉飛來的林子。

衆人經不起道士哭鬧，都答應了。

潙畏　走！領頭戴帽子，披圍巾，加斗蓬，不怕不怕。王裕的話，祇當沒聽見。許小姐，噌們穿衣服去，顯顯女子的膽量。

衆人一鬨而出。

眞人方纔快活，從桌底下爬出來，那圓桌上花瓶，先時慌亂推翻，翠葉紅華，跌落地上，眞人深深打躬。

袁眞人　花阿，爲了我，使你吃苦。捧起花枝委屈你，頭上可會跌痛。撫摩你何嘗眞痛，你是裝腔，別哭！你比先頭又標緻了。花阿，你長得太長，我替你折短些。折之這樣更美更香。重新供入瓶內瓶裏露水多，阿阿！笑了，再笑再笑，你跟我好，我跟你好。

潙畏披着大衣，國材頂着帽子，結伴從廊上來。

潙畏　道士一個人，自言自語說些什麼？

袁眞人　偶然想起，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嘻嘻！避去

潙畏　老道——猜着了。

此時潙女士，董先生，非復交際社會中朋友，乃是夜半無人時知己，當着大庭廣衆，潙畏向來不看國材，國材向來不看潙畏；假如國材偶而偸看一眼潙畏，必然潙畏也在偸看國材。往往四目相遇，甚覺無聊，所以兩人間，要做出毫無干係，漠不關心樣子。惟有此刻，方是眞心眞言眞愛情，董先生，潙女士，與平常判若四人。

董國材　誰去理會老道，滿嘴顚三倒四，走近我最親愛的畏女士。

潙畏　支吾你捧着我的手聞香，他都看見了。唉！倘若宛春嫂嫂，起了疑心，那怎麼好？

董國材　幷無可疑的地方。

潙畏　幷無可疑，有麼，國材？我此刻幷不在這兒做什麼不正當的事罷。

董國材　你絕對不會。

潙畏於是乎伸一隻手讓國材捧着，國材趁勢捧着她兩隻手。

潙畏　宛春是你的新婚夫人，又是我的舊同學；倘如我有一絲一毫對不起她，我心裏萬分難受。

董國材　緊握着她兩手看你眼睛，就知道你決不會對不起人，眞好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仔細打量世界上，那有像你這樣無知無識天眞爛漫的女子。

潙畏　我一心祇想幫宛春同你的忙。

董國材　我知道，我怎麼會不知道，我的

親愛的句勇敢的畏女士!

馮畏 我最愛宛春,我願意做她最好的朋友。

董國材 是的是的,宛春沒有一個比你再知己的朋友。

馮畏 近來,她似乎有點不喜歡我,不知道爲了什麼?

董國材 (深曉人情)那是宛春一時之錯,所以我不怪她,我決不在背後說自己夫人的壞話。

馮畏 (板起面孔)就是你說,我也不聽!

董國材 你能說這句話,我更要愛你,可惜宛春天生冷心腸,不能領會旁人的好處。

馮畏 宛春也不能夠領會你的好處。

董國材 可不如此;我呢,的確不容易領會。我向來乖僻,不合時宜,好比一朵花,我是未經陽光普照,雨露滋潤的一朵花。

馮畏 可憐,可憐!

董國材 (愈加得意)我是熱鬧世界中一個畸零孤獨的人。

馮畏 你斲碎了我的心。

董國材 我往常祗有念到你,纔覺得做人還有生趣,一向靠你培植鼓勵,你好比天上一顆星,是我惟一的光明。

馮畏 我很願意做一顆星,但是不敢當。

董國材 你已經提高我的人格。

馮畏 這個,我差堪自慰。

董國材 你不知不覺,使得我待宛春好。

馮畏 你們夫妻向來和睦。

董國材 向來和睦,可是新近我纔注意,時時刻刻,想點法子恭維宛春,使她格外喜歡。(歎)那一天,我們初次相逢,你我初次見面的那一天,永世不忘那一天!

馮畏 正是你同宛春結婚,我來喝喜酒的那一天,可悲可喜可恨可愛的那一天。

董國材 你知道我怎樣報答那一天?

馮畏 告訴我。

董國材 我念了三首英國詩給宛春聽,我因爲能遇見你,很感激宛春。

馮畏 不忘本。

董國材 你還記得你第一次回我的信,那樣粉紅的信封,那一手極漂亮的字,你爲什麼寫這樣漂亮的字?

馮畏 我不會寫字。

董國材 我見你肯寫信,非常快樂,所以買了一付鑲寶石的金鐲,送給宛春。

馮畏 你送給宛春不少物事。

董國材 我自己訂了一個條約,每次你

稍爲有點好處到我，我立刻就買好東西送宛春。那付金剛鑽耳環，是你第一次取消我的姓，你單叫我國材，我送她的。那身金絲絨大衣，是你答應同我們到勞山旅行，我送她的。

馮畏　我并不說一定答應。

董國材　難道還不能不言而喻!?

馮畏　近來宛春不大穿那件金絲絨大衣!?

董國材　就是手鐲耳環，也不常戴。大約宛春有點點猜着，每逢我待她好，總是因爲你待我好。女人常會無緣無故起疑心，宛春起疑心，未免難以索解，未免難以索解!

普通可說的話，至此大都說過；另有許多至性流露的語言，刻下又未想起，兩人祗得你看我，我看你，低下頭去。大凡有眞愛情的男女，最忌對坐無言，如此便致人誤會。偏偏那極喜誤會的董夫人宛春，卽在此刻，從廊上走來，立在窗槅邊，看飽了退去。

馮畏　有人在廊子上張望。

董國材　好夢初覺　有人麼?

馮畏　好像有人，阿呀!倘若正是宛春!惟嬌人能知婦人　國材，她看見我們在一起，一定會說你捧着我的手。

董國材默然，連忙縮手。

宛春也不客氣，竟走進來。

宛春　似笑非笑　擾了你們，倒是對不起得很。若肯善罷甘休，便非人情。國材，稍爲等一等，等過一分鐘半分鐘，再捧着馮姐姐的手閒吞。故意將手當放鬆，是當關好。護愼些好，我不願意旁人走來，也看見你們兩個人在一處。國材，旁人不能領會你的好處，現在窗子關好，隨意請便罷。戲曇欲歎從左門走出。

國材莫明其妙，馮畏了然於胸。

馮畏　豈有此理!豈有句吱喲句可惡她鬼頭鬼腦!追上喊宛春，回來!

宛春　聲聲而至馮姐姐，你喊我麼?

馮畏　究竟什麼理由，我倒要質問你，一個人鬼鬼祟祟，在院子裏幹什麼?

宛春　委婉　我在院子裏，尋找一件遺失不見的東西。

董國材　哦，丟了東西!巴不得支我開去　貴重麼?

宛春　國材，這件東西，我一向看得很寶貴，就是丈夫對我的愛情，不知怎麼會打碎丟落了。馮姐姐，你看見沒有，比方你碰巧撿着，要是看得不甚希罕，那末，請你還了我，頓　碎、碎爛爛的也好。

馮畏　宛春，我不能受你的教訓，竟會說我總住女人說這種話，羞不羞！

董國材　羞辱　你這樣不大方，不正當，未免令我不滿意。你親口告訴我，上樓換皮鞋，要好大一會工夫，何以又不放心，急於跑下來。

宛春　國材，女子都是如此呵！

馮畏　宛春嫂嫂，這一次我饒恕你。

宛春　你倒要饒恕我，眞不講理。

馮畏　那一個不講理！

宛春　隱忍不住　那一個不講理！

如兩貓相鬭

馮畏　那一個不講理！

宛春　那一個不講理！

馮畏　那一個不講理！

宛春　那一個不講理！動了眞氣

國材搶着桌上一只紅花茶杯，趕忙遞到宛春手裏。

董國材　這裏有一只茶杯，大概是冒充明窰，你使勁摔破他，使勁摔，使勁摔！

宛春一腔憤怒，無從發洩，果然接過茶杯，用力摔成齏粉。

董國材　你摔了一只茶杯，心裏的氣，可以平了罷。陪笑

宛春不響

馮畏　日後你自然會明白，懊悔。

董國材　宛春不要責備好人，馮女士在你背後，盡是替你說好話。

馮畏　豈用你說，她早知道，她都偸偸的聽見了。

董國材　搖頭不說，索性不輕了。　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當！我們儘管公開向明說，我是生成的爽快脾氣！況且我也沒有不可告人的曖昧！宛春，你假如主張，以後我所有說話行事，不得欺瞞你，這個當然照辦。這是你做妻子，在法律上應當享受的權利；可是我也不肯話不從心，硬說馮女士不是我生平第一個知己。宛春，當初假如我先遇見馮女士，後遇見你，頓　這是氣運使然！長歎一聲

馮畏　隱忍不住　咳，遲了。

宛春　馮姐姐，想來你沒有碰見國材以前，不知道眞愛情的滋味。

董國材　搶說　你逼得我不得不說，馮女士同我，精神上，兩個人就是一個人，一個人就是兩個人。

宛春　國材，我不該同你結婚，破壞你們兩個人改一個人的幸福。

董國材　不怪別人，怪我自己失敗。至於馮女士的品格，眞是潔白無瑕，每回我對她提起愛情，她總要我少說。

宛春 冷笑 不見得罷。

馮旻 憤憤 你果然躲在廊子上，偸聽了半天。宛春，國材說的話，多麼光明正大！宛春，你難道還看不出國材的人格不比尋常？

宛春 我天生盲於目，而不盲於心。我眞要換皮鞋去了。

宛春眞去了。半晌。

馮旻 忍不住 你挺身受過，顧全大局，眞可以叫天下人佩服。

董國材 不在意 這是男子應盡的義務。

馮旻 宛春做出那種委屈樣子，好像眞是我們旁人不是。

董國材 徒然見得她小氣。

馮旻 沒精打彩 我再同你結伴步月，也覺得沒有意思，好好一件風雅事，被宛春看得下作了。

董國材 我們應當有膽量繼續奮鬬，旻女士，唉！恨不相逢未娶時！假如你我遇見，祇早了一天，祇早了半天，悔之無及然而因爲一步走錯，終身痛苦，這也是人生極不公平的事呵！

馮旻 一步走錯，終身痛苦，還有那個說過，可稱同病相憐。想起 哦，那個香火王裕！

室外脚步聲。

董國材 她又來了，討厭。看來者是瞿天人，一塊石頭放下。 原來不是——原來是瞿夫人。

瞿夫人 正是瞿夫人，我沒有走錯罷。

馮旻 依然大自廣衆中之馮旻 那能走錯。

董國材 來得好，正希望你來。我們想結伴去步月，可是等等大衆，總是不來，我那裏沒有找過。特爲在屋內四面張望

瞿夫人 不妨在屋裏多找找，那張医床底下，也許藏着人，我也是來找我們瞿先生的。

董國材 會為起身 我去叫他來。

瞿夫人 多謝多謝，勞你駕，下次少煩你。

董國材 你多管是取笑我。

瞿夫人 從來不會。

董國材 去去就來。匆匆出右門

瞿夫人 馮女士跟我，在此恭候你回來。其實兩人各有心事，板起面孔，隔着桌子坐開。

瞿夫人 紀錄冷笑 馮女士說的話全對，眞是我冒昧。

馮旻 唉，我一句話也沒有說。

瞿夫人 我耳朶裏，好像聽見人說。「瞿夫人太不知趣，爲什麼偏偏在這個時候來？」

馮畏　（一笑[illegible]）你的耳朵眞好。
瞿夫人　（嘻嘻）他們都說我一雙耳朵長得好。
馮畏　你從前做模特兒的時候，大概所有的美術家，都恭維你這一雙耳朵。
瞿夫人　你我素不相識，你怎麼會曉得這件事？
馮畏　（自悔失言）我不該說。
瞿夫人　你們曉得不曉得，說不說，我難道在乎麼？
馮畏　（敷衍）你當然不在乎我，該死該死該死！
瞿夫人　眞是該死！
馮畏　（又成敗闕）那一個該死？
幸喜得有人從右門走來，衝散了這場懸闕。
看那來者，衣服襤褸，形容憔悴，乃是十年前名畫家瞿知白的軀殼。回首當年，風流瀟灑，是何等的意氣。誰知結婚之後，他所仰慕傾倒的夫人，有萬種好處，獨獨解不得他的胸臆。兩個人愛也愛到極點，恨也恨到極點；離又不好，聚又不是。如今瞿知白，祇圖借酒澆愁，消磨那一時消磨不盡的歲月。你看他左手把瓶，右手舉杯，滿滿斟，深深飲，飲得醉倒，方始開顏一笑；但他此刻尙未醉也。
瞿知白　聽說你打發人找我，這是難得的，我樂極了。
瞿夫人　請你，并不是爲我自己的事。
瞿知白　（自笑）想必董先生把話傳錯。
瞿夫人　請你陪我們同去步月。
瞿知白　這又何必。
瞿夫人　我猜不透老道的意思，他說要試試我們。你看他要試我呢，還是試你？
瞿知白　他說人人都要試，說起來也不信，尤其是你。
瞿夫人　今天晚上，或者眞有林子飛來。
瞿知白　難說。
瞿夫人　他說尤其要試我麼？
瞿知白　（笑）準是你有仙根，容易度化。
瞿夫人　請你看住老道的舉動。
瞿知白　說起來也不信，你們都是發獃，況且我另有正經。
瞿夫人　喝酒是正經。
瞿知白　猜得甚妙，猜錯何妨。（傾瓶中酒，不滿一杯。）酒瓶已經空空。（閉目）你算把我看定了，（微喟）我想在院子裏吸支雪茄。
瞿夫人　你的手這樣發抖，那能點着煙，等我……
瞿知白　勉強可以對付。（點了半天，居然點着。）
瞿夫人　好一雙手，多麼秀氣，不愧名畫

家的手，

瞿知白　看手，不覺悽惻。　畫家在那裏？

瞿夫人　好畫久巳不作了。

瞿知白　好夢好久巳不做，好的畫意，久巳枯竭了。取酒瓶照着自己噴臉。我怎麼會成這種倒霉樣子，那裏還是十年以前的瞿曇。

瞿夫人　是愛還是恨　想是你生成品性不長進。

瞿知白　想是如此，可是當年我初遇見你，未曾結婚以前，我倒像個有志氣的男子。

瞿夫人　當時我亦看你有出息，無言　既然弄到這樣，不必說他啦。

瞿知白　只是連累了你，當年我決計料不到會像今天這樣糟糕。我看得自己很高，看得你更高。說起來也不信，我常時天不亮就起床，夾着油板，出去畫畫。當年我的血是熱的，現在，現在我也老了，完了！如怪　如不知道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怎麼會灰了心，一切不在乎了。自己不解　你從幾時起，纔討厭我，纔看不起我？

瞿夫人　自從我知道你性情以後，也有多年啦。

瞿知白　含淚　不錯不錯，有多年啦，還在我自己看不起自己以前。我也是因爲你看低我，我纔看低我自己，這話不假罷。我勉強想爭氣，可是一個人不中用；假如你稍爲有一點愛惜我的心，我就不會一直向下流跑。

瞿夫人　問我良心，我的確不愛惜你。難道你要我口是心非！我生成剛直性子。你當初也是取我的剛直。

瞿知白　是剛直的性子，恩怨分明，我早料到。你待我，不是一百分愛，就是一百分恨。

瞿夫人　你看我恨你麼？

瞿知百　不到一百分，這是你的錯誤。所以我們始終沒有痛痛快快，折散分開。頓　現在再想補救，恐怕太遲了罷。

瞿夫人　何必癡心妄想，已經太遲了。

瞿知白　落淚　假如當初我們有個小孩子，——傷心！

瞿夫人　添點罪孽，這樣的父親，這樣的家庭。

瞿知白　你說得有理，總是我自己作孽。

瞿夫人　不盡是你，假如當初我不嫁你；現在結果，當然兩樣。也是我自己糊塗。

瞿知白　常言道，人生三椿事，一去不能回：說出口的話，已往的年月，錯過的機

會。假如年月機會能夠回來，想 我同你
結果也會好些麼？
瞿夫人　嚇！
瞿知白　常言道，人生一夢耳。假如天許
我做第二個夢，我或者不至於再像第
一夢裏，這樣不成器，潦倒終身。
瞿夫人　自暴自棄的，難難！
瞿知白　承認 你說得有理。
瞿夫人　不知我如何。
瞿知白　無論如何，你總可以比現在好，
祇要你不去嫁周省山。聽說他新近又
找你麻煩？
瞿夫人　他找我麻煩的時候，你我還沒
有認識呢。當初不該同他翻臉。
瞿知白　這個人一無可取，你心裏是明
白的。
瞿夫人　當初我以為你很可取，如今怎
樣，我的心那裏明白。
瞿知白　周省山是個渾蛋，最下流的東
西。
瞿夫人　有淚 下流不下流，你該曉得？
瞿知白　你算斷定了我的終身。狂笑一聲，
取杯中餘酒一飲而盡。
這位結婚十年的成績，正想暫時脫離
煩惱，到院中吸支雪茄，却有許多人說
說笑笑，從右門出來。
袁眞人　看瞿夫人來了來了，可以走了！
劉太太　見瞿知白斜靠茶几低頭吸煙。 瞿先
生不同去麼？
瞿知白　塵緣未斷，沒福去。吸煙 我在院
子裏等你們回來。
劉長　不知道還要回來麼？
瞿知白　假如諸君此去成仙，微笑着，看着
瞿夫人。我們難再見了。董先生，假如在
林子裏尋着蓮花藕果，帶些回來送我。
董國材　當然。
袁眞人　快跟我來，不要給胖子王裕看
見。
吹滅了蠟燭，祇剩一支。
劉太太　神仙怕香火麼？
袁眞人　他要捉我去睡。我已經多顛了
一個時辰，嘻嘻！
劉厚齋　在月亮下，登山，尋飛來林，應當
帶些驚慌，毛骨聳然的樣對。帶笑 這翁
這樣發孩子氣，反而見得平淡無奇了。
瞿知白　我在院子裏。
衆人預備起程。
瞿知白　劉長齋邊，剛要搶着出去。 阿！
董國材　吃驚 怎麼啦！
瞿知白　鄭重問 袁眞人，這林子倒底有
什麼好處？

劉太太　神仙一晚總不肯明說。

袁眞人　你們快去。

瞿夫人　見知白神色改變，不覺疑訝。 你不說，我們不去。

袁眞人　有人說到林子裏，人人都能找到心上最喜歡的東西，就是第二次機會。

董國材　什麼？

袁眞人　就是從前錯過的機會，今天重來。

馮畏　我說什麼大衆相同的公共的，原來是錯過的機會。

劉厚齋　慨然 我一生也錯過不少機會，太太，我常時想，假如那錯過的機會能夠重來，我想寫的那部井田考，可以脫稿，或者還可以替國家盡點力，做個有用人才。

瞿夫人　不信 第二次機會。

袁眞人　走呀。

董國材　走走，逛如意林子，逛如意林子！

大衆轉身出去。

瞿知白　何不從這邊走。推開長窗 果然森森鬱鬱一座大樹林，月亮從樹巔透射，地上都是碎光，林子裏靜悄悄悄地，室內也靜悄悄地。

袁眞人　驚得鑽在桌下，喊 王裕！王裕哎喲！快來，

王裕！

瞿知白　神志安閑，是宗旨已定。 那一位拚得冒險。

沒人答應。

董國材　大笑 這算得什麼？照科學上說起來，是不能成立的。

瞿知白　微笑。 國材，你頭裏走。

國材縮到不知那裏去了。

瞿夫人　否認 第二次機會。說罷看着知白 衆人也看知白。

瞿知白　仰天大笑，擲去雪茄。 這回不算。欣然去。

許二小姐　他這一去，不回來了。

劉太太　駭死人！輕輕從左門溜出去，又做手勢招呼厚齋。

厚齋有點入魔，不肯逃走。

董夫人看得國材同馮畏的情景，十分生氣，毅然獨自入林子去。

瞿夫人　利口 董先生，你還能不去麼？

董國材睬馮畏一眼，索性兩人結伴去。

袁眞人　不要再去了。對瞿夫人 你去不得，你若去，怪哉怪哉！

瞿夫人偏去。

許二小姐　究覺怎樣，我也是三個不相信？也去

隔房劉太太喊厚齋。

厚齋本來主意不定，聽見喊，反大步入林去。

室內祇有道士一人，吹滅了蠟燭，立在桌邊，朝外看。

王裕　端著木盤進來收茶杯。師父，多早晚了，還不脫脫衣服睡覺，他們也快睡了。

袁眞人　王裕，你看。

王裕　驚喜　我的祖宗呀，林子是眞的。

袁眞人　是眞的，可是……

王裕踮着脚走到窗邊，伸出頭去張看，被道士遙遙一推，不由衛跌出去。

袁眞人　拍手大笑　嘻嘻！

——閉幕

（未完）

第二夢的著者倍雷

從予



倍雷（Sir James Matthew Barrie, 1860–）是現代的第一流小說家及戲曲家，與高爾斯華綏倍乃德等並有聲於英國文壇。他本是英之蘇格蘭人，曾畢業於愛丁堡大學。一八八五年始至倫敦為新聞主筆，從事創作。自是厥後，他遂如其"When a Man Single"所述漸著聲譽於文壇了。

他的小說，多描寫故鄉蘇格蘭的生活，其中交融着悲哀與滑稽的情感，像"The Window in Thrums""The Little Minister"都是很有名的。

他的劇本，最著的像"Half an Hour," "Peter Pan," 都能把人物的情性，用對話體明白的說出；至於佈景敍事則但用記述的文筆。我覺得克拉克（Barrett H. Clark）在今日之英美劇壇中說的好：『直到最近，倍雷還似不願將其劇本付印。其中有一個原由是因為這是為排演而作的，倘如印在紙上，就難保劇中的精神和人物的個性，不因是而有喪失。但是最後，他創造了一個彌補此缺憾的方法，用舞臺指揮來補救這缺點。……』

參攷資料

臨時參政院條例

四月十三日公布

第一條　臨時參政院輔佐臨時執政，設於臨時政府所在地，以左列各員組織之：

（一）各省軍民長官各派代表一人；

（二）京兆，熱河，察哈爾，綏遠，西康長官各派代表一人；

（三）邊防督辦及中央直轄或指定之總司令各派代表一人；

（四）內外蒙古，西藏，青海，滿籍各旗，回部及華僑，由臨時執政共派十六人，但以各該地方旗部人爲限；

（五）各省省議會議長一人，各區有議會者亦同；

（六）各省區法定各團體之會長互選一人；

（七）由臨時執政派充者十八人至二十人；

前項各員，均爲參政。

第一項第六款互選程序，另以命令定之。

第二條　左列事項，臨時執政得具案提出於臨時參政院議決之：

(一)關於省自治之促成，及在國憲並省憲未施行前應先規定之自治暫行條例案；

(二)關於善後會議，財政整理委員會及軍事整理委員會議決之執行事項；

(三)關於消弭及調停各省間或各省內部相互間之紛爭事項；

(四)關於與外國宣戰媾和或與締結之條約案；

(五)關於募集內外公債及增加租稅事項；

(六)其他臨時執政認為應行諮詢事項。

第三條　臨時參政院關於前條第一款至第三款各事項，得建議於臨時執政，建議案須有參政十分一以上之連署，始得提出。

第四條　臨時參政院議決案或建議案，臨時執政認為可行時，分別發交各主管官署執行。

前項議決案臨時執政認為不可行時，得於接受後二十日內交付覆議。覆議通過，即予執行。

第五條　臨時參政院設議長副議長各一人，均由臨時執政就參政中特派。會議時，議長為主席；議長有事故時，由副議長代理。

第六條　臨時參政院之議事，非有過半數之到院參政列席，不得開會。其表決以列席參政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議長。

但覆議事件，以四分三以上之到院參政列席，及列席參政三分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臨時參政院議事細則，由臨時參政院定之。

第七條　臨時參政院行使職權，至正式政府成立之日止。

參政之任期，以正式政府成立之日為限；但原派之長官有變更，或各該參政所屬之會經改選時，應即改任。

第八條　臨時參政院設秘書廳，掌文書，議事，速記，編輯，會計，庶務等事項。

秘書廳設秘書長一人，秘書六人，事務員四十人。秘書長由臨時執政特派或簡派。秘書由秘書長呈請派充，事務員由秘書長派充。

秘書廳因繕寫文件及襄理雜務，得酌用雇員。

第九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金佛郎案新協定內容

四月二十一日外交部正式發表

外交總長致法國公使文

為照會事：關於應付一九〇一年法國部份賠款餘額之退還及其用途，自經中國政府代表與貴公使交換意見後，本總長茲將兩國政府議妥之下列協定，特為備案：

(一)法國政府對於中國政府承認將法國部份庚子賠款餘額退還中國，作為中法兩國有益事業之用。法國政府承認上項退還賠款得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一日起算；其自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後之二十四個月，作為展緩期內，所有過期未付之款，悉數交與中國政府。

(二)中國政府向法國政府承認將上項應付而已退還之賠款餘額，按照一九〇五年所採用之電匯方法計算，並加以匯兌或有之盈餘，一併折合美金，自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一日起，至一九四七年止，逐年繼續墊借與中法實業銀行(中法合辦)作為該行發行五釐美金公債之擔保。此項公債分二十三年還清，按照附逐年付款表辦理。

中法實業銀行經法國政府之同意，將換回遠東債權人應得之債券全數，一次交與中國政府，作為償還前項墊款之擔保。前項墊款之償還，當於本協定第四條所載之各款項收入時實行之。

如滿二十三年所有債券未能如數償清，則債券上尚有應付餘額，中法實業銀行對於中國政府仍負債務之責，縱業經撥付之款，已達上述美金公債債票之總額，並因法郎恢復原狀發生或有之盈餘，統應按照和解辦法第八條，歸中國政府所有，充辦理中法間有益事業之用，不得爭執。

(三)中法實業銀行經各國政府之同意，並得中國政府之認可，得將發行之五釐美金債票用途分配如下：

(一)根據和解辦法，發給中法實業銀行遠東債權人以票面換回此項債權人所有之債券；

(二)辦理中法間教育及慈善事業之用，其執行條件應

每年在北京由法國政府代表與中國教育部代表商定之。中法實業銀行因有借欵關係，爲替代利息起見，願提出五釐美金債票若干，充中法間教育事業之用，其數每年至少爲美金二十萬元之實欵，該行並應設法於實行協定應付各款外，使此項數目能達到美金二十五萬元之實欵爲度；

(三)代付中國政府應繳中法實業銀行股本餘額；

(四)撥還中國政府所欠中法實業銀行各欵；

如實行前列各項之用途外，倘有債票餘額，應歸中國所有，以充中法教育或慈善事業之用。

(四)作爲擔保品之債劵，應按照和解辦法，以下列各項收入撥還之：

(甲)管理公司（中法合辦）以代理資格經營中法實業銀行財產所得之款；

(乙)由中法實業銀行自行經營財產所得之款，此項財產，管理公司無代理權者；

(丙)管理公司紅利百分之九十五屬於中法實業銀行者；

(丁)中法實業銀行交與管理公司流轉資金五千萬法郎所得之利息；

(戊)屬於中法實業銀行各種讓有權之收入；

(己)中法實業銀行得管理公司之許可，直接經營所得其他各項利益。

(五)遠東債權人所有之債劵，交與中國政府以後，應與其他債權人所有者，享受同等利益，毫不歧視。每屆半年決算時，統計前條所列各項收入編列數目，由管理公司中法實業會檢查之，其收入之款項，按照和解辦法，以比例方法分配之。

(六)美金債票上所載文字發行數目及其票面金額，應照中國政府所核定之格式辦理。

(七)中國政府得以中法實業銀行股東資格派員檢查該行帳目，及遠東存戶間分配債劵之事。

(八)凡本協定所未載事宜，關於一九二三年二月八日法國法律施行條件之規定，仍以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七月五日，九日及七月二十七日兩國政府之各項換文爲有效。

相應照會貴公使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

右照會

大法國特命全權公使瑪。

大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附逐年還款表

抽籤年期	應還債券之張數	中國政府每年應付之數額(以美金計算)	五十元之美金債券共八十七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張之本利總額編號自一號至八十七萬七千八百七十八號
一九二五年	一一九一八	二、七九〇、三七六・五三	二、七九〇、三五〇・〇〇
一九二六年	一二五一〇	二、七九〇、三七六・五三	二、七九〇、四〇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	一三一三五	二、七九〇、三七六・五三	二、七九〇、三七五・〇〇
一九二八年	一三七九一	二、七九〇、三七六・五三	二、七九〇、三三七・五〇
一九二九年	一四四七五	二、七九〇、三七六・五三	二、七九〇、三八一・〇〇
一九三〇年	一五三〇五	二、七九〇、三七六・五三	二、七九〇、三七二・五〇
一九三一年	一五九六六	二、七九〇、三七六・五三	二、七九〇、四一〇・〇〇
一九三二年	四一五三二	四、〇二八、七九五・七四	四、〇二八、七九五・〇〇
一九三三年	四三六〇八	四、〇二八、七九五・七四	四、〇二八、七五六・〇〇
一九三四年	四五七八九	四、〇二八、七九五・七四	四、〇二八、七九五・〇〇
一九三五年	四八〇七九	四、〇二八、七九五・七四	四、〇二八、八二二・五〇

一九三六年	五〇四八二	四、〇二八、七九五・七四	四、〇二八、七七五・〇〇
一九三七年	五三〇〇七	四、〇二八、七九五・七四	四、〇二八、八二〇・〇〇
一九三八年	五五六五七	四、〇二八、七九五・七四	四、〇二八、八〇二・五〇
一九三九年	五八四三九	四、〇二八、七九五・七四	四、〇二八、七六〇・〇〇
一九四〇年	六一三六二	四、〇二八、七九五・七四	四、〇二八、八一二・五〇
一九四一年	三九六六一	二、七九〇、三七六・五二	二、七九〇、三五七・五〇
一九四二年	四一六四五	二、七九〇、三七六・五三	二、七九〇、四〇五・〇〇
一九四三年	四三七二六	二、七九〇、三七六・五三	二、七九〇、三四二・五〇
一九四四年	四五九一三	二、七九〇、三七六・五三	二、七九〇、三七七・五〇
一九四五年	四八二〇九	二、七九〇、三七六・五三	二、七九〇、三九五・〇〇
一九四六年	四〇六一九	二、七九〇、三七六・五三	二、七九〇、三七二・五〇
一九四七年	四三一五〇	二、七九〇、三七六・五三	二、七九〇、三七五・〇〇
	八七七八七八	七五、三二四、四三三・〇八	七五、三二四、三九八・五〇

與本公使交換意見後本公使茲將兩政府議妥之下列協定，特為備案，（以下卽協定原文與外交總長致法使照會中所列相同，從略。）相應照復貴總長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右照會

大中華民國外交總長沈。

法國公使致外交總長文

為照復事接准貴總長四月十二日來文，關於應付一九〇一年法國部份賠款餘額之退還及其用途自經中國政府代表

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

外交總長致法國公使文

爲照會事：按照本日所送照會，本總長應行聲明：查照中法實業銀行法國管理公司之承認，所有管理公司之中國政府股本，在一九二五年五釐美國金元公債項下繳清，中國政府願使中法實業銀行法國管理公司之中國所承認股本總額，至少增爲一千萬法郎，至該公司章程因此所需修改之處，須得中國政府同意。

此外中國政府願將銀行名稱日後加以修正，以確定中法合辦之性質，相應照會貴公使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右照會

大法國特命全權公使瑪。

大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十二日。

法國公使致外交總長文

爲照會事：接准貴總長本日來文，所開中國政府聲稱：按照中法實業銀行法國管理公司之承認，所有該公司之中國政府股本，在一九二五年五釐美國金元公債項下繳清一節，管理公司業已通知法國公使館，此節可使中國政府滿意，即請貴總長查照。關於法國管理公司之中國所認股本總額，中國政府願使至少增爲一千萬法郎一節，法國公使館業准該公司確實聲明，當極力設法使中國政府在短期內完全滿意。至該公司章程因此所需改修之處，須得中國政府同意一節，亦屬可行。此外中國政府願將銀行名稱日後加以修正，以確定中法合辦之性質一節，本公使業准該公司確實聲明，法國管理公司之名稱，可依此旨由董事會簡單之決定，加以修正，相應照復貴總長查照可也。須至照會者，右照會

大中華民國外交總長沈。

西歷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



航空論

此書敍述航空學之要義：關於器械者，有航空機之沿革與分類、機身、發動機及推進機之構造等項；關於技術者，有滑翔、安定、操舵、航行、最大距離等項；關於空氣者，有空氣性質與抵抗及氣流等項；關於軍用者，有投彈、裝礮等項．用淺顯之文字，說高深之學理，洵足爲有志斯道者之南針．

▲著者　黃璧

▲一冊　定價五角

新學制高級工業學校教科書

實驗電報學

編者因此學向無中文專著，學者不便，乃博考西籍百數十種，更本其二十餘年之經驗，提綱絜領，輯成此書．詳論磁電之原理、通報之器具、電報工程、電線之病、測量法、電報記號及電報規則．取材力求實用，並能切合國情．凡從事電報事業及預備任電報職務者，皆宜人手一編，高工可用作教本．

▲編者　曾清鑑

▲一冊定價六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開辦已經十年

學員萬七千人

學額並無限制

隨時可以報名

國文科

國文爲求學始基。應世要具。本社鑒社會之需求。特設國文科。分初。中。高三級。每級畢業期限一年至二年。教材分課本講義兩大類。延請海內國學專家擔任教授。指示學者以最捷途徑。

國語科

統一國語。爲我國目下之要圖。全國小學已改用國語教授。其重要可知。本社特設國語科。教授國語上一切智識及技能。小學教師及研究國語者均應加入。

英文科

英文之重要。爲人人所共知。以求學言。固不可不識英文。以經商言。亦不可不識英文。本社英文科分本選二科。本科分四級。每級約抵尋常學校一年至二年之課程。選科分九門。尤便於有志專修者。

算學科

吾人日常生活。以及一切科學。皆與算學相關。本社因特設算學一科。分算術。代數。實用幾何及三角三級。講義皆用英文編輯。專門名詞及難解字句。則附以漢文譯註。

商業科

今日世界各國。皆趨於商戰之一途。吾人欲於國際市場商得一立足之地。非有商業新智識不可。本社有鑒於此。特設商業科。分預科。專門科。研究科三部。預科及專門科之第一級現已開辦。講義用英文編輯（附有漢文註釋）。材料極合實用。

各科皆印有簡章。有志函授者。可函致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索閱。

本社開設於日本橫濱四十餘載分設英美等國歷有年所專辦寰球農產花卉球根種子關於農業園藝一切無不俱備倘蒙　賜顧不勝歡迎

（營業課目）

一佈置庭園代設溫室並包攬裝飾一切工程事宜

一各種肥料殺蟲藥品園藝農事各項器具

一四季草花蔬菜森林種籽苗木果樹盆景盆栽

一園栽各種異樣樹木及園藝應用書籍植物圖譜

新到春季栽種植物

大麗花。美人蕉。薔薇花。蔦蘭花。萬蒲花。芍藥花。荷包牡丹。各色草花蔬菜種子其他各種球根園栽花木應時發售



電話西四九一三

事務所上海靜安寺路五十號卡爾登樓下

第一園場赫德路愚園路轉角

第二園場憶定盤路中

橫濱植木株式會社上海支店

在裝置時稍費一些裝費
日後可省許多修費
所以
凡有裝置熱水管衛生用具及自來水管等應請
駕臨上海江西路六九號(電話中央七三號)上海
自來水公司裝設部接洽定能滿意經用
一切工程均願擔保

東方(589)



維爾趣葡萄汁

曾用維爾趣葡萄汁以敬客乎？請試之吾知客必
因之讚譽不置也維爾趣葡萄汁之調和分量如下
維爾趣 一品脫 冷開水 一夸脫
糖 一杯 檸檬汁 二枚 橘汁 一枚
如此調食即成一種適口清涼補血開胃之飲料於
熱天及晚上飲之絕佳

各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黃浦灘路三十一號賀勒洋行經理

Welch's
Grape Juice

335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浙江孫傳芳發表廢督裁兵意見，謂「督」與「兵」皆不足爲國禍，惟須防止兵爲督及師旅團長所私有。並提出救濟方法，主張將各省軍事督辦及師旅長同調鄰省，三年任滿，必再調。兵隊由陸軍部定檢閱兵械條例，由各省派軍官會同法團代表檢閱，核定各省軍額，分別留遣。

四月 一日

●臨時執政令：派唐在復爲意大利萬國農會全權代表，任命張克瑤爲山東陸軍第一混成旅旅長。

●英美日意葡比西七國公使以庚子賠款用紙用金，各國均有關係，向來交涉由八國聯銜，反對法國單獨與中政府解決金佛郎案。

●安徽第一旅旅長倪朝榮，憲兵司令程文沅及第二旅各團長等因王揖唐主持免第二旅旅長李傳業職，及懲辦倪道烺，拒絕王氏回任，電請將安徽軍務善後督辦一職迅頒明令廢除，軍隊暫歸盧永祥節制。

●京師警察總監朱深制定新聞紙營業規則十二條，凡在京經營報紙，雜誌，通訊社及發售報紙，雜誌者，須取具鋪保呈

報並案。

同　二日

●閣議決定以金佛郎案卷宗交司法部，審查有無損害國庫觸犯刑章之處，以便進行。

●孫文柩由中央公園移殯西山碧雲寺，送殯者十餘萬人。俄政府所贈棺經醫生認為不適於久藏遺體，殯時另用一棺，加藥液將遺體浸沒防腐。

●唐繼堯范石生兩軍在南寧附近接觸。沈鴻英殘部乘機在桂林柳州復起。

同　三日

●善後會議第九次大會，財政案大體成立，議決以同性質議案七件及修正案兩件交財政專門委員會審查。次又議決「咨請執政府請電達各省區軍民長官及各軍將領限期報告最近財政軍政情形案。」及議「宣布歷年所欠內外債確數及其用途為整理財政之先決問題案」一時，因會員多退席，人數不足，宣告延會。

●外交總長沈瑞麟呈准，派劉崇傑（駐西班牙公使）為全權代表，與委內瑞拉國簽訂通好條約。

●執政府電斥安徽軍官越職倡議廢督，王揖唐帶奉軍一營回任，駐蚌埠鎮懾。第三旅長王普第四旅長高世讀表示服從王督辦，不參加廢督運動。

同　四日

●善後會議第十次大會，奉代表及政府派會員因不贊成以「臨時政府制案」列入議程，均不出席，人數不足流會。

●閣議決定孫文國葬，並遵孫遺囑擇南京紫金山為國葬地，令盧永祥韓國鈞妥為照料。

●趙恆惕通電主張以裁兵弭亂，以聯治建國。

●日本外務省事務官朝岡抵北京，辦理中日文化協定事件，教育界表示反對該協定之存在。

同　五日

●教育部聘馬君武為國立北京工業大學校長，張明倫為國立北京農業大學校長。

●湘西熊克武軍久未遵湘當局勸告離去湘境，趙恆惕除派兵準備武力驅逐外，又電熊限於兩星期內出境。

同　六日

●善後會議第十一次大會，續議「請宣布內外債確數及用途案」，經修正為「咨達政府請宣布歷年所欠內外債及其用途並償付各國庚子賠款之年限及

方法問題案」議決卽咨達政府。規復外蒙案，整理江蘇財政案，均可決。民國第一期建設計畫大綱草案，經原提案人自請撤銷。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草案，由提案人褚輔成作長時間之說明，會員多退席，人數不足散會。

同　七日

●善後會議第十二次大會，議國民代表會議條例草案，由審查會代表報告經過，議決卽以審查報告交付二讀。

●閣議通過設立臨時參政院以輔佐執政。

同　八日

●內務部通電各省區，關於省區議會召集改選，在憲法會議未經解決以前，擬定辦法三項：(一)現在事實上並無省議會之省暫時無庸召集；(二)現時繼續存在之省議會無論爲第一屆，第二屆，第三屆均無庸改選；(三)現時業經依法改選報部者繼續召集。

●廣東桂軍首領劉震寰與唐繼堯結合，準備回桂，所部發表宣言，指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電討唐之不當。

●山西人景定成通電，已受同志委託，任國民軍第六軍軍長，在洛陽設辦公處。

同　九日

●善後會議第十三次大會，繼續討論會員褚輔成所提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草案，由會員劉春台等動議，依議事細則第十六條將該案擱置，多數通過。次議會員顧鼇所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修正案，未有結果。

●中俄會議督辦公署成立，王正廷鄭謙就職，卽訪俄大使加拉亨商議開會事宜。

●政府因金佛郎案解決已有頭緒，於八日由外交部照會法使，催開關稅特別會議，並早批准華會協定，法使本日照覆，允代請法政府辦理。

同　十日

●臨時執政令特派王瑚爲包寧鐵路督辦。

●善後會議第十四次大會，二讀討論國民代表會議條例，通過「第一章總綱」五字後，會員辯論多時，卽散會。

●胡景翼患疔斃命，河南軍民事務，由胡遺囑令師長岳維峻代理。

●盧永祥所召集之江蘇善後委員會開幕。

●孫岳斥景定成通電組織國民第六軍爲滑稽，已嚴行取締。

外國之部

一九二五年四月一日

●猶太大學舉行開幕禮。

●俄國職工聯合會會員八人往倫敦與英國職工聯合大會討論與國際工團聯合問題。

●美國國務院正式批准將一月間荷蘭與美國所議定關於菲列濱羣島中巴馬斯島主權問題提交公斷之辦法。

同　二日

●英國下院通過修正中國庚子賠款用途案。此款只准用於外交大臣認為有益及與中英二國有益之教育或他種事業。組織顧問委員會會員十一人，其中至少有女子一人，中國公民二人。

●法國財政總長克里門台爾因總理不願續發紙幣救濟財政困難，提出辭職，由狄蒙西繼任。

●巴黎大學生罷課，共佔全數三分之二，事因復古派學生反對政府以社會黨塞勒教授主講巴黎大學之國際公法而起。

同　三日

●德國前任普魯士總理白拉恩復被舉為普魯士總理。

●美國柯立芝總統任命副國務卿馬克穆萊(McMurray)為駐華公使以代舒爾曼。

●比荷航行合同簽字。

同　四日

●日軍撤離北庫頁島完畢，以行政公署交與俄國官員。

同　五日

●法國前總統米勒蘭被選為國會參議員。

●比國舉行選舉，塞尼斯內閣辭職。

同　六日

●英俄工團代表集議俄國工團與國際工團聯合會合併之辦法。

●德比訂立新商約。

●北愛爾蘭選舉結果發表，政府黨喪失七席。

同　七日

●日本高橋是清宣告脫離內閣，并辭政友會會長之職。

●比國選舉結果，天主教黨得七八席，社會黨得七七席，自由黨二四，弗蘭派五，共產黨二，超然派一。計社會黨較前屆多得七席。

●英下院通過財政大臣之提案，廢除

一九二一年德國賠款徵收法。(徵收德國輸入英國之貨稅百分之二十六)

同 八日

●法國新財政總長提出財政新計畫,准銀行發行鈔票四十萬萬法朗,以銀行資本之特別自動的捐款爲抵。交衆院討論。

●英國貝爾福至大馬斯克,阿剌伯人集衆對之示威。

●蘇俄蘇維埃選舉,推出候選人,計共產黨二五五四,無黨派者一三〇八人。

●俄國大主教帝孔氏病死。(氏爲俄國人民所最崇敬,而爲莫斯科政府所最痛惡,前曾科以反革命之罪,因外國政府之提議而釋放者。)

同 十日

●法參院否決政府理財政策,哀里歐內閣辭職。

●俄國通信社稱,外高加索政府拘獲拉希奇凡(Rakhichevan)自治民國之官員多人,被控妄用職權。

●波蘭公使答覆俄國外交委員姬采林之抗議,對於殺死二共產黨員事表示歉意,但謂懲治兇手係波蘭內政,無庸以公文往來。現波蘭政府已應蘇俄之請,將駐明斯克之領事召回。

●英俄職工聯合會會議發表正式報告,協力謀國際勞工會與俄國職工聯合會速開無條件之會議。

本誌前號日美戰爭之預測篇後(四四頁)所註六號字『一九一四年一月』係『十四年一月』之誤,特此更正。

■小說月報叢刊廉價優待辦法

本叢刊係將歷年小說月報的重要文章加以整理分類編纂而成者較之書報的叢訂本另現一種新面目(一)本叢刊全書五集共六十册定價五元每集十二册定價一元一角十四年一月先出一二兩集計二十四册四月全書出齊(二)凡自十四年一月至六月預定小說月報全年或半年一份者贈送甲種或乙種券一張(三)憑甲種或乙種券購本叢刊照定價五折或六折計算各省分館得酌加郵運費由各館自定(四)贈券有效期限以十四年二月至十四年底爲止(五)憑券購書每券以一次一部爲限(六)外埠購書需開明書名連同贈價券書價郵費(郵費每集一角二分半)掛號逕寄原發券處當即將書寄奉

第一集

換巢鸞鳳(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日本的詩歌 周作人等著
世界的火災(愛羅先珂童話集) 魯迅譯
曼殊斐兒 徐志摩等著譯
詩人的宗教(太戈爾論文集) 胡愈之等譯
毀滅 朱自清等著
死後之勝利(戲曲) 王統照著
歧路(詩歌集) 周作人等著
社戲(創作集) 魯迅等著
神曲一臠(但德原著) 錢稻孫譯
近代德國文學主潮 李漢俊等譯
犯罪(柴霍甫小說集) 耿濟之等譯

第二集

創作討論 瞿世英等著
商人婦(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諺語的研究 郭紹虞著
鄰人之愛(安特列夫的戲曲) 沈澤民譯
良夜(詩歌集) 王統照等著
成人的悲哀(創作集) 廬隱女士等著
俄國四大文學家 耿濟之著
獵人日記(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瞥上) 耿濟之譯

第三集

熊獵(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瞥下) 孫伏園等譯
笑的歷史(創作集) 朱自清等著
瑞典詩人赫滕斯頓 沈澤民譯
勇飆運動 李漢俊等譯
聖經與文學 周作人等著譯
太戈爾詩 鄭振鐸譯
海嘯 梁實秋等著
梭羅古勃 周建人等譯
北歐文學一臠 李達著譯
平常的故事(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丹麥文學一臠 沈雁冰等譯
歸來(創作集) 顧仲起等著
三天(創作集) 冰心女士等著
包以爾 沈澤民等譯著
戀親會(戲曲集) 葉紹鈞等著
芬蘭文學一臠 沈雁冰等譯

第四集

在酒樓上(創作集) 魯迅等著
法朗士傳 陳小航等著
法朗士集 高眞常等譯
彷徨(創作集) 廬隱女士等著

第五集

詩經的厄運與幸運 顧頡剛著
波蘭文學一臠上 周作人等譯
波蘭文學一臠下 李達等譯
阿富汗的戀歌(翻譯詩歌集) 沈雁冰等譯
校長(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武者小路實篤集 周作人等譯
日本小說集 周作人等譯
孤鴻(戲曲集) 顧一樵等著
詩的原理 林孖等譯著
坦白(佛羅貝爾原著) 沈澤民譯
一個青年(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牧羊兒(童話集) 葉紹鈞等著
新猶太文學一臠 徐志摩沈雁冰等譯
新猶太小說集 沈雁冰等譯
生與死的一行列(創作集) 王統照等著
婀拉亭與巴羅米德(梅脫林克著) 傅東華譯
俄國詩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 耿濟之譯
春顧(新詩集) 周仿溪等著
賓斯奇集 冬芬等譯
技藝(創作集) 王統照等著

■聲明■

以前廣告內所載廉價優待辦法略有錯誤現在完全依此爲準